THE LADIES' JOURNAL Vol. X. No. 4

婦女雜誌

第十卷 第四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未登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月出一冊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一元零五分	二元
郵票（[illegible]）	二角一分	一元一角零半分	二元一角

郵費表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會各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平　和"　　Frank Brangwyn, R. A.

（鮑振青君攝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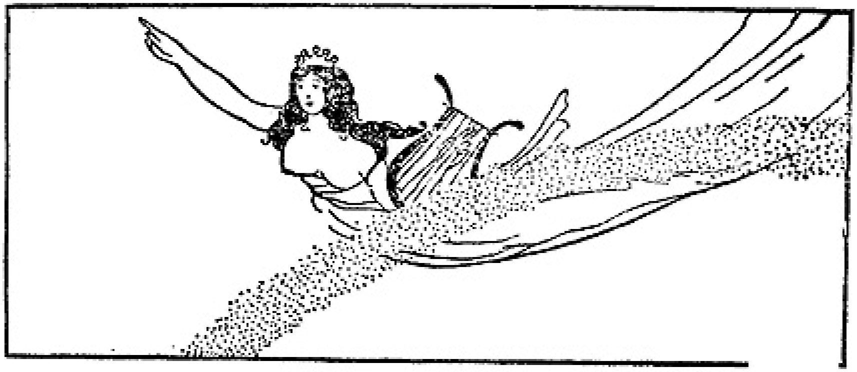


留學日本神戶同文學校女生的一部

一里長的請願書



美國密內碩達州國民婦女黨舉人獨選擇了婦女十萬人署名的請願書，並請柯立芝總統請願書的長，在一英里四分之一以上，約合中國一里。圖中從左到右：一，馬克奈脫夫人；二，穆蘭勞夫人；三，馬克高夫人；四，哈第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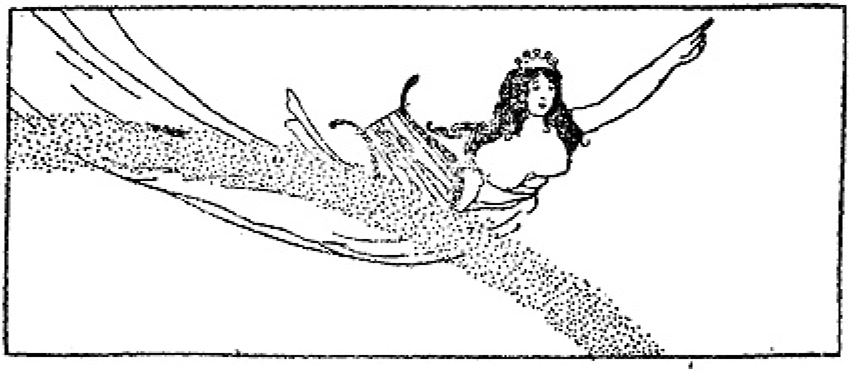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第十卷第四號目次

婦女的獨立（卷頭言）……（五八三）
婦女運動的錯路及正軌……何覺余（五九一）
對於男女社交應有的覺悟……顧仲雍（五九四）
女權與知識……彭善彰（五九九）
說中國現時的婚姻……陳瑾昆（六〇四）
□譯……E. Kerketh Hubbard（六〇八）

主張與批評

男女社交與性的意識……（五八四）
公娼是良制度麼……（五八六）
男子對於『風化』的責任……（五八七）
論潘烈女殉夫事……（五八九）

□雜錄加拿大女詩人麥克考的詩……徐雄（六〇九）
愛兒斷乳的時候（隨想錄）……夏秀嵐（六一〇）
烈婦殉夫記（家庭慘史）……西華（六一四）
□平等……儂（六二三）



文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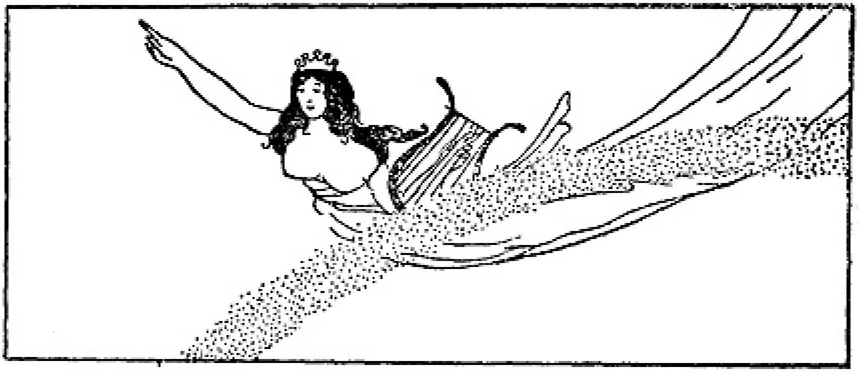
父親的兒子（創作劇本）…………陳大悲（六四六）
過年（創作小說）…………渭川（六五六）
須磨的自盡（翻譯小說）…………森田草平作 仲持譯（六七〇）
一掬黏土（小品）…………威克作 斷讓譯（六八五）
舊郵票（小品）…………顧澤培（六八七）
□一個生女兒的家庭…………斐麗萊綸（六三四）

自由論壇

女性的覺悟…………綺中（六九一）
對於婦女的新忠告…………汪汝幹（六九二）
我的社交觀…………閨影女士（六九三）
女學生服裝問題…………姜還麟（六九四）
□一枝筆…………黃運初（六九九）
□心的去處…………黃運初（六八四）

通訊 三十一至三十六…………（七二五）

本誌添闢『討論會』欄廣告（六四五）



擺倫的婦女觀及戀愛觀……誦虞（六一九）

自由戀愛論……倉田百三著　YW女士譯（六二五）

愛情與健康……格里康著　許敬·龐譯（六三八）

□氣焰的生命……若實女士（六八八）

婦女衛生新論……莎麗勃女士著　綠遜譯（六九六）

第二篇　青年的妻

第三章　姙娠　　第四章　姙娠中的注意

第五章　分娩的預備

皮膚保護法……守拙（七〇三）

跳舞的快感……島村民藏著　作舟譯（七〇九）

□兒童與跳舞……撫其煒（七一四）

插圖

『平和』（三色版）

留學神戶同文學校女生

長一里的請願書

婦女的獨立

在向來主張『婦人伏於人』和『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中國，婦女的被養成倚賴性，乃是當然的事情。然到了現在，稍有知識的婦女，已經知道倚賴男子是最大的屈辱了，都在熱烈的祈求獨立與自由了，這是何等可喜的現象呵！

但一般所說的婦女獨立，都以經濟的獨立爲限。當然的，婦女倘使經濟上不能不倚賴於男子，決沒有獨立可說；不過與經濟的獨立同時不可不更加注重的，乃是思想的獨立。如用了自己的思想決定自己的人生觀，用了自己的判斷選擇自己職業的種類，用了自己的意志選擇自己戀愛及結婚的對象，都是今日婦女獨立的最大的要務。小之卽如遊戲，服飾，化妝等也都用了自己的思想，趣味來決定，這纔能說是眞的獨立。

女流思想家愛倫凱女士，描寫那熱求思想獨立的青年婦女說：『她們希望着自己所夢想的戀愛，如果不合，情願完全不結婚。戀愛上低級的要求和貧弱的賜與，對於她們，比那自由的獨身之人格的生活，無價値得遠。她們對於那些祇求女子的吻而不肯傾聽着從那吻中所吐露的言辭的男子，祇望她的抱擁而不顧她心靈的性格所表現的一颦一笑的男子，是什麼也不給與的。她們的戀愛，現在充滿着從她們所具有的人間性而來的完全的榮養力，充滿着從她們所具有的婦人性而來的完全的活力，她們現在期待着不得不獻身的享受自己所施的聖餐了。』又說：『她們早已不像婆塞般的可以被估了，不像禽獸般的可以被獵了，不像停滯的湖水那般等待那專爲求她的肉而注入的川流了。她們自己便是川流。她們走着自己的路，爲了與別的河流相匯合而流行。』

這樣的婦女，纔是獨立的婦女，纔是眞正獨立的婦女！



男女社交與性的意識

自從男女社交的名詞出現於中國以後，許多稟受遺傳性的性慾狂的青年，就利用了這名詞當做尋芳獵艷的工具，以致社會上發生了種種不可聞問的怪現象。於是便有許多頭腦非常簡單的人，以爲男女社交的弊害確是很大，因而古聖人所定『男女有別』的訓條，不能不作爲萬世不磨的大經大法。這種因噎廢食的論調，當然沒有批評的價值，我們儘可置之不理。

但在他方面，還有許多心地十二分純潔的人，以爲男女社交的第一要務，在乎泯滅性的意識，如顧仲雍君在本號對於男女社交應有的覺悟文中所說，『男女社交與同性社交絲毫沒有兩樣』的話，就是這一派代表的意見。其中最極端的，如前月徐君寄來『一封討論男女社交的信』裏說，『男女兩方面都須回到小孩時代彼此的腦筋裏，沒有性的差別相，才可以談到社交公開。』他所舉的例是——他有一個四歲半的女友，名歐陽樂西，平常和他十分親密，有時在大庭廣衆中坐在他腿上，與他接吻。在徐君的意思，好像以爲以後男女社交公開，都該有這樣的無差別相纔對。

近來男女社交的弊害，的確是由於性的意識太清楚了，所以一見異性，往往會惹起熱烈的性的衝動，結果便成為男女社交的障礙。但這種熱烈的性的衝動，從一方面說，乃是古來把男女隔離得太嚴所致；而從他方面說，又是自然的本能，除了生理上撤除性的差別外，這種衝動是永遠不能消滅的。

不過衝動是一事，由衝動而越軌又是一事，我們決不能因為青年男女的越軌行為由性的衝動而起，便主張人類不該有性的衝動的。所以如徐君所說把成年男女回到小孩時代的理想，乃是實際上所萬萬做不到的。我們所應該使青年男女知道的，就是這種天然的粗糙的性的本能，必須經怎樣精密的濾過，使合於文明人的行為。因此，我們今日在社交上所首當促起男女注意的事，乃是對於戀愛的敬視，以及在文明社會所重視的對於他人及異性的交際上的禮貌。

男女社交，在一方是人的交際，在他方又是異性的交際。所以在男女社交上，我們固然要把對手當做一個人看待，但同時也萬不能把男女的界限完全撤除。不但不能完全撤除而已，就是如顧君所說『社交是社交，戀愛是戀愛』的話，我們也不敢完全贊同。浮薄的男子，把男女社交當作尋芳獵艷的機會，固然是有爽人格，為凡有理智的人所當痛斥。然而男女社交的確不能不與平常的社交有絕大的差別，這差別的所在，便是於普通的社交上，還有一種選擇配偶的重大的意義。但我們所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選擇配偶，決不能與尋芳獵艷同視，前者是神聖的行為，後者是遊戲的舉動，目前男女交際社會裏的所以混亂，就由於這兩者的誤視。

總之，現在青年男女間所發生的過失，完全在乎對於戀愛和婚姻的無知；這種無知如果存在着，即使男女完全隔離，也仍然免不了種種的過失。因為這種過失，決不是強力的抑壓所能消弭的。提倡男女社交而主張泯滅性的意識，固然比固執『男女有別』的已經進步得多，但其仍然不免為強力抑壓的一策，是不能辯護的。

我們以為男女社交，固然不是選擇配偶的唯一的手段，但不失為重要的手段之一；同時，選擇配偶，固然不是男女社交的唯一的目的，但不失為重要的目的之一。要把社交和戀愛硬生生的離開，是不可的，也是不能的。我們所當努力的，不是要使青年男女在社交上消

除戀愛和婚姻的觀念，是要使青年男女對於戀愛和婚姻的觀念更明瞭，更正確。

公娼是良制度麼

人類社會的有性的買賣，實在是社會的病象，行為上的汙點，若求社會進化，人類高尚化，必須設法消滅他。但我們明確地知道，凡是身心健全的婦女，決沒有甘心做娼妓的，社會上的有娼妓，實皆由制度習俗不良使然；我們據自己所見和別國著作者的研究，知道所謂『私娼』的存在，有的因受經濟壓迫：婦女無工作可做，或工資的收入不能生活，藉賣淫以資補助，有的因受道德的制裁所致：常有女子一度被男子誘惑，中途被棄，社會認她為不貞不能得到正當結婚生活，遂流為娼妓；有的不幸做了無知的父母的女兒，因父母貪利，驅使其女兒賣淫(丈夫驅使妻賣淫的也有)！或者不幸落於有犯罪性的男女手中，迫令她為娼的也有；此外又有些低能婦女，缺乏自制能力而為娼的也有，但是少數。大部的原因却在經濟。若照生理學心理學說，正常的女子非迫因遭遇不幸，決沒有自願為性慾的奴隸的，正如社會上雖存在奴隸制度，男子甘心為奴的很少。

所以娼妓制度是不人道的現象，我們應當設法消滅他；各國各地的有娼妓，便因各國的社會組織都有着這類弱點，所以都免不掉有這惡果發生，我們決不能因事實的普遍而認為當然，因銷弭的艱難而任其存在的。若求根本救濟方法，自然很不容易；就其發生的來源而加改良，便要改良經濟制度，和女子生活狀況；改良道德觀念；禁止人口買賣；改良家庭生活，普及教育，有良好的娛樂場所等等，及許多別的方法，但方法雖然不易，只要逐步上進，最後目的總會得達到的。

但在改良方面，中國自來不加注意，有害方面却任其滋長，人民的無知，貧窮，墮落等等遂成中國人的最常見的性質。而一般衞道的先生們只顧妄談三綱五常，對於青年的性生活却一點不給他們正當的指導，中國娼妓之多，就北京上海說要超出倫敦，柏林，巴黎，紐約各處，(據去年冬天燕大教授步濟時講演)，也是當然的事情了。在這種娼妓蔓延的惡社會，我們力求挽救還來不及，不料北京內務部，竟想利用這社會的劣點，設立公娼，以圖『征花捐以裕收入』了。這種駭人聽聞的害

文，前日竟咨行各省，現在將他錄在下面，以供讀者一看。其文說：

私娼之毒甚於蛇蠍，與其秘密賣淫，曷若實行公娼以資取締。證諸東西各國，皆知娼妓之不能禁絕，莫不實行公娼制度，征花捐以裕收入，驗病菌以杜流毒。積極方面既可免青年誤入迷途，消極方面亦足使女子少墮苦海，是公娼制度雖非盡善辦法，亦為較良制度。我國各省近來亦多倣行，究竟實行成績若何，本部未據呈報，無從考核，請貴省迅行將公娼制度及經驗，切實詳復本部，以便研究。如其辦法不良，再當設法改訂，庶於取締之中可期有利無弊。

這種話只要思想稍微明晰的人一看，就立刻知道立意的荒謬了。不必說，性的買賣行為是人類極大的劣點，必須設法去救濟，今內務部不思救濟而反公然提倡，豈非駭怪的事？燕大教授步濟時說，一九一二年北京公娼制度成立後，就有娼妓二九九六人，現在在警廳掛號的共有三九六二人，這十年中，增加百分之三二。步濟時說，這樣比例起來，北京娼妓的增加比人口的增還要快得多！這是毫無疑義的，如果一經設立公娼，藉女子賣淫以獲利的人，勢必更堂皇的購畜女子，公然營業，一方面必有更多的男子，以為娼妓既經公然許可，進出妓院當不傷道德，陷入的人必定更多。此外類此的許多罪惡，現在不及枚舉，然而內務部公然提倡，並且還說設立公娼『既可免青年誤入迷途……亦足使女子少墮苦海』呢！惶恐呵！外人租借地的上海，已施行禁娼政策，而中國的非租借地却要設立公娼了。

男子對於『風化』的責任

最近上海某報登載一篇長沙特約通信，說那里近來學風很壞，教育司正力主整頓。過了不久，便見各報上登載長沙教育廳所發的廢止男女同學的通令；這通令中最注重的幾句話大概如下：

……而況青年男女，智德尚未堅定，行動易出軌範。每因習俗薰染與環境誘惑，致使女子就學一事，家庭視為畏途，社會引作詬病……

這幾句話，大約就是對於某報長沙通信所說學風很壞而言。但我們再細察那學風究竟怎樣的壞呢？據那位通信員說：

有一女生，其貌不揚，交遊之廣，在千百人以上……初結識某議員，因一議員推及無窮議員，據聞議員一百六十六人中，不識此女生者至多不過三分之一……於是政界中之司廳院長及外省來賓，本省縉紳之流，莫不知斗大長沙中尙有一女怪物……！

以下又述這女生的話，說『女生之純潔高尙者十無二三』，這些大約便是長沙教育廳通令的所謂『社會引作話柄』的由來了。

那位通信員所說的話，離奇怪誕，不近人情，如果不是造謠惑衆，一定也是捕風捉影，凡是稍有頭腦的人，決不會相信這種話是眞實的。但現在我們卽使把這通信的記載當作眞確的事實來論，請問，這果然完全是女生的罪惡麽？禁止男女同學乃是消滅這種惡風的根本辦法麽？

我們第一所當注意的，是他所說這女生結識全省省議員至三分之二以上。這女生的行爲，誠如通令中所說，『智德尙未堅定，行動易出軌範』，但是那一百有餘人的省議員，他們的知德，難道也尙未堅定麽？他們的行動，難道不算是出了軌範麽？爲什麽社會祇話柄那就學的女子而不話柄那些省議員呢？

我以爲卽使這女生眞有如那通信中所說的行爲，她的罪惡，也萬不及那一百有餘議員的大。第一，她祇是一個無知的女青年。他們乃是全省人民公舉的代表；第二，她祇是一個人。他們是百餘人。在百餘的人民代表不以爲恥的事情，一個無知的女青年，當然也坦然行之而不以爲恥了。那位通信員稱她爲女怪物，我以爲如果眞的，比她更可怪的男怪物，在長沙城中實在多着呢！

其次，我們應該知道，這女生如此，並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是如此，而且這女生的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爲她是學生，更不是因爲是男女同學。第一使她如此的，就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本來不僅在認識幾個字，最重要的目的，更在使受教育的人，知道人生的任務和人生間的關係。現在教育上最大的謬誤，就是把男子和女子特有的任務及男女間的關係絕對不談；不是極端掩蔽，便是極端放任。到了他們做出不道德的事來，便認爲罪大惡極，這種『不教而誅』的辦法，可說是合理的麽？第二使她如此的便是社會。社會把性道德的混亂，看作應有的現象，男子的納妾宿娼，公然認爲不背於道德，獨

重對於女子則强其貞節，這樣不平等的觀念，倘使眞讓出這種反動的行爲，也可說是當然的因果。在這樣的教育，這樣的社會之下，要想用禁止男女同學——把女子逐出男學校——來整頓學風，恐怕是無益罷！

我們固然不願意純潔的姊妹們，去模仿那些汚穢不堪的男子的行爲，但我們要正告一般高唱『維持風化』的男子，自己來擔當一點『風化』的責任。在男女完全平等的社會裏，風化的敗壞，女子該負一半責任，至於重男輕女的社會中，男子該負全部敗壞風化的責任，纔是合理。我敢說，世界上如果沒有一個敗壞風化的男子決不能找出一個敗壞風化的女子的。

論潘烈女殉夫事

最近上海各報載着一條國聞通信社的開封通信說：

前兗州鎭守使唐天喜，……三子炳中，聘定砲軍第五旅旅長潘鴻鈞之長女爲室。……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炳中以病夭折，唐當時卽電告於潘。……女備知凶耗後，哀求過門成禮，矢志守貞。……卽擇於正月二十三日，爲之抱牌成禮；二十四日，潘女謁墓。是晚，女乘人不備，仰藥自盡，……於二十五日天明氣絕。唐氏合家均極哀痛。現唐已懇汴督張福來爲向北京政府請旌，並請宣付史館立傳。今日爲開追悼會之第一日，各界送輓聯，輓幛，花圈等物者，不下數萬人。……

在一九二四年而且已經有許多婦女運動的呼聲的中國，竟會看到這樣的新聞，眞使我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所尤其不勝奇怪的，並不是潘女的死，是『汴督張福來爲向北京政府請旌，並請宣付史館立傳』，以及『開會追悼之第一日，各界送輓聯，輓幛，花圈等物者不下數萬人』等等。對於一個無知的女子盲目的自殺，許多人都當做一種非常榮耀的事，請問這些人究竟具着什麽心肝？

我們對於此事，不必用什麽『戀愛』『新道德』等等的新學說來批評，使那些衛道的先生們看了痛恨，暫且引數百年前尊崇禮教的『儒者』的學說，請這些表彰節烈的先生們看看。

其一是明儒歸有光的貞女論，他說：

……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為之許聘於人也，而己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為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為奔而已。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

還有清儒俞正燮，也說：

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

這兩位都是重形式主義的人，所說的話當然不是我們所贊成；尤其應該反對的，是歸有光的鄙稱不認女子為『人』的主張。但請問那些崇拜潘烈女的人，是不是因為她的行為是道德的？而她的所以為道德，又是不是因為合乎禮的？然而講禮教的儒者，還說她是非禮，他們崇拜的根據，究在那里呢？

尤其使我們覺得慘痛的，就是俞正燮在他貞女說後面所引的詩：

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壻死無端女亦亡，鴆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奈逼迫，斷腸幽怨填胸臆！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藉以傳姓氏。三丈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返魂！

『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藉以傳姓氏。』不料到了今日，這種歡笑的人，竟有數萬之多，這能不能算做人的世界呢？

俞正燮在結尾說：

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

如果這數萬人中還有幾個是知道羞恥的，讀了這一句，怕不免要『汗流浹背』罷！

婦女運動的錯路及正軌

何覺余女士

中國有婦女運動以來，快到十五六年了，何以成績毫無呢？我敢說，都是以前的婦女運動走錯了路！中國的婦女運動的錯路，大概有三條。第一是賢母良妻的運動；第二是女性官僚的運動；第三是政治的自由運動。現在一一來估他的價值。

第一賢母良妻的運動　此派的人最多，差不多各省女學校的校長，都是在這條路上費氣力的。固然，我們並不是主張『惡母壞妻』運動，不過一個女子專以做到『賢母』或『良妻』爲目的，爲人生最高的價值，則大錯特錯。因爲男子也是『人』，女子也是『人』，人有『人』的工作，決不能以爲人作一個賢母作一個良妻爲人生的極致。所以娜拉當聽見海爾麥對她說『無論怎樣，第一你是妻，你是母』一句話之後，便大聲叫道：『這件事我已經不信了！無論怎樣，第一，我是人，是和你一樣的。』（易卜生的娜拉）易卜生這個見解，眞不愧爲『近代文學之父』。何以到此日，我國人還有抱着『賢母良妻主義』的迷夢的呢？有人說，家庭生活之中，婦人極爲重要，兒子的教育，更非有『賢母良妻』不可，英諺說『手中拉着搖籃的人，是國家權力最大的人，』就是這個意思。這個見解，初視之，頗有理由，可是我們試考近代社會生活和現代社會生活的傾向，即無法擁護這種理論了。現代社會生活已由

家庭經濟進到社會經濟，已由鄉村生活進到城市生活，——雖然不見得完全如此，但至少已有這個傾向。現在有許多地方的婦人，已無法在家中抹脂搽粉，都捲着袖子向工廠，商店找着工做。上海，北京，漢口等處不用說，即如長沙(我的故鄉)有幾個商店中不是女子做店夥？以外如打洋襪子的，織帶子的，做紙盒子的，打鞭子的，更不知多少。並且女子理髮店，女子縫工廠都一律俱全。這些情形，雖不能以特殊爲普通，可是社會經濟困難，男子不能獨力撐持一個家庭，女子非出來共同工作不可。這是必然的，而且這種現象，必定繼長增高。正是『今日已然，來日爲烈』。由此看來，賢母良妻主義不僅在理論上有極大的謬誤，而且是事實上所不可能。如此對這個方面的運動，直可謂之『向時代開倒車』！這是第一條錯路。

第二女性官僚的運動　這種錯處最大，可是在我國女子運動的歷史上最引人注意。自民國元年一直到現在，這派運動還是未見停止的。大家都知道，我國官僚是腐敗不堪，現在一班有志青年差不多都『羞與爲伍』。代表人物如蔡孑民先生等所組織的『進德會』的規約中，即把『不做官』列爲一條，與納妾，賭博等事並舉，也可見一般人對於『官』之深惡痛絕了。乃不料有一些自命女界先覺的人，竟假要求『參政』之名(固然不是全體的)，想要求得『一官半職』，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因其要與政客官僚周旋，兩個條件是非具有不可的：第一即是『無恥』，第二即是『無學』。雖然不見得都是如此，但如果要在這條路上成功，自然非這個資格充足是不可的。因此人家一聽『女子參政』即搖頭了。這種運動方向，不待多論，自然是大錯特錯！

第三政治的自由運動　這種運動是我國婦女運動中比較最有價值最有勢力的運動，再嚴格的說一句，祇有這一種方能算做我國的婦女運動，上面那兩種還不能算數的。並且這種運動，可算我國婦女運動中，最進步的最新的動作。去年風靡一時的女子參政團體差不多都是這一派。她們運動的方面，完全是一種政治的自由運動，一種『政治基本權』的要求，正和十九世紀以來男子所要求的一樣。固然這些目的，如果能夠達到，比現在女子之地位自然要好些。可是我們要知道從政治上去要求到手的自由非眞自由，並且有許多是不可能的。比如要求法律禁止納妾，實

婢女，賣淫制度等，這些東西就是不可能的事。這些制度並不是因為『法律不禁止』而生的現象，乃是因為『經濟上之不得已』的現象，『經濟上的病的現象』，祇能自經濟上去解決；由政治上來求解決，是找錯門路的。尤其是其中的賣淫制度，更不是用『行政處分』可以解決的簡單問題。公娼廢止，私娼加多，這是一般人所公認的事實。經濟更困難，娼妓更多，近來的男子們已經知道注視『經濟的基本權』了，以為十八十九世紀來的憲法，十八十九世紀來的自由，祇是中產以上階級的憲法，中產以上階級的自由，大家都極力改變方向要求經濟上的自由了。所以我覺得現在還來僅僅要求政治上的自由，是太不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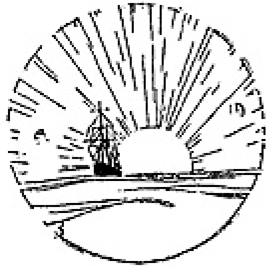
以上三條錯路都指出來了，正軌是什麼呢？我以為有兩條大道：

(一)女子應作大規模的勞動教育運動　我所說的『勞動教育』即是『職業教育』，因為『女子職業』四個字用膩了，很容易誤認為『女紅』，所以避去不用。要求經濟上的自由，並不是專想做一個不能勞動的人，受國家的『生存權』的恩惠。應該有勞動能力，來適應『勞動權』的付與。還有一層應注意的，就是勞動教育，並不限於『苦工』，應該造成一個有知識的完全勞動者，社會上一個健全的分子。也並不限於由學校或私人方面，國家政治方面也應該同時注意，最好是男女一致受相當的『勞動教育』(德國憲法百四十六條，俄國憲法第十七條參看)。

(二)應該急起要求經濟的基本權　經濟的基本權，就是『生存權』，『勞動權』，『全勞動收益權』幾種。如果有了經濟的自由，政治上的一切自由均可得到。有了『勞動權』，靑年的女子為什麼會去為娼妓，有了『生存權』，年老不能勞動的父母為什麼會肯叫親生的或者寄養的女兒去當娼妓。娼妓制度即可廢除，這是很淺近的道理。婢妾的生涯，也是極悲慘的，都是經濟的原因，那個有錢的女子肯去作婢妾，這是不待深究的。

兩條大道已高高在上，可以一句話說明，現代的婦女運動應合流於勞動運動，全人類的解放運動。不要要求得到與男子同等不解放不徹底的政治自由，而在與男子之被壓迫階級的者，大聲疾呼『經濟平等』，『經濟自由』，這才是今後我國婦女運動應上的正軌。

一九二三，十二，六，於北京女高。



對於男女社交應有的覺悟

顧仲雍

引言

一個僵臥於幾千年傳遺下來舊禮教束縛中的中國，三五年功夫，將從前『男女授受不親』，『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種種陋習，頓換作『婦女運動』『社交公開』的新呼吸，其間經過，難免沒有多少的流弊。但是與其因有流弊，卽因噎廢食地中止『人』的運動，向後轉走到原來的死路上去，倒不如節節解放，節節破壞，還可望有根本的解決，合理的建設。譬如治河：一味治標，隄防愈築得高，將來潰決以後，其勢愈不可當，其患愈不可掑。有人提倡，將從前所築的隄防一律拆去，審察水性，順勢利導；我們眼光放遠一點，覺得實無反對的可能，——根本上表示同情。話雖這樣說，只望將來，不顧現在；『現在爲將來之母』，衰廢的母，決孕育不出健壯的兒。所以我們一面力謀舊的解放和破壞，一面卽須設法新的解決和建設。等到『洪水氾濫於中國』，人民已盡魚鼈，還有誰來審察水性，因勢利導呢？

『婦女解放』『社交公開』……原是極好聽的名詞，且實際上得到解放和公開的實益亦已不少；無如一般浮蕩少年——尤其是男性的浮蕩少年——不曾得到一個護身符，名正言順似地實施其浮蕩行爲的，何可勝數！我友某君，在杭州學校讀書，曾和我談起過一件極可痛心的事。一年春季，幾十個上海什麼學校的學生，到西湖來旅行寫生，她和同學到那裏去耍子，就見若輩三五成羣，極無禮貌地追隨，評頭品足肆意調笑。她們不去理

睬，他們還說浙江女學不發達，思想太陳腐，連『社交公開』就不知道呢。後來她們足足有一個多月相約不到西湖。唉，這不過舉一個例說，其他類此者，已不知幾千幾萬呢？『空穴來風，』無怪乎一班衛道先生們，有洪水猛獸似的寒心了。其實這一批東西，就是沒有新的名詞可以假借，亦自有法以施其輕薄技倆。不過『責人須寬』，或許他們本無輕薄心理，只因誤解了男女社交，或男女社交上略不經意，才有這種非人行為。欲祛其弊，當亟謀覺悟。

男女社交的眞諦

男女社交，是承認女子是人的方式。中國素不把女子當作人看。『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一生沒有獨立的自由的時期，完全是男子的附屬品。現在男女可以社交了，彷彿從非人的路上，轉了一個方向，走到人的路上來。因其是人，是獨立的人，所以不必三從，全以個人自由意志，對等地和男人交際。男女社交的眞諦在此。

至於說男女交社究竟有什麼利益？那麼，我們只要問同性社交有什麼利益就行。如果已經明白了同性社交的利益；男女社交的利益也就明白了。男女社交，與同性社交，絲毫沒有兩樣。有人說，男女社交可以調和空氣，移易性情；我覺得這不過是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幻想罷了。我們如先存了這種謬見，實行男女社交，怕已沾染了不純潔的色彩罷。就退一步講，男女社交，的確可以調和空氣，移易性情，那麼，只能說和同性社交有同樣的功能罷了。決沒有在得到同性社交的功能以外，還有別的功能可說。

個人的修養

個人修養，本是一件極重要的事；不過有幾件在男女社交上更覺得切要就是。一般的進德修業不必講；先就『性』說：性是維持世界綿延種族唯一的工具。濫用性的活動，就是廢棄性的功能。性道德性教育沒有澈底了解的人們，在男女社交上，往往容易發生意外。少年人呵，你們要講眞正的男女社交，根本上對於性不可不研究一下。

煙酒就是極壞的嗜好。煙是興奮劑，吸烟的人類又多不潔。酒更不必說，嗜酒的人，神志多不清楚。我生平極不喜歡和嗜好烟酒的人接近，我很盼望講男女社交的青年，對於烟酒極對離緣。（賭博本非新青年所應沾染的遊戲，詳見後。）

北京爲首惡之區，『走馬章臺』，認爲無傷人格。極明瞭性的觀念的青年，一到北京，就也同流合污，實堪浩嘆！我們縱不能說這類青年在男女社交上一定會發生若何不幸；但是『近墨者黑』，『耳濡目染』，難免不以對待『青樓』者對待女友。社交前途，危險孰甚？說句極端的話，不特自己不該進去，『防微杜漸』，好狹斜遊的朋友，亦當早日疏遠爲是。女性如發現男友已有狹斜行爲，或男性知道女友好與輕狂少年接近，統應極早設法絕交。

服裝的注意

我眞不懂，服裝只要整潔就行，冶裝艷服，究有何種意味？最可怪的，現代一般頭腦較明晰的新女子，也是爭巧鬭奇，日新月異地裝飾。——臉上脂粉，雖較從前少數一點，而手腳上之化裝品，實有過之無不及。和女同學同坐聽講，香氣逼人，頭目爲之昏眩；到女校學生電話處電話，聽筒上的膩滑，猶如徒手捕鰻。尤可笑的，一般男性青年，與女友交際，衣服雖不敢過事炫耀，而化裝品亦搽敷得『不亦樂乎』。照中國古哲的見解，『冶容』是『誨淫』；照現代動物學者的觀察，動物到『求偶』時期，確有類於『冶容』的表現。——色彩特別華麗，歌鳴特別美妙，動作特別強壯，引誘對性與之交合。——難道這般好奇異服裝的青年，統有『誨淫』『求偶』的意味麼？有人說，『審美觀念，人人有之；你何必如此深惡而痛絕之？』我答，『自然的美，是世之至美。萬一要加人工修飾，整潔已足盡其使命，奇異不但不美，實反足以引起不快之感。』講男女社交的青年，不可不留意及之。

女子剪髮，確是表示女子不是玩物的極好標識。從前我很相信，剪髮的女子，在男女社交上可以幫助多少的了解；現在覺得這句話也有點難說了，何況在已經剪了的短短的頭髮上，正也可以做出許多花花朵朵的方式呢？怎樣燙啦，怎樣剪啦，仍舊鬧得『五花八門』。解放得不徹底，與不解放同。我很希望女子常常想想剪髮時的意志，才不致打破舊習，沾染新習。

娛樂的選擇

賭博不是娛樂，賭博足以養成僥倖心，貪得心，欺詐心……而有餘。從前男女社交未公開的時候，一到賭博，平常不肯輕易見面或雖見面而不肯同桌喫飯的女子，也會忘卻形相。

耳鬢廝磨地相與呼喝，甚至興高彩烈，夜以繼日。其流弊若何，我們不必贅述。我們已覺悟的青年，不應再蹈前車之覆以此爲男女社交上的娛樂也可。

我覺得在室內最有意思的男女社交上的娛樂，無過於對坐圍棋。旣淸高而饒興趣，亦可以察對方的性情。於社交上極有價値。唱歌跳舞，趣味雖濃，在中國現在還談不到。

至於社會上，男女社交上的娛樂場所，不但中國沒有，連國外亦少有特別設置者。美國的男女交際所，日本的男女交際俱樂部，皆在運動中。就中國論，什麼新世界，什麼遊藝場，簡直是『藏垢納汚』罷了。至少說是墮落身心的場所，講不到娛樂。講社交的青年，到這種地方去尋娛樂，實在危險到極點。我個人的意思，不找娛樂場所則已，要找娛樂場所，非到山明水秀，空氣新鮮足以涵養德性的地方不可。萬一都市之中，找不到優美的林泉，那麼，與其上戲館，遊藝場，還不如找一處淸淨的菜館，隨便點幾個菜，談談喫喫，較有意思。於此有宜注意者，彼此所發的費，除特別情形外，不宜偏由一方擔負（現代多由男性擔負）。試想，男女社交，原是對等交際；偏由一方擔負，一方自居於何等地位。其事雖小，其影響實大，因特別表出之。

解釋身世的必要

這是現代講社交的青年最容易犯的病症，他們當初交時，已結婚的多諉作未結婚；已訂婚的多諉作未訂婚。就是因爲別的關係，對性已經知道他已結婚或已訂婚的時候，也必表示從前所訂結的婚姻十分不滿。我眞不解，他們究含何種意思，一定要這樣宣言。我想當男女初交時，最好有機會將自己的眞實身世順便述說一下，使對方知道我已訂結婚姻，將來社交上不致有所誤會。就是個人從前所訂結的婚姻的確十分不滿，也不應在男女社交上宣傳，有所希冀。——剛寫到這里，S先生走來看見，笑着同我說，『你眞不懂男女社交的秘訣。要是對方已經知道他已訂結婚姻，誰還願意和他交際？從前我確是照你所說的這樣辦。好！一個極要好的異性朋友，一聽到我已結婚，很滿意的婚姻，她就斂着笑容，淡淡地說了幾句走了。以後也更疏遠了。你想講男女社交去！』哈哈！男女社交原來爲這麼一回事！我就答道，『這種社交，根本上已極可疑。與其後來不能解決，還是早點疏遠

好。這眞是你解釋身世的極好結果呢！』

贈受書物的審慎

友朋贈受書物，本不是什麽反常的行爲，可是在男女社交萌芽時代，贈受若稍不審慎，對性容易誤解。我最感不妥的——也許是我的思想太陳腐——就是照相的餽贈。講社交的青年，枕畔異性的小影總必有好多幅。當夜闌人靜，孤衾獨枕的時候，靜悄悄地檢出，想入非非地細細晤對。破岑寂固是一法；不過動機沒有這樣單簡罷？在贈之者已或含有『委身』之意；在受之者當然有『我的』感想。這不是男女社交上應有的心理。（照相用之於彼此離別時候，或有幾分意思；用之於日常見面朝夕過從的朋友，實在沒有多大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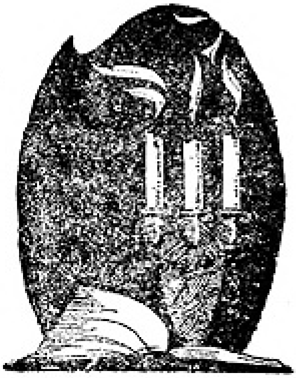
絨繩打成的手套，鞋，襪，衣，帽，……多爲女性普通的贈品。對性需要，而苦己不能製，我去送他，原是人類互助的精神。但我常見男性手套已經套上，或已有了兩雙三雙，女友還要巴巴結結打了餽送；且暗示不願男友套上別人打的手套，而男性的手套也因此視他所周旋的朋友而異。——去看S，套上S打的手套；Y見訪，套上Y打的手套。個中苦况也可想見。

至於書籍一類的餽送，多偏於男性。這是現代男女社交上最新式而且最靈效的催眠術。男性對於女性有所希冀，而女性顧忌不前時，他多得買幾册『講合乎自己欲望的問題』的書籍，去給她看，使她就他範圍，這是『攻心』的險計。我勸已覺悟的女子，當知有所別擇。

結論

末了，我要說一說男女社交與自由戀愛的關係。自由戀愛的價值如何，此地不必討論；只要問男女社交是否即爲將來自由戀愛地步。讀者看了我上述的意見，當然也可以明瞭這是兩條路的。男女社交是男女社交；自由戀愛是自由戀愛；絕不相混淆的。就是社交的男女後來變成終身伴侶，這也和社交的同性後來變成同事一般。若先含有終身伴侶的私見，去實行男女社交，其心理就不純潔，結果一定很糟。

以上所述，多由我個人男女社交上得來的覺悟。合理與否，不敢自信。特草此文，以質世之講男女社交的青年。



女權與知識

彭善彰

一 女權與知識的關係

大凡女子教育發達的時代，即女權昌盛的時代；質言之，女權與知識適成正比例。歐美各國女子教育，比東亞各國發達，故女權運動亦較爲先進。此次英國新立的國會，竟有八位婦女當選爲國會議員了（三位是統一黨的黨員，三位是勞工黨的黨員，二位是自由黨的黨員）。其餘歐洲各國婦女，在國會中也大露頭角。可見就婦女參政運動一事而論，也是以代表一國女子教育發達的程度。若捨女子教育而談女權，無異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徒呼廢兵裁督而已！蓋教育是知識的淵源，而知識是女權的實力，英諺說：『知識是權力』（Knowledge is power），可識很有道理。所以我以爲無知識則無女權，雖有也不過虛僞而無實力，談女權當以知識爲先決問題。

二 女權運動的三大要求

男女平等的聲調，現今已當作口頭禪了，然而男女平等，並非指着同等責任而言，乃指着人的價值而言，換言之，卽尊崇女子的人格。我們旣知男女有同等的價值，便發生女權運動的三大要求：

(1)教育上平等權——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斷不能讓男子把學問壟斷起來！

(2)職業上平等權——女子爲謀經濟獨立起見，宜有相當的職業，斷不能讓男子把社會上一切職業把持到底！

(3)政治上平等權——凡是人都有參政的權利，婦女爲保障一切權利起見，不能不有婦女參政權的要求。

以上三大要求，在歐美各國都已達到了；而在中國則急待解決。『卽就教育而論，幾十年來，屢遭摧殘，但男子教育尙比女子教育好得多。你看國立幾個大學，男生額多呢，還是女生多呢？女學校爲什麼要比男學校少呢？女子教育經費爲什麼要比男子教育少呢？種種問題，仔細一想，都顯出辦教育的人還有重男輕女的觀念。至於家庭中的父母，大都只許男子受高等教育，女子簡直沒有份的。男女教育上的不平等，可謂極矣！因爲男女教育不平等，便造成種種惡果，離婚卽其中之一種。教育如此，其餘的二大要求，也不必說了。因爲職業與政治可以說是教育的副產品，女子受了教育，當然可以在社會上就相當的職業，在政界上也可有權過問，若沒有知識，當然要在淘汰之例了。所以我說，教育的平等權是現今女子的先決問題。

三　新女子的教育觀念

現今女子欲受教育既如此的困難，那麼，有機會受教育的人，當有一種切實自覺自動的責任心纔是。但現今的新女子，却不盡如此，種種弊病，有言之不忍言者，然爲女子教育前途起見，不得不把個人的見聞寫在下面：

(1)誤解——受過新思潮暗示的女學生們，學得一些新名辭，什麼『戀愛自由』呀，『社交公開』呀，種種問題，簡直沒有研究過，便要嘗試。以此有誤解戀愛自由爲自由戀愛的，也有視男女社交公開爲亂交的，於是學校生活，一天忙似一天，通信忙，介紹忙，相思忙，拜客忙，試問忙些什麼？無非自尋煩惱。何以知之？從她們的結果而知之。其結果，大別可分爲兩種：(一)因失戀而厭世而自殺，(二)因誤解而鬧風潮。這是學生們自己有意摧殘教育，豈不可惜！

(2)無常識——在學校中勤學的學生也有，但是她們的目的不對，她們讀書，不是爲了求知而讀的，是爲了分數而讀的，爲了文憑而讀的，爲了配偶而讀的。這種抱『分數主義』，『文憑主義』，『配偶主義』的人們，往往除課本之外，不肯再讀別種書籍，甚至不看報紙的也有，以此對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種種問題，毫無常識。那麽，試問她們將來到社會上或政界上，如何服務社會，參與政治？校中雖有家政一課，但簡單如縫衣烹飪之類，尚且不能，無怪要被一般老學究說『女學生是不能管家務的』呢？

(3)趨時——趨時是新女子的通病，試觀她們的裝飾，旣耗費金錢，又害及身體，束胸呀，穿高跟皮鞋呀，戴羅克平光眼鏡呀，傅粉呀，搽外國胭脂呀，種種裝飾，幾不可枚舉。我並非說個個新女子都是如此，然犯以上所舉出的弊病，實屬不少，而且也是女界所公認爲弱點的。我對於新女子的裝飾下一句綜合批評的話，就是說，現今新女子的裝飾太『西洋化』了。然而所謂『西洋化』，未必盡是壞的，有的足以供我國女子採取，譬如去年日本政府通令全國所有各女學校實行『西洋化』的女子服式，他們改良服制的目的，不在趨時，而在免除國內肺病起見。我們却學壞了，把歐美所有好的合於生理的裝飾品都不學，却專學歐美的壞的。總之，現今的新女子缺乏選擇力，要補救這種弊病，當從知識方面着想。

(4)驕惰——女子一受教育，往往目中無人，我現在纔把女子分爲兩種討論——一種爲已嫁女子，一種爲未嫁女子。已嫁女子對於舊家庭，常居反對地位，有的把丈夫當做奴僕，有的把翁姑當作厭物，有的把家庭當作牢監，所以極力主張小家庭的利益。但是小家庭旣組織了，然因爲沒有知識和道德的修養，所以依舊脫不出舊家庭的惡習：蓄婢呀，雇用女傭呀，雇用乳娘呀；以此家庭生活一天奢侈一天，男子旣受了經濟上的負擔，肉體上還不見得有什麽安樂，而精神上已大大地遭劫了。至於未嫁的女子，往往因爲眼界太高，所以有種種過分的要求，種種苛刻的婚姻條件，而且知識愈高，條件愈多，若條件不合，願終身不嫁，美其名曰抱獨身主義。有人批評我國女子受過高等教育之後，對於社會國家沒有什麽供獻，不過養成幾個老密司罷了！這話雖未必盡然，却也有些至理。今舉一

例以證明其言非無因。我的知友某君，對於男女交際場中，頗有經驗。他在杭認識了一位女友。有一次，他們二人偶然談到婚姻問題，他的愛人見從談話中已露出三種條件來：（一）結婚後當組織小家庭，（二）男子當選擇醫科爲職業（不知什麼用意），（三）居室最好洋房。我的朋友對於第一條件，還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但對於第二第三兩條件，於事實上簡直是不可能，所以拒絕她的要求。後來她卽因拒絕而冷淡，而絕交，把一場婚姻，完全打消。我想她也不過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學生，但是她的條件——已如此苛刻，其餘的也更不必說了。我以爲這種條件簡直是女子自殺的政策，譬如一個新女子，她不肯嫁給一位受過同等教育的男子，總希望他比她自己在學識上高出些，這是男女在知識上已不平等了。那麼，女子要求男子在教育上平等權，豈不已自相矛盾麼？所以我說女子若欲與男子在教育上平等，當打破這種觀念，取消那些無理的條件。然而我並非主張女子完全沒有條件的要求，譬如女子應當在男子求婚時，要求男子有醫生的驗證，應當要求男子有相當的保險費等，都是非常緊要的，也是現今新女子所忽略的。

四　教育觀念的改革

女子教育觀念的改革，就是改變人生觀。改變人生觀的條件有二，（一）自覺，（二）自動。何謂自覺？第一，要覺以前教育觀念的弊病；譬如從前以教育爲裝飾品，現在却以求學爲目的。第二，要覺現在女子所處的地位；譬如新女子到處被孩社會攻擊，女了當尋求他們所以攻擊的緣故。第三，要覺現在女子的使命；譬如家庭的陳舊，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女子當然也負一部分的責任。何謂自動？有了自覺，然後有自動，自動的反面，就是被動。若是女子人生觀的改變是被動的，那麼，對於女子沒有什麼利益。譬如教師對學生說：『你們見先生應當鞠躬』。然而學生未必個個都對教師鞠躬，有的也不過是虛僞的，是命令式的。若是學生不待教師說，而出於內心的非恭敬的鞠躬，那麼，這一鞠躬，纔算得有價值。女子人生觀的改變也是如此。然則自動如何能實現呢？我以爲

女子在求學時代，當養成社會服務的習慣。梁任公在他那篇人權和女權內說：『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如何。』我的意見也是這樣。

附記：吾友戚君，著有女權與知識一篇，曾見其在平湖民聲報發表，他把現今女子大大地批評了一番，我也覺得非常痛快。至於戚君的論調，簡直和顏實先生所著對於新女子的罪言（見婦女雜誌九卷十二號）沒有差別。但我覺得兩位先生批評新女子的態度，都從反面着手，就是說：屬於破壞方面。我故借用戚君之題，而加以建設上的批評，戚君見之；毋笑余爲剿竊也！

雜譯加拿大女詩人麥克考的詩

徐雉

麥克考女士 (Miss J. C. McCaw) 是加拿大的青年女詩人，美國及加拿大境內的各著名雜誌上，都載有她作品。歐洲大戰時，她曾費了兩年工夫，在塞爾維亞盡力於紅十字會的事業。她著作很豐富，下面三首詩是從青燈雜誌 (Blue Lantern Magazine) 譯出的。

（一）看不見的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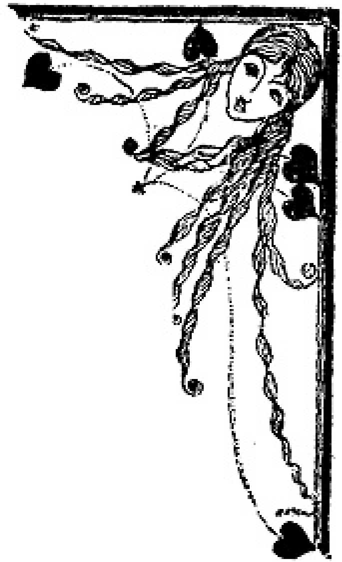
好花生長在園裏
原是天賜的——但是，唉！
在那些從那座美麗的花園經過的人
們中間，
能有幾個人
細看園翳去理會或注意她們呢！

（二）被搖動的愛

被搖動的愛
是永遠受傷了。
因爲沒有東西
能使被搖動的愛醒來，
彷彿信用一旦失去
便永不再返了。
被搖動的愛
是永遠受傷了。

（三）瓊漿玉露

一隻泥杯是給奴隸用的
一隻銀杯給他的主人
但是一隻金杯只給那詩人——
這是全世界所公認。
奴隸不過喝些清水
主人可以狂飲紅色的酒，
但是——盛在罌粟花的金杯中的甘
露
祇放在詩人的寶座前。



說中國現時的婚姻

陳瑾昆

我國現行法律，除民律草案外，如前清律例，大理院判例等，都有同等的效力。所以法律上關於婚姻的規定，也頗爲繁複。本篇載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二卷二號對於婚姻法律關係，作有系統的研究，是一篇極重要的著作。特轉載於此，以供關心婚姻問題者的研究。 記者

甲 概說

人類天性不能孤獨，所以營團體的生活，是人類的本能。人類的團體，可以大致區別爲三種：一種是政治團體，這是因權力作用而結合的（如國家自治團體是）；一種是事業團體，這是因公同事業而結合的（如私法人合夥等是）；一種是家族團體，這是因配偶同血族關係而結合的。營事業團體的生活，只限於有特別目的同興趣的人。營政治團體的生活，雖是文明種族必經的階段，但是同營家族團體的生活相比較，對於人類的切要，就不可同日而語。因爲政治團體，是出於利害關係，至於家族團體，則是出於感情關係，換一句話說，家族團體，完全是由於心理同生理的需要而發生的。所以不論種族的智愚，社會的文野，都沒有不營家族團體生活的。而且從歷史上說，古代的家族團體，就包含有

政治團體同事業團體的性質；到現在歐美文明各國，雖是個人主義發達到極點，然而夫妻子女的小家族（la famille pétite）還是普通的人不可少的。這家族團體，是從甚麼發源呢？就是發源於婚姻。所以婚姻於個人於社會都有重大的關係。

婚姻雖是很重要的事，但也是很平常的事，何以要把他來研究呢？因為婚姻一面雖是社會現象，一面却是法律現象；一面雖是事實關係，一面却是法律關係。事實上的男女結合到底是不是夫妻？所生的子女，是不是私生或庶出？雙方能不能請求同居或扶養？並與其他家屬發生何種關係？這等重大的問題，都是要從法律上解決。所以婚姻從法律方面研究，是很要緊的。

婚姻制度，因時代同地方而有不同。從沿革說，先是雜婚制，然後進化到定婚制，定婚制之中，又有團體婚姻制，一時的婚姻制。多夫制，多妻制，一夫一妻種種制。再從結婚的方式說，有掠奪婚，買賣婚，贈與婚，共諾婚種種。再從關於婚姻的立法例說，有事實婚主義，形式婚主義；形式婚主義之中，又有宗教婚主義，法律婚主義。再關於將來的立法論，也有主張結婚同離婚的條件要從寬的，極端的，就是自由結合（l'union libre）論；也有本於人種改良學，主張要從人種限制婚姻的。我現在說的，是中國現時的婚姻制度；而且是根據前清律例同大理院判例來研究。（註一，二）

乙 婚姻的性質

婚姻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指夫婦關係。現行法令，所謂婚姻消滅，或婚姻成立不成立（如民事訴訟條例四二條，六六八條，）就是用在這個意義。要是從這個意義說，婚姻就是一男一女，想要終身共同生活的法律的結合。更分析的說：

（一）婚姻是法律的結合　非具備法定的要件，不能成立；而且只能發生法定的效果。所以律例關於婚姻的規定，有強行的性質；不能因當事人特別合意或地方特別習慣而有變更。婚姻要是沒有合法成立，不但在民法上不能生效，就是在刑法上也有時成立犯罪（參照暫行刑律二八九至二九一，補充條例六條）。

（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　現在社會上雖有因兼祧要兩房妻的習俗，但是在法律上是不許的（參照院判

民國六年上字八五二號）。先有妻更娶妻的，在刑法上固然成立重婚罪；在民法上也搆成撤銷或離婚的原因（參照律例妻妾失序門），並從權行為。以外大理院還有兩個判例：一個是後娶的妻是不願離異，只能為妾（民國六年上字八五二號），一個是在許婚當時，要是曾經明白通知，已有妻室，後娶的並不許離異，只許為妻（民國五年上字一一六七號），這個判例到是鄙人不敢贊同的。以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同時娶兩個妻的，在民刑法上應如何處置？關於這一點，似乎大理院還沒有判例，據鄙人的見解，要分別論：要是成婚的時間（就是舉行習慣上婚禮的時間）有先後，那當然要依重婚同離異的規定辦理；要是成婚在同一時間，那在刑法上是否成立重婚罪，解釋上到有疑義；要是對於刑律第二百九十一條許為類推的解釋，該條是當然適用（鄙見以適用為宜）。至於民法，本來許用類推解釋，關於律例離異的規定，自然一律適用。

（三）婚姻是以終身關係為目的的　所以附期限同條件是不許的。律例關於典雇妻女，沒有明文禁止（參照典雇妻女門）。但是所謂終身，並不是不許離婚或改嫁。律例就離婚同孀婦改嫁，也沒有明文（參照出妻同居喪嫁娶門。）離婚律例雖是僅就妻有規定，且其原因只限於七出，但是依大理院判例，妻當然也可以請求離婚；而且離婚的原因，大致是依據條理，較律例所定的寬。

（四）婚姻是以共同生活為目的的　所以老年人也可以為婚姻，太監可以娶妻，大理院是有判例的（民國四年上字一六〇八號）。至於生育不能或無子是不是得為離婚理由？現行法上到有問題。律例載明無子是為七出之旨；大理院判例，雖然就此加以限制，須已達不能生育的年齡，纔能斷離；但是吾輩認為律例這項的規定，很不合社會趨勢，希望以後大理院能為變更解釋的好。不過不能生育，到了殘疾的程度，而且當定婚之初，未曾明白通知，則自應用律例的規定：成婚前許其悔婚，成婚後許其離婚。

婚姻第二個意義，是指婚姻行為。現行法令所謂婚姻無效或撤銷，或為婚姻（如民事訴訟條例六六八條，刑律二九一條），就是用在這個意義。婚姻行為，通常雖然是專指男女雙方創設夫婦關係的合意（即婚姻契

約，在律例又稱曰成姻，或爲姻，或嫁娶，通常用語稱曰結婚）。但是從律例解釋，婚姻要經定婚，纔算合法（大理院民國七年上字一〇一八號判例也是同一解釋）。所以廣義的說，定婚（律例男家稱曰聘，女家稱曰許，通常用語稱曰婚約）也算是婚姻行爲。

定婚有兩種：一種是自己定的，這是婚姻豫約；詳細的說，是男女本人相約將來爲婚姻的契約，是無疑義的。這種契約，能否有效？立法上到有問題。純從理論說，這是束縛結婚的自由，與婚姻要在結婚當時自由決定意思的本旨不符，自應不認他有法律上的拘束。所以日本的學者，因他國民法無規定，都採無效說，他國大審院的判例，以前也是同一見解。近來雖稍有變更，認爲相對的有效，不過是爲救濟他國內緣之妻的流弊。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契約自由也是法律上的大原則，當事人既願意因該契約受拘束，認他有相對的效力，也無不可。所以歐美諸國的法律，多有認婚姻豫約有一定的效力，規定違約的時候，要賠償損害，返還聘禮。而瑞士的新民法，還規定結婚前先要將婚姻豫約呈報並公告。我國律例，也是規定成婚要經合法的定婚，定婚之後，即不得輒悔或另聘另許。是依律例的解釋，婚姻豫約，不僅是有間接的效力，就是不履行時的要賠償損害的效力；還有直接的效力，就是得拘束當事人履行的效力；大理院歷來的判例，也是同一見解。不過鄙人的意見，婚姻豫約，是一種強制履行不能達目的的法律行爲，以後希望大理院也照後面所說就父母爲幼年子女所定婚約下的判例，不能強使履行的好。

定婚還有一種，是有婚主權人（如子女的父母）定的。這種契約，是不是婚姻豫約？要看解釋是何人爲當事人而定。若是解釋有主婚權人是當事人，詳細的說：這契約只是兩家尊長相約將來各負有使其子女成婚之義務，子女本人在契約上，不過是第三人，那就不是婚姻豫約，子女當然不受拘束。不過依現行律例的解釋（大理院判例也是同一見解）。這種定婚，還是子女爲當事人，有主婚權人，不過居於代理人地位，那就是婚姻豫約，同自己定的無異，當然一樣受拘束。大理院以前的判例，也認這種定婚有絕對拘束子女本人的效力（依律例原應作如是解釋），最近纔有變更，創一新例：認父母爲幼年子女所定婚約，子女成年後，不得強受拘束；

是鑒於社會趨勢；吾人是大致贊同的（參看大理院民國十年上字一一五八號判例，幷法律評論二十四期拙文批評）。

丙　婚姻的要件

先從定婚說，可以分爲形式的要件同實質的要件兩種：

定婚形式的要件，依大理院的判例（民國二年上字二一五號，四年上字四三二號），是有兩種：一是婚書，一是聘財，這兩種有一種就合法，這是按照律例所下的解釋，吾人還認爲正當。再婚書只要憑媒寫立，並從書據本身，能認爲有婚約已足；以外不須一定方式，也不限定要填寫年庚八字。又聘財須要以定婚意思憑媒納送，至於種類輕重厚薄無一定限制，不過給小兒見面禮，不能算是定婚，大理院也都著有判例了（民國五年上字五〇四號，四年上字三七九號，二年上字二一五號，四年上字二四七號，四年上字六一一號）。

定婚實質的要件，依現行律例的規定，很是不少；不過有的規定，已經不能適用，譬如娶部民婦女爲妻妾，娶逃走婦女，僧道娶妻等條律的規定就是。現在專就應行適用的規定的說，是有次述數種：

（一）要有定婚的合意　純就理論說，這種意思表示，是不能代理的，不過依現行律例特別的規定，定婚是要以主婚權人所定爲準，（註三）這是明明許主婚權人代理，不必限定本人爲的。再定婚既是合意，關於意思表示同法律行爲的通則，自然是要適用的，再債權契約的通則，要是能準用，自然也要準用。

（二）要在男女出生以後　指腹割衫襟爲親，應行禁止，是律例所明定的（大理院也有民國四年上字五三六號判例）。

（三）要沒有妄冒　這也是律例所規定的，（註四）幷載明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殘疾，老幼，庶出，過房，乞養者，務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願（見男女婚姻條）。

（四）要主婚權人主婚　律例載有嫁娶皆由祖父祖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婚，其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婚；又孀婦自願改嫁，由夫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夫家無祖父母父母，但有餘親，卽由母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母家亦無祖父母父母，仍由夫家餘親主婚各等語；這項規定，是不問男女已否到了成年，

都要適用；所以子女自己定婚，要經主婚權人同意或追認。

（五）要不是重婚。（註五）

（六）要不是同相姦的定婚。（註六）

（七）關於招壻，律例另定有要件：就是須憑媒妁明立婚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只有一子，不許出贅（見男女婚姻條例）。

上面所說的形式的要件同實質的要件，前三種要是欠缺，是當然無效。其餘的要件要是欠缺，只能撤銷。

再說到成婚的要件，這也可分為形式的同實質的兩種。形式的要件，律例無明文規定，依大理院判例，是要經習慣上一定儀式（民國三年上字四三二號）。實質的要件，律例雖也規定有種種，但是如居喪嫁娶，父母囚禁嫁娶等規定，只能有倫理的價值，不能有法律的拘束；依鄙見這項要件，只可解為有兩種：就是（一）要有合法的定婚，從寬解釋，定婚的形式，同成婚的形式，同時舉行，當然是可以，不過定婚的要件要具備就是了；（二）要主婚權人主婚，至於結婚的年齡，當然是要及於丁年（律例戶役門係以十六歲為成丁，院判三年上字七九七號，直以此年為成年）。

關於成婚，現行律例還有一特徵，同文明各國立法例不同的：就是他國多是採宗教婚主義（非履行宗教儀式，不能成立），或法律婚主義（非依法律註册，不能成立）。現行律則是採事實婚主義。所以大理院的判例，、通常成婚，只要經社會上的儀式；至於妻不在時，以妾為妻，還只要夫有以妾為妻的表示（民國六年上字八九六號）。

（註一）民國元年三月十日大總統有從前法律，除與民國國體抵觸者外，均准援用的命令；所以前清律例關於民事部分，纔能適用。

（註二）大理院的判例，因依法院編制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與英美最高法院的判例相類，有一般拘束力的性質。

（註三）清律婚姻門男女婚姻條律載有若卑幼或仕宦或買賣在外，其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後為定婚，而卑幼不知，自娶妻，已成婚，仍舊為婚，未成婚者，從尊長所定等語。

（註四）清律男女婚姻條載有若為婚而男女家妄冒者處罰等語。

（註五）清律男女婚姻條例載有若有妻更娶妻者處罰，後娶之妻，離異歸宗等語。

（註六）清律犯姦條律載有姦婦從與姦夫者，姦夫主婚之人處罰，仍離異等語。



愛兒斷乳的時候

夏秀嵐

我的小孩子斷乳了。她是一個小女娃，現在方纔滿十六個月。她生得非常玲瓏活潑，人人都喜歡她的：她現在已經會走，戴着兩個紅玫瑰也似的小腮，呀呀學語了。並且她已經領解一切容易的本能，譬如我問她說，阿囡，你的小眼眼呢？她立時擠擠她的眼睛；或問她說你的頭髮呢？她能够立即伸出她肥白的小手，拉拉她披在額上的雛髮。他如鼻子咧，嘴咧，耳朵咧，腿咧，無論你指出那一種作問題，她都能不假思索的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小孩子的神態，委實有一種不能說出來的天眞爛漫呀！可愛呵！這確是無論任何人所公認的。

我今年二十二歲，在十九歲的夏季就出嫁了。我從七歲就起始讀書，兒時的穎悟是一向爲先生所稱賞的。可惜我從小生長的地方幽僻閉塞，風氣並不算開通，在那時無怪不知男女宜受同等教育爲何解。幸虧我父親開通，他知道世界的潮流，不容把女孩子薄待，毅然打破因襲的風氣，單獨請了一個自命前清有功名的老學究，教我的姊姊，弟弟和我，並且勸導幾個知己的朋友把他們的子女送來一同攻讀。因爲那時還沒有公立的學堂哩。我今日的能够稍具知識，何嘗不是我慈父所賜呢？

我們的先生旣是一個老學究，他的腦筋腐敗的可怕，可想而知。他起初依我父親的要求，拿方塊頭的單字給我們開蒙，但後來我們終於讀了些女兒經，女四書，列女傳等等，使我們知道『三從』『四德』和如何做賢妻良母的

道理．幸而我父親再三的勸說，在我們程度一年一年高起來的時候，就繼續讀了些新式的高小教科書，以至於讀完五經，四書，古文，左傳．不單是學些五七言詩，四六言賦，也學了些作議論記事體裁的文章．凡物有害亦有利，這實在是一定的道理．老學究式的先生，雖然用他固執的腦筋，想造成我們做了謹守閨門訓的女子，可是我們終至於從他學到些古雅的作文法，後來我也升到上海女學堂裏求了幾年學，在文科裏，僥倖還算做一個高材生，這不是受他之賜麼？

那時我日常所受的固然是舊式的訓練，可是我課外的自修，實在還有合於世界潮流的書籍．我父親是最喜歡買書的，什麼文集咧，小說咧，雜誌咧，他是很肯購置的．我稍稍認得幾個字的時候，他就教我看童話等書．當我十二歲的時候，當時的婦女雜誌等書，我已能入目而領會了．時代的潮流一年一年的變遷，書籍雜誌的論調也一年一年的改革，我個人的思想，也隨着潛移默化了．及至今日，我也很可以自已推許是一個知識界的新婦女哩．

我到十九歲就于歸來滬了，我是一向就有到滬求學的志願，可是不願意早日結婚的．無奈我底下的三個弟弟，都因本鄉無良好學校，又不能使他們終於做私塾的小學生．一個個到十一歲的時候，就都辭別兩位慈親的膝下，繼續來滬肄業．當我十七歲時，姊姊也嫁了，因為兩老跟前的寂寞，和他們擔負三個弟弟讀書的經濟已經不小，所以當我十六歲從老學究那裏輟讀之後，要求到上海求學多次，未得通過，也就祇得在家自修，未能轉學他處．

在十九歲春季，和他訂婚了．訂婚的手續，是新舊參和的，開始由父親友人的介紹，繼蒙雙親應許，和他通信討論性情學問，最後方纔訂婚．他勸我到上海來再求幾年學，或能有所造就，可以立在社會上做一個覺悟者．可惜因為社會上一般人的阻撓，終於使我——未結婚的我不能來吾夫所在的上海求學．因此之故，就在我十九歲的七月裏，和他行結婚禮於青島——我十餘年之居處生長地——不久遂和我來滬，送我到一個師範學校，做文學專修科的學生．那時我是走讀的，因為我的丈夫雖也是一個新人物，他已為職業界的一分子，無勞父母代他養活家主婆了，但是他又怎能脫離舊式的家庭，不依他父母新媳婦不可進學堂的勸告呢？這固然是他們的好意，但是他們怎知我

個權有情願犧牲目前雙棲的幸福而達到我學業有成可以在社會上做一個獨立的新女子的志願呢？就是我當時的得以走讀，也委實費了幾番的疏通。半載的走讀，雖學業不無進步，但是兒女情長，就未免英雄志短，戀愛的進步，又幾何不做了學業的障礙呢？等到這年的臘盡春回，我就和他商量說，我們既然立志，要使我學底於成，還是讓我住在學堂裏頭齊好；一來免得分心，二則得省年華虛度，因爲愛情的緣故，仍舊學業因循。他同意了，我們又再三的對他雙親陳說，方能到徐家匯一個女學校裏讀書。

我在學校裏，不單學習本國的文學，所最注重的還有目前社會上很通行的英文。從前我在家的時候，也曾跟父親學了好多年，對於文法等已經略有眉目，也可以作一點短的 Composition 了。所以我現在插班倘不甚低，習學也不很覺得困難。

但是，我終於在那年的暑假之後輟學了！爲何呢？唉！這就是我們女子生理上的必然的結果呵！

我懷孕了，現在社會上不是已經很流行一種制育的方法麼？可惜我未曾實行，終至於受他的影響了。

那時我纔二十歲，這年的秋季，我終於做了一個小女孩子的母親了。唉，我肩上有了擔負了！呱呱一塊肉，乳哺需人，我能夠捨了她再去做女學生麼？但是我不原是一個志氣很高的一個女學生麼？難道就此無聲無臭的在家裏弄小孩子了事麼？僱一個乳傭，將小孩子交給她，我仍我行我素罷；唉，撫心自問，如何可能？天賦的母職，我是不應放棄的；天性的慈愛，又教我不捨得委諸他人之手哪！

我於是碌碌庸庸的做了一個哺乳者，將書本都束之高閣。我愛她，我關心她的暖寒飢飽，我拿她作第二生命，我覺不知不覺的墮入做母親的網羅裏，像孫猴子的一觔斗雖有十萬八千里，却未能跳出如來的手心呵！蹉跎復蹉跎，以至於今日，壯志雖未酬，終覺這樣的毫無振作，不是久長！

我是一個犧牲者，爲生育而犧牲了學業。

現在我的小孩子已經十六個月了，會走了，解人意了，呀呀學語了；我可以脫離她，不要做她的束縛物了，我

要開始給她斷乳了。我打算憑着我現在具有的一點學識毅力，在生活界上謀一個位置，貫徹我的人生觀，超出妻母的範圍，做一個我所願意做的人。

我謀到一件事情了，這確是憑着我的學識考取的，這個事務所裏，教我在這個月裏去就職，做一個什麼助理的編輯。我有生以來，還沒有嘗試過有職業的生活况味到底怎麼。雖然那是我一向的志願，可是我現在快要破題兒第一遭去就職了。究竟能勝任與否，那是我現在所未能知道的，但是我決意的要去嘗試一下。

前天我已硬生生的不給我的小女孩吃奶了！日間她雖因着奪了她日常的點心而悲哀，可是我用了容易消化而好吃的食品喂她，她還不至於十分啼哭。可是夜裏，她竟拒絕一切的食品而不要，惟有可憐的啼哭，和倔強的索乳，這的確是使我愛煩而覺的不忍呵！『唉，我的小寶寶，你不要哭，睡罷！媽媽歡喜你，給你吃糕糕，啊……』她雖然終於經我低聲的拍唱而睡着了，但是我忐忑不寧的心兒，委實覺得鬱鬱哪！唉！可憐的小孩子，我給你斷奶了，傭婦因為我的辛苦要抱你去跟她睡，但是我因為身體上安穩了，心神就更覺的不寧，終於不忍將你付她。人類不是祇仗着食乳可以長大的，無論那一個小孩子，到了這麼大，都要斷乳的，我既並不是特別的待遇她，怎的我終究不能寬解我的心？唉！母親真不容易做呀！

我將來能不能在社會上做一個人，還是祇配在家庭裏做一個妻子和母親？我委實不能預決。我承認我是一個意志薄弱者，進行失敗者，但是我仍舊勉力的希望能夠振作。

平等 (譯)

世界上凡是婦女，沒有不知道所謂平等的。不過我是指機會平等而言，若社會主義者之以為由法律的力量，固不但機會可以平等，就是人也能相等，這是似是而非的話。

——阿斯多夫人——



烈婦殉夫記

西華

這天我從杭州回去，在滬杭車上，和同伴老毛買杭州報紙看。先化六個銅子，買了一份浙江民報，等到看了，報紙還是儘索索，想換一份新浙江報看。賣報的那里肯答應，但是終於貼上兩個銅子換了。一回兒，賣報的笑嘻嘻又來了。這一次是他主動的。他問我們還要再換份別的報紙看麼？又是兩個銅子。一共費了十二個銅子，看了四份報。末了是看杭州報，祇見有一條地方新聞，標題是『烈婦殉夫慘狀』。往下看去，不禁使我全身顫動。報上大旨說，『楊村正蒙學校校長趙繼伯，於前月間去世，其妻痛夫情切，適亡夫五七之期，姑媳言語齟齬，暗下吞服戒指兩枚，上樓自縊。等到家人覺察，已難救藥。尤慘者，在她將死未死的時候，腹中八個月的胎兒，上下亂撞，似想死裏逃生，慘酷情狀，目不忍睹。』我看了汗毛五百五百價豎起來了。重手勢放下報紙說：『老毛，你看——』同仁醫院裏說是無性命之憂的。當我離楊村來杭州的時候。……她確是先服戒指，後上吊的。聽說還有一張「冤單」呢。』他看完之後這樣說給我聽。『冤單？』我心裏想，不覺大聲喊着，『這事我早料到！』車上的人，統將他們的視線集中在我臉上，表示極驚異的神態，我才覺得語氣太憤激了。我急欲知道『冤單』上寫的事實；可是老毛也不知道。沒有法子，只好將我一個月以前所經歷的事情，一件件從腦際搬運到目前。

那一天，暑假中的一天，我剛坐在教員預備室藤椅上，翻閱最近之五十年，聽得一聲門響，氣喘吁吁地跑進一

個暑期補習的學生，汗珠兒不絕地流着，兩手兩把麥扇，一上一下盡力地揮，表示他剛從猛烈的日光下跑來報告什麼要事的神情。我衝動地丟了書，目光注視着他，等他發言。『先生，正蒙校的校長，快要死了——在穿壽衣了。』他急促而且斷續的說了，從腰際皮帶上解下一方已經揩汗過的半溼半燥的手巾，揩拭他臉上雨一般的汗。『那里有這麼一回事？或許你纏錯了。』我絕不相信地回答之後，旋轉身，仍然翻閱我剛才翻到的一頁。

約莫不到十分鐘，又一個學生照樣地跑來說：『先生，正蒙的趙維伯死了！』

『誰死了？』我的聲音微微地有些顫動了。

『趙維伯死了。我剛才從他門前走過，祇聽得裏面號咷大哭，門外擁擠了不少的鄰居。我擠進去一看，趙先生的屍身，正從樓上扛抬下來。』

這是千真萬確的了，我沒有毅力再說『你纏錯了』一類的話。但我總覺得奇怪，一個二十多歲的壯健的青年發幾個『寒熱』，算不得什麼大病，那里會有死的消息傳來。我正在胡思亂想間，我的同事陸君也來報告這個消息了。他很感喟地說：『一個人眞說不定！維伯死了，你知道麼？』我好像混身澆了一桶冷水，體溫驟然降低，和他表示同情似的回答：『學生來說過了。唉，人生早露！但我總覺得這種小病死的奇怪。』『唉，你不知道啊！』他嘆了一口氣說，『老趙的母親，太沒知識了。這種熱天，窗戶全關閉住，連板壁上的罅隙，也用紙糊滿，房裏的炭氣，藥氣……籠罩着，瀰漫着；我那天進去望他，坐不到五分鐘，就覺得頭昏腦脹。試想，健者如此，病者可知。她自信力強極，這是她看護病者唯一的經驗。「寒熱」是萬不能受風的。有人勸她開着窗門流通空氣，她像煞認為這是毒害她的兒子的，沒有好言語對付。』

我們為正蒙繼任校長問題，冒着暑熱到移風田先生家去討論，他還沒有知道維伯死的消息，我們總算做了『報死』。他當然也有一番同樣的驚愕和感喟。他是正蒙四年級級任，老趙家裏的情形，知道得比我們詳細。當他一五

一十告訴我們老趙家夫妻間婆媳間種種情形之後，我不覺脫口而出，『必死無疑；老趙的夫人必死無疑！』

『什麼？』他們很驚愕地同聲問。

『我以爲第一，老趙的夫人，是受過舊教育洗禮的；平日既很喜歡看什麼列女傳等，「再嫁」兩字，是她的字典中絕對沒有的。第二，夫妻感情，既這樣好；青年失偶，是何等痛心的事，難免不走到什麼「烈女殉夫」的一條路上去。第三，老趙家境，本已困難；平日尙支持不下去，現在老趙死了，少一個人生產了；她又不能自謀生活，將來的凍餓，她一定能夠意料得到。第四，夫家既這樣，那麼，歸母家罷？但亦無家可歸。慈母早死，父有嗜好；父女感情，又不濃厚。第五，可以說是她的致命傷。縱有上述四因，要是姑媳和睦，或能不發生什麼意外，亦未可知。但照你所說，老趙的母親，性情既這樣頑悍，她的兒子死了，怕還要歸罪於媳婦呢。有此五因，必死無疑。你們應得通知老趙的母親，加以注意。』當時他們很相信我的觀察，不過通知老趙的母親加以注意這一個方法，是認爲『火上加油』，極不妥當的。田先生主張同老趙的母舅說，叫他暗暗防備，反正這次喪事全須他來料理的。我和老陸也就沒有說什麼。

過了幾天，田先生到校裏來同我說：『你所防的這一着，倒可以放心。現在她們阿婆勸勸媳婦，媳婦勸勸阿婆，感情倒比老趙未死以前好得多了。可是老趙的岳父，眞是「豈有此理」。那天去接他來送殮的小船放了過去，他仍不來，封了兩塊錢做「楮儀」。他的女兒怎樣悲痛，全不放在心上。……老趙死時，神志聽說極清楚。同娘說，「我死了，譬如少生了一個兒子，不必過於悲悔；阿弟現已成人，門戶總可支持下去。」同妻子說，「你已有七月身孕，總可望得……得……一遺腹。明年同張家的表嫂，到縣立女子師範裏去念書。畢業之後，不至於愁食憂衣了。學費則……」說到這里，似乎很費躊躇，一個昏眩，兩眼茫然直視，只有出氣沒有進氣，拋撇慈母嬌妻，尋他的「歸宿」去了。現在聽說張家——老趙的母舅家——答應願助學費，她的未來命運，正未可逆料，你防的這一着，似不必過慮了。』我聽了也就安慰，不把這事放在心頭了。今天無意中看到這條新聞，老毛又知道得不詳細，

只得彼此嘆息了一回，强自忍耐着。

第二天回到楊村，遇着陸先生，他劈頭就一句『你眞料事如神！』我即知道，這話爲趙事而發，就忙向他探聽，他說道：

『老趙的母親，理路欠通，她竟說出極不中聽的話來。她的兒子死了，不是罵她媳婦淫蕩嫖死的，定是怨她媳婦八字凶尅死的。媳婦哭哭，說她借孝堂罵阿婆；不哭，又說她沒情義，心思活動，想另……老趙死後的幾天還好，田先生報告你的情形並不錯！可是以後就大不同了，竟是日肆咆哮。可憐的薄命的她，內心的痛夫情切，不消說得；外面的蠻野的婆威，又難消受。在「五七」那一天，頭一夜，因哭得更淒楚些，枕邊滿堆着眼淚，轉輾反側地想，轉輾反側地哭。想到從前夫妻的恩愛，想到此後難受的婆威，她那里睡得成寐。到得東方已經發魚肚色了，方才到『黑甜國』領土裏去尋她相依爲命日夜想念的丈夫，自然醒來已不早了。

『老趙的母親眞不體諒人。看「五七」拜懺的和尙已經來了，媳婦還沒有起牀，這一股怒氣，逼令她趕到媳婦房中去罵她淩辱她。可憐她正和老趙在一塊兒卿卿我我地親愛着，耳朶邊只聽得「婆娘，爛料，你還想和從前一樣麼？」的罵；大腿上像蜈蚣很心地一口一口的箝。靈魂回到軀殼上，才知是夢，阿婆正在牀邊……

『她想到這種人怎樣做法。她並沒回答什麼，胸有成竹，做完了事，就吞下兩個戒指，還怕不死，到樓上，關了房門上吊。等到她踢去墊脚的小凳在樓板上發聲以後，他們上去解救。她已改變神色了。她的咽喉上，用一方手帕，摺疊像一根帶作「環」，聽說裏邊還有一張「冤單」，寫她所以不能不死的一種冤屈情形呢。』

『你有看到這張「冤單」麼？』我急切地問。

『那里會看得到？聽說這張「冤單」已在老趙的兄弟手中，現在或許已經叫祝融先生收藏了。當老趙的母親看到「冤單」的時候，還要大發雷霆：「你拿死來嚇我！我怕你麼？呸，死了——一百個五十雙！」

「當時她還沒有死，因爲自縊已失敗了——給他們發現得早。只有肚裏的兩個戒指，還有達到她目的的希望。可憐，老太婆還要說這種忍心害理的話。

「過了不多時候，戒指的使命，漸漸兒完成起來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肚痛的人像蝦跳一般。唉，眞可憐，有的還以爲要生產了，忙着豫備什麼脚盆，孩襖……有的也就想到，怕已吞了戒指了。急着到她鏡箱裏平常藏放戒指的地方去找，果不見了。當他們問她「你已吞了戒指了？」以後，她只能報以慘笑了。這時老太婆倒也有些急起來——並不急她的本身；是急她肚裏趙家的後代——八個月的胎兒。

「講到胎兒，眞還要慘。當他母親腸裏戒指發作的時候，他也像殺痛極。上下奔突，試想，人肚子裏，派斯起皮球來，這一種痛楚，怕比「凌遲」還要難受呢？勝如打熬酷刑，牙齒也一顆顆啌落了。舌頭也一塊塊嚼得粉碎了。唉，血肉模糊。……娘在地上越滾得厲害，胎兒在肚裏也越跳擲的厲害；胎兒在肚裏越跳擲得厲害，娘在地上也越滾得厲害。這種慘酷死法，時間一直延長到十幾個鐘頭，中外古今，無論怎樣暴君，決沒有這種刑法啊！」

他講完之後，彼此拉了一口氣，相對默然。不知什麼緣故，這一個印像，到現在還是歷歷在目。

無矜憐的生命

若膺女士

(一)

活潑的小鳥兒，
你唱着清脆的歌，
想要安慰人麽？
錯誤了，
快逃罷！
他們發現你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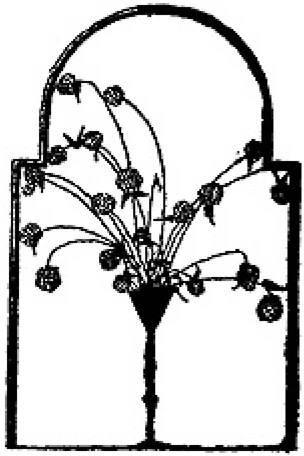
忽然聽得一陣的歎聲，
哦！
血淋淋的鳥兒，
落在地上了。

(三)

你只不停的哀鳴呀，
誰理你呢？
他們還帶笑的叫你：
「再唱罷！」

(四)

無辜的小鳥啊！
這是殘忍自私的世界。
人害了你，還要譏笑你；
你怎不知道喲！



擺倫的婦女觀及戀愛觀

——爲擺倫百年紀念作——

誦虞

英國詩人擺倫(George Gordon, Lord Byron)，生於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卒於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所以今年四月正是他的百年紀念。他是詩壇上的拿破崙；其豪放雄偉的氣概，激昂慷慨的精神，我們雖生當百年以後，若一讀他的詩，便無異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他是不朽的，他的詩是與世常存的。但擺倫的詩，知道的人已經很多，他的婦女觀及戀愛觀怎樣，却還少有人說及，現在特略述於此，藉以紀念此曠代的大詩人。

歷來一般人對於婦女的態度，大約可分兩派：一是憎惡婦女的，一是讚美婦女的；關於戀愛的意見，也很紛歧，或以爲有益，或以爲有害。可是無論如何，戀愛總是根於人性的秘奧，爲人事現象中至大的現象及動力，擺倫歷經各方面的人生，對於婦女的所知，較德國的哥德(Goethe)或且更進。他對於婦女的贊美說：

人的初生，長養於婦女的胸懷。呀呀學語時，教他講話的是婦女；哭泣呼號時，拭他淚痕的也是婦女，在侘傺無聊，或奄奄垂斃時，從前受過你恩惠的人都掉頭不顧，那永遠厮守着你，聽你臨終的遺囑的也祇有婦女。

薩壇那巴拉士」之二

這是擺倫在薩壇那巴拉士(Sardanapalus)中寫理想的婦女米拉(Myrrha)的話，可以看出他對於婦女看做怎樣

慈愛的人類了。

看了下面的話，我們更可以知道擺倫如何竭力贊揚女性美的態度。他說：

其姿態的嬌美，使我忘却了恐懼，使我的希望得以復活，使我得以再生。黃金的髮，波紋似的散披在雪白的額上。你的面頰是由美的標本而作成；你的櫻唇使我爲美之奴隸；你的媚目可使美術家擲筆失望；總之，無論何時，你的容貌足以慰我的希望。（給馬利）

由這種肉體美的描寫，可以知道他的戀愛觀，與中世紀以前的靈的崇拜完全不同。所以他對於戀愛，是非常重視的，他以爲人生如果失了戀愛，則必至頹喪灰心失其活動能力，而成爲厭世主義者。他哀憐這類的人說：

從那里透出人生而逝世於森林洞窟的是誰呀？他在這里發狂着，向着風吐露他的不平。只有山反響着愛情的告別。憎厭人生之情，已做了他心中的王了，失望瀰漫着他的肢體，悲嘆着作空幻的愛的最後別離。（愛最後的告別）

並且失戀不單可使人發狂厭世，其力直可致多人於死。他在曼弗來特(Manfred)中道：

有以快樂死的，有以學問死的，有以過勞死的，有以疾病及癲狂死的，也有以戀愛死的。可是在運命表中所列舉的人數，其殺人最多的必定是由於戀愛的絕望。

雖然，愛能殺人，亦能活人。其能得人愛戀的實爲世界上最有幸福的人。所以他說：

戀愛是自天而發的光明，是不死之火光的光輝，是使我們的生命不致有錯誤的引導者。（異教徒）

戀愛就是生命，就是光明。在得到戀愛的時候，人的生活，便能如春日草木有欣欣向榮之狀。因是，我們的戀愛倘若一旦失却或是死亡離別，那時我們的心能不如幽暗的黑夜麽？試一聽那異教徒(The Giaour)的話：

現在光明消失了！從此去靠什麼呢？我的前途已黑暗了！我的呼吸雖然存着，已經不是生人的呼吸了！面前萬物雖仍對我呈嬌媚之色，可是我的胸中已幽暗如黑夜了！（異教徒）

而且戀愛的感情，不但男子，在女性方面，實較男子更甚。因爲女子性情只知以「專心一意的愛爲唯一的方法」

（頓求安一之一九二）不知其他。茲將頓求安(Don Juan)中說明女子心理的，多那求里亞(Donna Julia)與頓求安(Don Juan)的那封信，譯之如下：

據說，你已決定要動身走了，這是很好的事。但在我却不是輕微的苦痛呢！從此以後，我再不能得你青春的愛戀了。不過我的一顆心，仍願爲你犧牲；我的方法，只是專心熱烈地愛你。這封信是急急地寫就的，在紙面上或有沾污的地方，不過却不是如外貌所示一般的。我的眼珠燃燒着熱，已連淚也沒有了。

我愛戀你的感情，就是把國家，位置，宇宙，人類，我自己的身分都失却了，我也毫不可惜。現在回想過去如夢的事，真令人不能忘懷呢。若使我自己定起罪來，我想當再沒有比我自己更嚴酷的了。這並不是我自己的誇說悵惘着不能安心，所以寫這封信給你。我並不自怨，並且也不想有什麼。

愛情在男子，與生命是另一事物，然而在女子却是她的全生命。蓋在男子方面，或在朝廷，或在戰場，或在寺院，或在海上，或在商業——或以刀劍，或以衣冠，或以苦痛及名譽——以這些東西爲交換而生自尊，名舉，及希望以充滿他的胸中，這是誰都有的。至於我們女子，則不若男子得有這種種的事，只有一種——再戀愛。但是我却決不再戀愛了。

從此以後，不論你怎樣快樂，怎樣愛許多女子或被愛戀，我對於這等事，在這世上已完全絕望了。且在這以後，我對於自身的恥辱悲哀，也只有自己深秘在心底了。但是，我雖然還有忍受這事的力量，却沒有從前那猛烈的情緒不能加以捨去。茲當離別，請你恕我！更望此後仍能愛我！唉，話雖如此，有何益處呢？這真可惜得很！但是，只有任他去了！

實在我是一個無助的弱者，現在也仍是這樣。不過我自信還能收集我放逸的心呢。我的血，也似能向我心所注的地方，如風之所向，浪便隨着激進般直貫到那邊呢。固然，我是一個怯懦的女子，只一遥憶念着你的形容，寤着醒着都不能忘記，一心地戀愛着你。像磁石般雖不論怎樣加以振動，那磁針只是指着極地，我的一顆心也如

這樣，無論怎樣發狂，那懷念不已的情只是指向着我所注定的人。

寫到這里，似已沒有什麼話可說了；但是，我却躊躇着不敢封呢。我對於應做的事似已做了，可是對於應受的不幸似還未盡呢。要是悲哀能致我死命的話，我早已不能再活了。在一般願死的人，死本是要嫌避的。因此，我這不値錢的生命，在這最後的訣別以後，還要生活着，還要求你的愛，替你祈禱，直至於死。（頓求安第一齣一九二節至一九七節）

但擺倫雖然這樣的贊美女性，尊崇愛情，同時他又以爲女子的愛情是不專一的。他說：

女子呀！我由經驗知道一見了你不能不愛你的事。就是說在你嬌媚的前面，除讚美你以外，便一切都忘却了。……女子呀，你的美麗是詐僞的。在一日間，你的要約就會改變。『女子的誓言是寫於沙上的字。』這眞是歷久不變的格言。（給女子）

他又說：

女子的心好如旋風，也好如淵深險惡的漩渦。不論已婚婦，寡婦，處女或爲人母的，其心的變幻無定，都和風一樣。（頓求安九之六四）

他又以爲女子不但是愛情無定，且又善於欺誑男子，使男子爲其顚倒而不自覺。他說：

愛茵啊！你對我的無情，眞使我不能堪呢。但是，女子是爲着要命令男子，欺誑男子而生的。我當一見你的容貌，便完全寬恕你了。……當見你的笑容時，常覺胸中的一切忿怒，猜疑，都是我的過誤，在遇見你的時候，對你的忿怒便化爲對你的讚美，心中反願再與你和睦了。（給愛茵）

愛情的生滅完全是自然的。所以嚴肅的婚儀，鄭重的誓約，對於愛情實在絲毫沒有用處。『愛情呀！你使貞操的婚姻也杌隉不安了。』（頓求安二之二〇六）擺倫的戀愛觀是這樣的。

愛情在胸中已有變化的根株了。從自然萬物以推知一切；凡急激的事物，停息時也很快。你看那雷霆，豈有

在天上常隆隆不絕的麼？頓求安一四之四九

近代人都說戀愛是給與的不是佔取的，擺倫的意見也頗相似，他說：

愛花的芬芳的人，採擷了佩在胸前，花便從此枯萎了。頓求安三之二

擺倫雖承認愛情是有移動性的，但他以為一個人如能始終傾注全部的注意在愛情上，則愛情可以永久不變。在他的作品中，理想的男子，可以康拉特及異教徒二人為代表；理想的女子，可以康拉特的妻梅陀拉(Medora)及薩壇那巴拉士中的米拉為代表。

康拉特是海盜的主人公，雖每日得見美貌的女囚，然總是專心一意地愛他的妻。擺倫敍他對妻的話道：

正是，這是愛情——不能變——也必不變的。這愛只向着一人。他雖每天都看見美貌的女囚，但是却不留於目，毫不動心，只是冷然而已。正是，這是愛情。那溫柔的思想，經過了許多的誘惑，和困難，却更加堅固了。夫婦久別，相隔雖遠，然愛情則始終如一。無論經過多長的歲月，亳不稍減。要是人類有真愛情的話，那麼這便是愛。他是一個惡徒，雖為衆怒所集，可是這只可詆其無別的道德。若他惟一溫和的愛情，則殊非罪辜所能消滅的。海盜

我因對你的愛情致厭惡人類；不過他倘愛人類，那麼對你的愛情，便要消滅了。同上

他以濃厚而深切的愛情，集注其妻的一身，其妻亦這樣的愛他。樓頭遠望，入室悲歌，一心只懷念其夫。或有問其盼康拉特歸家的理由者，她答道：

康拉特不在，我有何樂！同上

康拉特身為海盜，並無德行可稱；有之，則惟愛護女性全體一事。他以愛其自己之妻之情，推而及人，以愛護女性全體。故當薛特之妻厭惡其夫而戀慕他時，他對她解說道：

據我所見，你的愛情應是他的，我為他故，所以救你於火中。海盜

康拉特因愛自己的妻，故併愛他人的；因欲其自己的妻有貞操，故願他人的妻也有。這便是擺倫的意見。又如異教徒在失其愛婦，陷於絕望之域時說：

鴿不知再愛，一愛死了，他亦殉死。空中飛鳥，池上水禽，那一種不是一雌一雄兩兩成對的？異教徒

擺倫理想中的女子米拉，她本生於希臘，後見俘於亞細利亞。但她仍異誠的愛薩壇那巴拉士王的愛，以真情導王於善。她知道女子的位置及責任。到了反亂既起，危急逼於眉睫，她仍從容不迫，毫不變其愛情。對王說：

即使王國滅亡了，軍隊敗北了，親友離散了，奴隸逃走了，臣民背叛了，從前受恩最深的人，現在也反戈相向了，我的心卻始終不變。現在就是我的試驗期了！薩壇那巴拉士

便與王共投火中，自焚而死。

本篇係自木村鷹太郎編譯的擺倫傑作集及 The Complete Works of Lord Byron 二書摘譯而成。惟擺倫原文，本爲有韻之詩，茲以行文之便，改爲散文了。二四，二，七，上海懷英樓。

一個生女兒的家庭

愛儷華館

『蠟燭和砲竹預備好了沒有？』一個年老的婦人說。

『預備好了！』女僕回答她。

『恭喜太太，又添了一位孫少爺！』穩婆喜盈盈的向着那老婦人說。

『你去吩咐，叫他們快一點兒點燭；叫二少爺敬神謝祖宗；多放一點炮竹。替大少奶奶沖一碗蛋，拿進屋子裏去。』那老婦人興致很高的樣子，向着一個丫頭說。

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姑娘，氣沖沖的從後面走出來。

『二小姐，你爲什麼事，這…』老婦人很奇異的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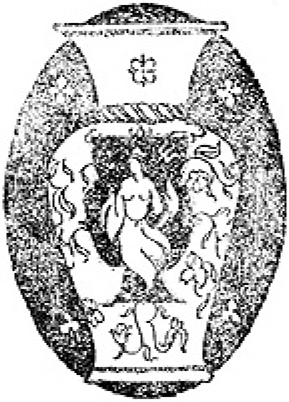
『還不是一個丫頭，什麼孫少爺！』那個姑娘說。

『春香！快去叫二少爺不要敬神了！雞蛋留着當菜罷！你知會劉媽不用沖。』老婦人說這話的時候，很顯出氣促的樣子。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孤零零的一個人，坐在牀上大聲都不敢出的微泣。

一會兒房門開了，一個年紀不滿十歲的男孩子，挾着書包匆匆的走進門來，望着坐在牀上的女人發呆。半晌方纔無精打采的說道：

『阿媽！阿媽？你爲什麼又養一個妹妹呢？』



自由戀愛論（完）

日本倉田百三著
WY女士譯

其次須認明的，戀愛的對象，是人格的，戀愛是以一個女性的生命不能分割爲數部分的全體牽引我們，一個女性的全部生命——女性的人格——如與永遠的女性的人格相類似時，便爲我們戀愛的對象。人格與物件之別就在那不可分割的一點，即在將各部分統一爲一個整體的一點。我們對於一個女性只被牽引於其被分割的肉體或精神的某部分，非被牽引於其整然的人格，那麽，被牽引於具有一種特定性質的東西，不能說是戀愛。譬如說一個女性的容貌美麗，不問其精神如何，我們被其牽引時，此乃是切離一個人格的某部分爲對象，不是以人格爲對象。又譬如說一個女性的性質可愛，不問其他點若何，我們被其牽引時，亦是切離一個人格的某部分爲對象，不是以人格爲對象。若一個女性不論其精神上或肉體上只要具有一種能夠牽引我們的性質，便足爲我們戀愛的對象時，則我們倘被牽引於某女的唇之美，而其他精神上縱有與我們反對之點，亦不能不說是戀愛了。然則如妖冶的女性，只要其容貌與性質具有一種魔人之力，其他縱有應唾棄之點，亦足爲我們戀愛的對象。那些好色家只要對於對手的女性感着一種新鮮的興味，亦足以稱戀愛。極端的說，只要對手的女性具有過人的皮膚之美，好色家被其牽引時，亦足以稱戀愛。原來這樣的女性，好色家被其牽引，至少分有永遠的女性

的性質•但這種女性的人格，不似永遠的女性的人格•因好色家視對手的女性爲物件故也•戀愛是因人格喚起的一種感情•對手的女性以其全體牽引我們的時候，方有戀愛•此處所謂全體，不待說，不是僅指牽引我們的部分的總和•在部分上雖有不能牽引我們的地方，然其全體能夠牽引我們， 亦是戀愛• 譬如一個女性手有凍瘡，或具有很嫉妬的性質，我們有時與之戀愛•又有一個女性手如柔荑，又有很優美的性質，我們自亦不得不被其牽引，但是我們不必定說後者是戀愛，而前者不是戀愛•在一個意味上，或許前者是戀愛，而後者不是戀愛•前者雖手有凍瘡，又具很嫉妬的性質，然其人格全體能夠牽引我們， 我們遂稱之爲戀愛• 後者雖手如柔荑，又具很優美的性質， 然其人格全體， 不能牽引我們，我們不能稱之爲戀愛•不待說，前者若如後者手如柔荑，又具很優美的性質，其人格全體又能牽引我們，我們當更加戀愛•若一個女性，其全體中各部分，都有牽引我們的力量，且盡具有牽引我們的部分，在我們看來，自然是永遠的女性•若有這樣的女性，我們自必強烈地被其牽引•但我們不能在一個現實的女性上，尋出這樣的女性•所以我們只能對於其人格全體與這樣女性相似的那種女性，隨其相似的程度和相似的色彩，與之戀愛•嚴密地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的女性，不是戀愛她分有永遠的女性的屬性之點，是戀愛其人格全體與永遠的女性相類似之點•我在此處感覺有補正靜思中戀愛與性慾一文中的思想和更加規定的必要•若只要分有永遠的女性的屬性的人，便是爲我們戀愛的對象，那麼，一切女性都可爲我們戀愛的對象了•因爲無論怎樣的女性，在某點上， 都有牽引我們的力量， 或是漆黑的眸子，或是優雅的聲音，或是溫柔的性格•但是只被牽引於女性的一部分或若干部分或各部分的總和，不能說是戀愛，惟被其人格全體牽引時，方是戀愛•此處所謂人格，是指不可分割的生命全體，不是單指生命的精神要素•人格的概念原來是這樣的意味•普通談話的時候，說某女的人格優美，是指某女作人優美，不必定指某女的女性優美•然爲我們戀愛的對象的人格，不可不是女性的人格•一個女性當其將女性的全部生命牽引我們的時候，方足爲我們戀愛的對象•一個人的人格存在，必然是女性或是男性，我們若廢除此男女性的差別，只說

作人優美，那已經不是評量對象的全體了。所以此處若更嚴密地規定起來，則一個女性須將女性的全部生命牽引我們的時候，方是戀愛。此女性的人格，又須與永遠的女性的人格相類似，方有戀愛的可能。這樣的戀愛，必然不能限定數目，即我們可以同時戀愛二個以上的女性。若永遠的女性不能在一個女性尋出，則同時戀愛二個以上的女性，寧可說是常態。將戀愛與其他意識嚴密地區別，除却與戀愛結合的要素，單就戀愛的本質考察時，我們不得不達到這樣的結論。我並不是說凡人應該戀愛二個以上的女性，我只是肯定此種戀愛的可能性。若事實上有戀愛二個以上的女性之人，則其戀愛已經超越道德，只要表出的方法和與戀愛結合的其他意識沒有侵害他人人格的獨立和自由，那是不可不任其自由的。

其次須認明的，乃是戀愛感情的程度和色彩。我們被對象牽引的程度不一，或強或弱，我們戀慕對象的感情，其色彩亦不一，恰如同一光度的色彩，而或赤或綠，喚起我們感情各異。我們原依對手的女性與我們永遠的女性相似至何程度而異其戀愛的程度，相似性愈多戀愛愈強。例如(A)皮膚柔膩，(B)姿態嫣然，(C)性格溫柔，(D)性情高抗及其他許多之點，均屬我們戀人所具的部分，構成戀人人格的要素。假使甲女具有AB C三點，乙女具有BCD三點，則甲乙兩女類似永遠的女性之點有異，因之我們對甲乙兩女所感着的戀愛亦不得不異。即令具同一之點而統一諸點的方法不一致，我們戀愛的色彩亦不一致。即在此諸點中，就D一點考察，所謂性情高抗，亦有種種的變化存在。所以在實際上，我們對於兩個不同的女性所起的戀愛，其色彩必不一致。

此諸點若與我們永遠的女性的屬性一致時，則我們不得不被牽引於此諸點。但單從被牽引於此諸點的一點說，不能稱爲戀愛。戀愛是我們被牽引於統一此等點的全體。例如某女皮膚潤白，雖其他各點與我們的趣味不合，至少在這一點上，可以牽引我們。所以我們只將這一點切離觀照時，亦能感得一種性的快感。若我們不視對手有人格，只視作物件以滿足我們性的快感的時候，這一點足以牽引我們。我們視女性爲肉慾的手段時，雖人格卑劣的女性，只要皮膚潤白或眉目間有一種魅力，也足牽引我們。但此不是戀愛。戀愛是當我們被牽引於

不將此等諸切離而將此諸點統一的人格全體時，方能成立。所以多具此等點的女性，不必定是最能牽引我們的女性。在我們看來，最重要之點，是在統一此諸點的全體與我們的心理相應，即令不多具此諸點，亦能強烈地牽引我們。統一此諸點的人格全體，牽引我們至何程度，便成立我們戀愛的程度。所以在一個戀愛上，其程度和色彩，是兩個 Dimension。

前面已經述過，我們被對手的女性所牽引，是依我們內面所描永遠的女性的形像性質和對手的性質之關係所決定的，絕不能由我們的意志去決定，所以戀愛自身，超越道德。戀愛的程度和色彩，不是與戀愛結合的其他要素，乃是戀愛自身固有的性質，所以戀愛超越道德的時候，亦必然地超越道德。但故意表出戀愛感情時，不可不受道德世界的約束。而與戀愛自身結合的其他意識，能隨己意時，亦不可不受道德世界的約束。但此僅在侵害他人人格的獨立和自由的範圍內，受道德的束縛，否則與其他各種行爲相等，是應當自由的。我們戀愛一個女性，對此女性捧其獻身之愛，自是受道德的賞讚。但此不是戀愛自身的評價。又對於女性無論怎樣強烈地戀慕，不是道德的評價的對象。

其次戀愛是永久的麼？對於曾一度戀愛過的對手，其戀愛能永不消滅麼？我對於這個問題想答覆的是：人格的本質是永久的，戀愛也是永久的。戀愛如前所述，是以對手女性的人格爲對象所生出的感情。人格的本質是對手女性固有的東西，永久沒有變化。女性的某一部分思想和趣味，或其肉體某一部分性質，縱有變化，然全體生命，即人格的本質，是沒有變化的。我們內面所描永遠的女性，其固有的內在的性質，在漸次地分化發展或漸次地複雜明瞭的時候，可以說是變化的，然其本質仍是不變的。我們戀愛對手女性時，是此女性人格的本質與我們永遠的女性的本質一致，所以我們戀愛。而其本質既是不變的我們的，戀愛應不消滅。若說一個女性是以漆黑的眸子或一種思想和趣味牽引我們，那麼，此女性到了目盲的時候，或思想和趣味發生了變化的時候，我們的戀愛或者消滅，也未可知。但是前面已經述過，我們的戀愛，並不是以對手的肉體或精神之某一部分如眉目思想趣味等爲對象的。所以縱令此等東西有變化，然其女性人格的本質既不會變化，我們的戀愛自必

永續。但在我們誤認對手的人格而感着戀愛，往後明白其人格的眞相不能牽引我們時，我們的戀愛必然消滅。譬如我們在劇場中見一女性而感着戀愛，實際我們對於此女所知道的不過其容貌姿態和些少的言動而已。但是我們竟之感着戀愛時，已經通過這樣的容貌姿態和動作各部分，而想像此女性的人格全體是怎樣的人格，遂對此想像的人格發生戀愛。卽已將我們內面所描永遠的女性移入此女性而發生戀愛。嚴密地說起來，我們是依所謂感情移入的方法，想像了他人的人格。及至與此終夜憧想的女性交際，洞悉其底蘊時，此女性的人格與自己想像的人格相違，遂無牽引我們之力，我們的戀愛不得不歸於消滅。在此場合，我們當初所戀愛的非以此女性的人格爲對象，是以幻想的女性的人格爲對象，因此不能說戀愛不是永久的。戀愛旣是永久的，然則戀愛的程度和色彩，都是不變的麼？我對於此問題想答覆的是程度和色彩都有變化。我們內面所描永遠的女性的形像，已如前述，其本質是不變的。然不變的人格有成長，且依思想趣味的成長，漸次分化發展其內在的內容。因之我們憧憬的永遠的女性，同一本質有分化發展的無數階段。現在自己力能想像的永遠的女性，是我們憧憬的焦點。與這樣的女性最相類似的現實的女性，我們最受其牽引。憧憬的焦點移動時，我們戀愛的程度，不得不生變化。減少那對於從前最受牽引的女性的戀愛程度，遂產生現在最受牽引的戀愛的對象。我們戀愛的焦點移動的時候，又戀愛其他的女性。但對於曾戀愛過或正在戀愛中的女性的戀愛，不得說是已經消滅。只要與永遠的女性的本質一致，現實的各個女性，在程度上均多少是爲我們戀愛的對象。 對手女性的容貌，思想，趣味，簡單的說，其屬性的某部分發生出變化的時候，對手的女性與永遠的女性相似的地方，自生差異，所以我們戀愛的色彩，亦不得不生變化。因是我們對於一個女性，其戀愛的程度和色彩雖有變化，然我們的戀愛卻是永續的。我們內面所描永遠的女性，有無數階段的變化，此不能說是性格流動從A變化到B，乃是從內面必然的逐漸推移出來的。譬如畫家增加了審美的眼力時，前日曾被牽引的美的階段，現在必生變動。例如前曾被哥荷的畫所牽引後又被文西的畫所牽引的畫家，不能說此畫家性格流動從前者變化到後者，亦不能說對前者生厭而

後賞鑑後者，乃是他的審美的眼力保持內面的連續，從前者推移到後者。有此內面的推移，方可以說是成長。所以此畫家對於哥荷的畫依然感着美，不是除文西以外的畫不感着美，不過對於文西的畫更感着美而已。凡曾被牽引的東西，在各個階段上都美，卽一個不變本質永遠的美，在無數階段上分化發展其自身。反轉來說，在一切階段上，有同一永遠的美。我們曾一度戀愛過的女性，其程度和色彩雖有不同，然均足爲我們永久戀愛的對象。因其在一切階段上與同一永遠的女性相類似故也。

上面所述的理論，不過是依了一個永遠的女性的假說，說明實在的戀愛事實和法則。所以不論承認此假說與否，這樣的事實和法則乃是我們不能隨意變動，有客觀的妥當性的心理事實和法則。卽我們的戀愛，不論我們心願與否，沒有不能嵌入這樣的事實和法則的。所以我們不可不順從此事實和法則，主張戀愛自由，不可不規定適合此事實和法則的戀愛道德。不可不依此道德規定制度。不適合此事實和法則的戀愛道德，是錯誤的道德，依此錯誤的道德所規定的制度，是錯誤的制度，所以必須改造。我們暫以此事實和法則爲標準，批判戀愛的若干實例。譬如此處有一A男和一B女戀愛，然A不曾明確認識B的人格，專憑自己的幻想作出B的人格，與之戀愛，此種戀愛，可以說是青年時代浪漫的過失。往後A自己開了認識之眼，洞悉B的人格真相不能牽引自己，以戀愛消滅的緣故，宣告與B分離，此時A的戀愛道德，應受怎樣的評價呢？普通人必定非難A是一個薄倖者。然這個非難是不是正當呢？原來A戀愛B的時候，其戀愛是輕率的戀愛。A隨意由自己的幻想與B結合，及至知其錯誤又與B分離，從B的立場說來實是悲慘。A確因自己的過失傷害了B的運命，不能免除道德的責任。然A到了不能戀愛B的時候，在A自身無論如何是一個很困難的事實，責A何以不能戀愛，可以說是無理。到了不能戀愛的時候而猶與B繼續交好，更是罪惡。例如假意表出戀愛的情愫，或猶與之性交，可說是罪惡之尤，可說是侮辱B的人格。所以A縱受良心的責備，至少應與B斷絕戀愛關係。至A傷害B的運命一事，不可不用別的方法報償。或許此是不能補償之事，也是無法。此處A受非難之點，不在與B分離，乃在以

前輕率地締結那不能不告分離的戀愛。B雖自傷運命不幸，亦不可不承諾與A斷絕戀愛關係。但A與B隣人之愛的交誼，不必一定斷絕，從這樣不幸的運命的結合，變成含有純粹基督教的愛的交誼，原是可以做到的事。那麼，A與B在戀愛關係上宣告分離，可以說是戀愛道德的最高可能之境。

其次，A眞實地戀愛B的時候，又有C女出現，A戀愛C較對B尤甚，一般人必非難A無貞操，非難A是一個薄倖者。但這樣的非難是正當的麼？若C在A看來類似永遠的女性時，則A對C必然發生戀愛。若C的類似性較B更大，則A必更被其牽引。此係A自身無可如何之事，我們不能責A。前面已經述過，A在其自然的程度和色彩上，戀愛B與C，在B不可不抑制其嫉妬之情。若A曾與B約束過不戀愛其他女性，則A可對B謝罪，破棄此種約束。此時A受非難之點，不在破棄約束一事，是在以前締結那不可不破棄的約束一事。此例前已說過，不再申引。此時A戀愛C若較B更甚，可以與B分離。但A此時若對B亦有眞實的戀愛，因此事與B絕交，那麼和與C斷絕戀愛一事，同樣謬誤。A此時只應在其自然的程度和色彩上戀愛B與C，不依內心的苦悶和義理去誇張及抑壓，聽諸自然，以期發生正當的靈魂的顫發。一言以蔽之，應該眞實。貫徹此眞實而產生的悲劇，乃是不得已之事，我們不可不選擇積極的道路，各担負那應該担負的，以謀與不調和的運命調和。

其次假定A男同時戀愛了BCD三人以上的女子，這樣的狀態，A對於三人的戀愛，不必是同時發生的。初戀愛B，後戀愛C，更後戀愛D，戀愛是永久的，所以對於B若C的戀愛，都不曾消滅，自然有三個戀人。此時一般人必定非難A是一個薄倖者。但這樣的非難，果是正當的麼？若A到了戀愛C的時候便與B分離，而到了戀愛D的時候又與C分離，則A平常當只有一個戀人。但這如前所述不是正當的事，一般人亦必非難A是一個殘酷者。A只有因戀愛B之故斷絕對C和D的戀愛，應可被人稱讚為有貞操者。但前面已經論過，A不僅不能從心中免除對C和D的戀愛，即形式上斷絕戀愛關係，亦係一種對自己不忠實的姑息手段。所以運命不許一生只戀一個女性的時候，A若欲忠實自己的戀愛，同時不得不有二個或三個以上的戀人。此種場合，A的

行爲在戀愛的當爲中，可以說是正常的。

其次有二個戀人以上的男子與有二個戀人以上的女子互相交錯的戀愛。戀愛的事實和法則，女性的場合是否與男性不同，在我不能斷定。但一個女性若事實上戀愛了二人以上的男子，則此場合所謂多夫多婦的自由戀愛，不可不說是正當的。一般人視此爲亂倫或淫靡加以非難，只在其戀愛不是眞實的戀愛的時候方是確實的。若其戀愛果是眞實的，決不能如此非難。一個女性不必一生只戀愛一個男性，乃是事實。若眞實的戀愛，乃是永久的，則此事實自必含有一個女性同時戀愛二個以上男子的可能性。女子比較男子有集注的傾向，固是事實，然有例外亦是事實。說男性與女性不同，應另設定戀愛的當爲，在嚴密的意味上乃是不可能之事。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同時必定有二個以上的戀人的當爲，原不存在。存在的當爲，只是若有一個戀人存在，其戀愛是應該絕對自由的。假如事實上一個男子只戀愛一個女子，對於其他女子不感戀愛，或一個女子只戀愛一個男子，對於其他男子不感戀愛，這樣的戀人同志，可算是最有幸福。但事實上不能不說到一個男子只就一個女子發見永遠的女性，有時不能滿足其性的要求。戀愛B女的A男不爲B所愛而爲自己不愛的C女所愛，或A男同時戀愛B女D女與E女，或C女只戀愛B男，而D女同時戀愛B男與F男，或E女不戀愛B男而戀愛F男，這樣複雜不調和的戀愛，須事實上存在，方發生失戀和多角關係的種種悲劇。但此處存在的戀愛的當爲，僅指一切戀愛是自由的。此外所謂戀愛不可不是純粹的當爲自亦存在，然此係一般行爲的當爲，不單是戀愛的當爲。所謂戀愛的當爲，原須假定戀愛是眞實的方能成立。然更精細地考察一下，所謂戀愛應該自由的當爲，除第三公理以外，乃是一種不含何等特殊內容的規定。結局何等的當爲，亦不存在。自由被限定的時候，才發生當爲的積極的意義。所以一句話說盡，戀愛並沒有特別限於戀愛的當爲的法則，乃是受適應於一般行爲的當爲的法則所支配。卽戀愛旣是眞實的又不侵害他人格的獨立和自由時，戀愛及戀愛之表出是正當的。

由上面考察的結果，結婚的正當的根據，應該在那里尋求呢？若結婚是約爲一夫一婦的制度，則此制度不僅立在無理的約束上，且不可不說是不正當的制度。丈

夫沒有對妻誓約不戀愛其他女性的能力，妻對丈夫亦沒有誓約不戀愛其他男性的能力，所以此種約束是無理的約束。不誓約不戀愛其他異性，只誓約不故意表出戀愛的情慾，那麼，此種約束才可免除無理之譏。但此場合，若同情他人的嫉妒沒却自己積極的慾望，仍是不正當的。不因同情對手的嫉妒而由自己自由的意志，決定不故意表出對於其他異性的戀愛，此時才可以免除此種不正。但這個場合，誓約如束縛他人與自己的夫或妻戀愛，其結婚仍屬不正。無論在那種意味上，束縛對手以外之第三者自由的那種權利，絕對尋不出一種根據。即令對於對手亦沒有束縛其戀愛的自由的權利，唯自己有決定不對於其他異性表出戀愛的自由。所以正當的結婚，不論對於對手，對於第三者，都不能束縛其戀愛的自由，唯自己與對手誓約——此誓約不問對手之意若何，是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所決定的——不故意表出對於第三者的戀愛，結婚在這個意味上方能成立。因之第三者戀愛自己的妻或夫，或表出其戀愛時，自己不能束縛第三者。但自己的夫或妻對於第三者表出戀愛時，如果結婚以後可以責其破約。但理論所許可的，只在取消婚約，不能束縛夫或妻戀愛的自由。因爲婚約沒有束縛對手的意志，不過受入對手用自由意志所決定的誓約而已。所謂受入此誓約者不是自己願意爲此誓約，——即令事實上自己願意爲此——乃是對手願意爲此誓約，對手破棄此誓約的時候，即對手不願意爲此誓約的時候。所以只得任其自由。但彼此不依自由意志決定時，結婚的根據已不存在，所以不得不取消其結婚。又既經結婚，自不許可自己對於第三者故意表出戀愛。若表出戀愛則與自己的決心相違，消滅了結婚的根據，其結婚不得不被取消。所以結婚即對於對手亦不能有何等束縛。結婚要由男女二人的合意，不對對手和第三者爲何等束縛，亦不從對手和第三者受何等束縛，全然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斷絕自己的慾望時所成立的，方算正當。以故結婚要依彼此決心的堅決，至少要決定不故意表出對第三者的戀愛，方能成立一夫一婦的制度。又既經結婚決不可不遵守此項條件。但是雖限定這樣的結婚才算正當的結婚，然這樣的決心，果是合理的麼？假令對手不受何等束縛純以自由意志決定不故意表出對於自己以外的異性的戀愛，然事實上對手如果有較諸自己更能使之被

牽引的異性發生時，我們能僅以對手不故意表出其戀愛爲滿足，繼續結婚的生活麽？在此場合，對手的戀愛原非隨意的，所以不能責其心中戀愛自己以外的異性。知道與自己同寢同食的對手，心中常常强烈地戀慕其他異性，然自己僅以獨占其肉體爲滿足，不可不說是精神生活的遲鈍者。且有自尊心的人，對於對手斷念戀愛一事常感着一種缺憾。我們自己雖負有嫉妬的苦痛，然不可不任對手自由地戀愛那較自己更能使之受牽引的異性。又從對手的地位說法，如果有較諸現在的夫或妻更可戀慕的異性發生，而猶繼續結婚的生活，心中當亦困苦難耐。此確是結婚生活不可收拾的不調和的運命，不僅不能以人格之力支持，人格愈强的人，愈將陷入難於支持的狀態。所以在此場合，結婚不得不被取消。然結婚原沒有保證較諸對手更被牽引的異性不致發生的能力。因之結婚唯一的根據，所謂自由意志的決定，亦須添加限於未發生較諸對手更被牽引的異性一條，方纔帶有合理性。不僅如此，嚴密考察起來，戀愛如前所述，無論被牽引的程度怎樣，被牽引的色彩怎樣，都是不愿打消的心理事實。所以對手被牽引於較諸自己異色彩的其他異性，不問其程度如何，可以成立戀愛關係。我們嚴密地區別戀愛意識和與戀愛結合的其他意識時，這樣的色彩，實有無限的變化。譬如春日的花園中萬花齊放，我們以愛花的心情賞玩的時候，我們差不多將被一切花所牽引。例如薔薇毋忘草等，我們常被其不同的色彩所牽引。此際我們不是被牽引於花的一瓣一葉一莖，乃是被牽引於一個全體的花心或風情。即以一個人格的感情移入花中加以愛惜。若是我們不可不在此等花中選取一花的時候，則我們必選取被牽引於最高程度的花，或將選取薔薇花。但這並不是不愛毋忘草，乃是因不得已，以極深的愛情之情對愛而已。我們雖與最能牽引自己的對手結婚，我們在種種的色彩上，不能由己意不牽引於其他的異性。此不待論，原指不作爲肉慾對象而作爲人格全體所牽引的場合。不認此心理的事實之人，不過是虛僞者或自欺者。所以嚴密地論起來，結婚不論在那種意味上，不可不說是一種與戀愛的當爲不能一致的制度。若我們精神的要求只在戀愛，則我們不結婚，不得不謂之正當。結婚畢竟是對永遠的女性的憧憬的束縛。戀愛慾望的制限。我們如不結婚，戀慕女性沒有何等束縛，

可以隨從自然的色彩和程度，選取自由戀愛之道。然則結婚是無意義的麼？ 在理想的意味上，可以說是無意義。我們在存在的形式沒有何等限界的世界中，結婚不可不是一般男性與一般女性的結合，不可不是永遠的女性與永遠的男性的結合。戀愛在此處或可完全地飽和。如戀愛與性慾一文中所作天上的戀愛的構圖一般，男性的羣和女性的羣如二個花輪相牽引相調和，其間沒有絲毫的罅隙。但我們地上的生活，是約束於限界之中的。限界是我們地上的存在的根本方式，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超越過去。我們未入其他存在的形式以前，不外忍受或隨順此種方式。 我們係被置於時間， 物質與因果的方式之中的。例如我們不能同時與二個異場所的女性交好，不能同一瞬間懷想二個女性的姿態。我們實際上所得接觸或選擇的女性範圍，是很被限定的。所以我們對於永遠的女性的憧憬，有不能飽和的限界。加之我們的人格尚有許多戀愛以外的要求，例如生理上必需的要求自不待論，其他尙有對使命或工作的要求，對同胞之隣人愛的要求，對兒童之慈愛的要求，觀照或遊戲的要求等。此等要求，在我們存在的形式上，不能同時滿足。然我們的人格未完成，我們的嫉妬，所有慾，復讎心等自然感情，縱令能夠克服，然在未克服的範圍內，我們不得不作爲現實生活上不能免除的事實，加以處理，即不可不在此等要求中擇取最能使人格全體成長的適當的方法。此我們所以必需智慧。若我們存在的方式沒有何等限界，則我們可以同時追求各種慾望至最大限度。但我們是在前面所述的限界之中，故爲使人格全體成長計不可不在這些要求之間保持調和。所以我們依個性的差異使那種要求發展至那種程度爲止，其採取的方法，自必有異。某人或以戀愛的要求較對兒童的愛爲重，某人又或以使命的要求較戀愛的要求爲重。所以在某個人爲使自己人格全體成長，當在某程度上取入戀愛的要求，爲滿足某程度的戀愛的要求計，如果結婚是最適當的方法，則其人必認結婚是合理的事。例如最重自己的使命最愛兒童，嫉妬又最深的個性，若取最能滿足戀愛要求的自由戀愛之道，則其人必將因此耗費許多精力，倦怠自己的使命，對於兒童的愛育又將生出障礙，且常不可不與嫉妬鬬爭。爲使其人人格全體成長計，此種生活，當比結婚生活更不適當。在此場合，他如對於一個女性

感覺當前最被牽引或恐將來也沒有較此以上的牽引的時候，遂與此女結婚，決定對於此女以外的異性不表出戀愛，在這點上，雖限制了戀愛的要求，然因此可集注精力於工作，可養育兒童，可減少嫉妬的苦惱，在最高可能的程度上滿足其人人格全體的要求，亦是可取之道。

又我們雖能辨別戀愛意識和與戀愛意識結合的其他種種意識，然我們與一個異性交際時，卻不能單以戀愛意識交際，必定帶有對人關係的一切意識，和自己與對手間所生的特殊意識。譬如我們戀慕一個女性的時候，同時必定感着隣人之愛和義務，必定感着從師友等特殊的人倫關係所生的愛和義務，更將以求神求君求知己的憧憬對此女性。辨別戀愛和其他意識一事，與否定其他意識一事全然有別。將戀愛與其他意識混同，因而以其他意識的當爲規範戀愛，可以說是誤謬，然戀愛與其他意識結合，決不能說是誤謬。不論已經辨別戀愛與其他意識之差異與否，事實上已將這些意識對諸戀人。所以不能僅以戀愛的當爲規定二人間的關係。例如戀人缺少麵包，我們幫助戀人求得麵包，這原是基督教的愛。然我們不能僅與戀人締戀愛的交誼，而不爲戀人求得麵包之事勞心。又戀人嫉妬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同情於其苦痛。又當戀人臥病的時候爲之看護，憂愁的時候爲之慰安，被惡所誘的時候爲之規戒，亦是以戀愛以外的愛去愛戀人。總之，人與人交際的義務，不能從戀愛意識分離。更有人以戀人爲自己使命的助力的，或以之爲自己工作的知己，或以之爲一種宗教意識的對象，如依掬誠瘁力於對手而使自己生活充實，那麽，自己與戀人的關係，不僅是戀愛的關係，並有戀愛以外的特殊關係，我們爲保持這些特殊的關係，縱限制我們戀愛的要求，亦可選取結婚生活的形式。譬如戀人爲不治之病所惱，又以貧故無看護之人，假令自己又對於其他異性感着戀愛非隨意的，且實際上若不拋棄看護戀人疾病的職務，戀愛便不能成立，則我們爲對戀人實行基督教的愛，斷絕與其他異性的戀愛——這原是屬於我們自由範圍內的——亦可。我們爲欲忠實戀愛以外的愛和義務，爲欲忠實只對於一個對手的戀愛，我們不得已不得不取結婚生活的形式。但在此場合，戀愛自身的當爲依然是自由的。我們對戀愛問題下道德的批判時，不要將戀愛自身的當爲，與其他意識的當爲混同。如第五公理所約束的戀愛

自身的不正之事和與其他關係的不正之事，不可不嚴密地區別。所以我們因上述的事情，可以自由意志，限制那其自身是絕對自由的戀愛的要求，與現在最被牽引或將來亦沒有較此以上的牽引的女性結合。若這樣的意識可稱為運命的，則應許互相感着運命的男女結婚。這樣的對手，卽所謂 Betrothed，可以由此暫懸永遠的女性的面影，暫時與之結合。立在此種根據上，夫婦方得成立。結婚方有意義。結婚原不免是假現的 (Temporal) 事情，我們戀愛的要求為地上存在的方式所限制，才產出結婚。所以結婚不必是人人應遵守的義務，不必是人人的適當生活法，選取此形式與否，乃屬各人的自由。不過在事實上一般人或多以結婚為最適當的生活形式，尤在今日社會經濟制度之下，男子是不可不扶養其戀人和子女的。所以自由戀愛的生活法，除在特別的事情之下，實行殆不可能。理想的社會制度如能實行，各人能滿足其物質的需要，戀人和子女不須男子擔負扶養的義務，結婚制度當較今日的狀態生顯著的差異。現今制度之下，一般人的結婚，已顯明地產出許多不合理的事實和罪惡。第一，結婚的動機之中，含有不純的動機，如混入衣食問題的打算等。此乃以結婚為手段，雖係一種賣淫。第二，結婚後一夫一婦主義與戀愛的當為之矛盾，產生許多罪惡和虛偽。或心中戀愛別個異性而伴為不愛，或隱瞞對手與第三者締結戀愛的交誼，或無理的束縛妻與他人戀愛而自己公然與他女締結戀愛的交誼，或對於對手雖不感着戀愛，然妻為衣食，夫為不忍使妻陷入絕境，實行基督教的愛，兩方仍繼續虛偽的結婚生活，或已有較對手更被牽引的異性，而仍在此等理由之下繼續結婚的生活。其他種種虛偽和罪惡，更難詳數。所以結婚常含有不純的性質在內。法律保護此等虛偽和罪惡，不可不說是悖理的事。例如姦通罪只科罰妻，乃是保護男子的利己主義，又姦通原因以外，戀愛的當為上應許可的離婚不加許可，亦不可不說是悖理的事。

總括的說，理想的社會雖然實現，然願意結婚者仍可自由結婚，或有許多人依然以結婚為適當的生活形式繼續結婚。或者取除不純的動機，如衣食問題的打算，更能使結婚成為一種合理的生活。但在他一方面恐有多人因自己的使命與個性與特殊的事情，不願結婚，選取自由戀愛的生活法。此二種形式，都是應許可的，不可不任人自由地選取。明白戀愛的當為，吟味結婚的意義與根據，得到關於此項道德的明瞭觀念，不可不說是減少那從戀愛生活及結婚生活所產生的悲劇的最根本的最合理的方法。這樣的悲劇，各人須不侵犯各人的自由。一面自己負擔其所戀負擔，一面又使他人負擔其所應負擔，然後才算積極的解決，才能得到眞正的和解。



愛情與健康（續）

——給姪的第五信及第六信——

英國格里康著
許敬廬譯

倫諸吾姪：

上次我和你談賣淫問題，想激起你對於這種事公平，正直，俠義的見解。我要你明白許多婦人所以流爲娼妓，是因爲受親戚與社會的虐待；更多的是因爲受生活困難，與刻薄的資本制度壓迫的結果。沒有一個人願意他的姊妹或任何親愛的女人墮入這種愁苦的職業的，而多數人却都願意幫助社會汚辱別人的姊妹。這足見我們現在還是一個未曾經社會化的民族。假若在社會上我們承認各人的權利，則對於這種種造成一羣婦女墮落卑汚的情狀，我們一定是不會加以容忍的。

什麼是妓女的眞正地位？許多人說妓女是社會的必需品，在這種說話間，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妓女是被人鄙薄被人擯棄的了。一個妓女的同伴，不出她同類的女子。就是與她結合的男人，也都嚴審的不讓她插入他們朋友的範圍。無論她暫時是怎樣的得意，但是一到了年長色衰，誰也不理會她了。這些不幸的婦人，常常嘆息自己的孤獨，沒有相愛的人，而她們天然要求男性愛與男性伴侶的欲望，又非常的大；於是不得已時，就和無賴漢結合起來，而這些無賴漢也就靠着她們掙錢來生活了。

一個女子作了娼妓之後，便剝奪了家庭生活的幸福，便剝奪了強健的尊貴的，母親資格，便剝奪了年老時愛與保護的機會。每個女子操這種生涯的，總知道有一天她不能再蠱惑男子的。她們儘管很得意，很有錢，但是一到了中年，便要變成貧窮。有時簡直還在少年已經是成爲不可救藥的病人，生理或心理上已經是破壞不堪了。

這種不幸的職業，使她們身體上生出種種殘觸的疾病，能够避免的實在很少。有些人研究的結果，相信沒有一個性交隨便的婦人可以免掉傳染的。每個染病的妓女，都有毒傳播給他人。染毒的不限於直接去嫖的男子，間接使許多無辜的男女與小孩等也都受害。黴毒 (syphilis) 是對於人種最大的毒素，足以制人死命。另外一種叫作白濁 (Gonorrhoea) 的，也很可怕。這兩種疾病，都是摧殘我們文明的仇敵。

好嫖的人，很容易傳染黴毒；這種可怕的病，常由於與患黴毒的婦女交媾而起。這些婦女不一定全是妓女，凡男女隨便和人生性慾關係的，都很容易染到黴毒與白濁。輕薄淫蕩的女子，往往與幾個男子有密切關係，這些女子多數是有傳染病的。有些身受這種疾病苦痛的人，還不知道這種疾病起來的理由。輕佻的婦女從男子沾染了黴毒白濁，於是男子與她們交接的，又從她們染了毒。從來每個時代，都有許多人作了這兩種疾病的犧牲者。

從前人都名黴爲『祕密病』或『暗藏的瘟疫』。其起因是由於一種名“spirochaete”的微生物。這可以從皮膚一點小小的破裂進入人的血液裏去。與一個有黴毒的男子或女子接吻，也可傳染。有時因爲用了一個病人的剪刀，烟斗，或茶杯，也可傳染。公共廁所尤其是易於傳染的地方。醫生，看護婦，醫治這種病的，雖然謹愼的洗他們的手，並且用了消毒藥，有時也會被傳染到。

平常這種病的最初徵象，都發現於生殖器上，其被傳染之部，常爲一覺得疼痛的小點。此時毒或只限於一部，若立加醫治，還不難消除。但是身體全部組織受毒：這種危險，是很大的。當毒菌迅速的繁殖以後，他們遂侵入身體內部組織，使血管，頭髮，腦，都受其影響。此時身體中各液腺都受毒，有的變硬了，覺得很痛。皮膚上常常生出很醜陋的斑疹。慢慢的這毒一直侵入骨髓，使他們腐化。當他們進入脊髓的時候，常起一種很可怕的病，名運動

性共濟運動障礙 (Locomotor ataxy)，常致病人殘廢而縮短其生命。目盲，耳聾，以及瘋癲，都可因此發生。

凡是患黴毒而未完全治愈的人，其接近的人都有很大的危險。他若結婚，必將這毒傳給他的妻與他的兒女。子女受這毒的往往夭死；卽幸而活着，他們的一生，亦必定是困苦顚連，無生人的樂趣，因爲他們身體中的毒，差不多可以使他們患所有各種的病。有些受黴毒的小孩，是心理委弱；有些是癡癲的。妻子受不道德的丈夫的傳染的，會成爲殘廢的病人，失掉姙娠的能力。許多婦人的痛苦，都可歸之黴毒和白濁。

我很相信，你將來早遲總會聽人說，白濁是一種簡單的傳染病，可以在幾日或幾星期之內把他完全治好。這完全是欺人的話。這種病非常重要而且是很難醫治的。只有在很少的幾種情形當中，可以把他迅速醫好。有時毒存在體內，永遠不能除去。他的毒菌"Gonococci" 最先在尿管裏。由是而上至膀胱，令他疼痛的發炎。如此的蹂躪摧殘；那些毒菌可以一直跑到腎臟裏去，產生內腎發炎症 (Pyelitis)，一種很令人愁苦的病。往後的結果，則常爲骨節酸痛 (Joint rheumatism)，很難醫治，與膿毒症 (Pyemia)，一種很危險的血液受毒的病。

嬰兒生來就盲目的，多數是由於白濁。婦人可怕的疾病，也多由受白濁的毒而起。因此得病的，多數須經醫生用危險的外科手術。婦人因此得病的，往往是不能生育。有人說五十成不能生育的女子，都是因爲受了白濁的毒。

許多高尙的醫生，因爲得政府與一些思想正當人民的幫助，現在正運用他們的學識經驗，與黴毒的瘟疫奮鬥。現在有公共免費的機關，專替患黴毒的人診治，並且替他們保守完全的秘密。假如你發現你的同伴傳染這種毒，快求他立刻就去診治。每個受毒的人，都有立刻求治愈的責任。他若延誤，則毒且及其全身，與他接近的人，也都有被毒的恐懼，或者他因此就成爲民族中的一個毒物了。這個殘忍的瘟疫，必須拿所有可能的方法去與他奮鬥！

這誠然是一個可痛心的論題；但也正因爲是可痛心的，故我不能不拿來討論。我們老是不作聲的讓這毒在社會上自由傳播，我覺得太不應當了。這種沉默是有罪的。少年男女，必須使他們知道這種不幸的事是如何的鉅大，而且要用明白的文字警誡他們，指示他們以如何防禦的方法。我們必須指出，那犯罪人的路是困苦的；並且所謂「少

年的惱煩。—是足以使無量數的人受無量數身心的痛苦的。

我們怎樣可以減少賣淫的職業，更怎樣可以把這幾種流行全世界毀壞人類的疾病掃除廓清呢？

第一，我們要竭力提高一般人對於愛的敬視。我們要使人知道什麼是兩性愛與伴侶的真正意義，以別於那些僅倆附用錢買來的淫穢的獸性的滿足。

第二，我們要提倡早婚。不獨口頭提倡，並且要能真正供給實際的便利，使早婚成為可能。譬如工人階級，要替他們謀工資的增加；中等階級工人，要替他們謀收入的富裕。多建築廉價出租的房屋；謀勞動者飲食的改善；給他們以比較衛生的住所；並且當他們年富力強有志進取的時候，給他們以結婚的機會。

第三，我們要教訓一般民衆，怎樣去維持健康，練習節慾，並引導他們舍去低等欲望的滿足，而求較高等心理的快樂。因此，我們對於衛生知識，必須有正確的教授，尤其是對於兩性生活，父母關係，遺傳，母親的照護，兒童的養育，以及男女少年的訓練等問題，應各予以相當的注意。

第四，許多婦人的賣淫由於貧窮，許多男子的不能早婚也由於貧窮。我們必須將這可怕的貧窮根本設法解決。

吾姪，我希望你加入這種改造的工作。你的時期，方在開始，我的時期，則將告終結。在生命的大比賽中，我希望你比我優勝。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趣味的時代。世界是一代代的更加聰明起來。現在對於社會問題努力的熱忱，更較前為甚。我在這封信所描寫的幾種可怕的疾病，也許將來在你未老以前已差不多將他們撲陷廓清，就如同我們現在實際上已戰勝了癩病與天花一樣。

倫諾吾姪：

我很歡喜，你覺得對於那個不幸的鄉女為了殺她的嬰兒而被治罪的，表示憐惜。這類的事，都非常可悲。我們常誇耀人類的慈愛，其實人類却有如是的殘酷。假若在人類的大家庭中，我們有一個姊妹偶然失足，我們應當記得

耶穌是怎樣的憐憫她，饒恕她，我們應當奉耶穌來做我們永久的模範。這可憐的女子，曾竭力掩飾她的情形，不讓父母與鄰人知道，數月來她受盡了焦急的痛苦，忽然一陣失望，便把她的嬰兒殺死。她已經受了嚴重的懲罰了。

這案件很可以使一個有思想的人看出我們性道德的法規是如何的偏頗。十八世紀的小說中，對於誘姦的事雖並不顯然表示反對，却很少責備那誘姦的人的。設如一個鄉紳的兒子能與一較低等社會的女子發生不法關係，大家還以為這正是他勇敢豪俠的一種表現。類似的例可以在戲劇和小說中找到很多。就是現在，大家談起這種對於婦人加害的事，以及年少無知的女子因為不明瞭她們自己的天性而被騙的，也還是隨隨便便拿他當一件嬉笑的事講。我也知道誘姦非全由男性方面主動，也有婦女挑動少年男子，甚至有些非常淫蕩的婦人引誘孩子們的；但是普通情形，都是男子居主犯的地位。

如你所描摹的，在這種案情當中，不平等程度是非常大的。全部道德責備與社會懲罰，都落在婦人身上。一個女子失身給一個愛人的，不一定就是不道德，或汚濁。有很多時候，女子所以失節，全因為相信對方的男子可以娶她。因為她女性溫柔的心理，想對於她所信所愛的那個人給與快樂起見，遂不惜犧牲了她的身體，滿足那男子的慾望。試問這樣一個男子，完全為性慾衝動而欺騙一個相信他的少年女子，我們將如何形容他？他是不是一個孱頭？是不是一個無賴？所謂道德，其全部意義，不外是對於他人不做有害的事。而在性的關係中，婦人乃獨蒙不利。社會要求婦女極端貞操，於是小小一點失德，也被社會認作罪惡，在我們片面的道德當中，我們並不要求男子完全自制，我們雖不直接提倡少年男子淫蕩，而實際，對於他們不貞潔，是傾向於用寬恕的眼光去看的。淫蕩的女兒，常常不容於家庭，而放縱的兒子，總是被寬宥的。

假如女子不容有違法的愛，男子也是不容有的。沒有詭辯足以證明我這句話的不是。沒有特別的男性的罪惡或特別的女性的罪惡，所有過犯，都是人類的。那二重道德的標準，是極端的對婦人不公道，而且殘忍。主張男女婚姻只要一經宗教儀式便算有神聖的關係，我絕不是這樣一個極端的人。許多人的婚姻，任你如何去解釋，總是不神

聖的，比方一個疾病年老縱慾的人與一個年輕無知的女子結合起來，或強迫兩個天然愛情已經分離的男女在一起居住，其中無論如何，是沒有絲毫神聖的意義的。這類婚姻都是反自然的，謬誤的，而且是與性倫理衝突的。也許那所謂失節的婦人，反比她那所謂『道德的』姊妹，抱着崇拜金錢的心理，假神聖婚姻的名義而嫁給一個既不戀愛又不敬重的人高貴得多呢！

一般人常習的放縱性慾本能，結果必使社會衝突，性交混亂。我曾經說過，卽使最原始的野蠻人，也知爲保護本羣起見不能不將色慾的衝動加以約束。再拿廣闊的生物學眼光來看，在高級獸類與未開化的民族中，也都很少性交混雜的現象，奈何在所謂文明的民族中，性交混亂反日趨普遍，這不是很可怪麼？不過卽在最不負責任的社會中，大家仍然努力保存着傳統的婚姻形式，這足見一般人民都還是贊成一夫一妻的結合，混亂性交終究是人羣所不願的。

所有背乎現時貞潔法規的一切舉動，其中當然有種種方式，不能以同一的見解去批評。然而凡是一個年長有經驗的男子，僅僅爲滿足性慾去誘姦一個不諳事體盲目的信他的女子的，都是懦夫的舉動，而必須把他列在最大的罪惡中，這種舉動，是非常殘酷的。

經驗告訴我們男子，凡欲爲羣衆，社會，國家，種族謀幸福的，總須力除性交混雜。所有變動的，暫時的性慾關係，都足以使那結合的男女兩方受痛苦煩惱，並足以引起社會的種種不幸。在詐欺，隱瞞的結合，偷竊，秘密的相好當中，絕對沒有幸福與愛的平和的，凡與恐懼，羞恥，悔恨相連結的愛情，總是沮喪的，憔悴的，絕對不會有真心誠意，情感熱烈結婚的愛人那樣快樂。婦人不受貞潔習慣的約束，很少能覺到生命的豐富，許多到中年時就失望了，而一到老年沒有家庭的安居，缺少子女的快慰，更覺得人生痛苦了。

你或者說，用口頭來宣傳貞潔與勸人自制，這是很容易的，但怎樣可以叫一個情感熱烈，性慾極强的人眞做到節慾的地步呢？是的，我從來不曾以爲貞潔是件容易的事，而尤其是對於情感熱烈的少年不易辦到。世界上最大的

道德教訓家，思想家，也都承認這個奮鬥是很不容易，而且有時很痛苦的。但是沒有一個值得競爭的事，是可以唾手而得勝的。你知道體育家的訓練是要經過一番嚴刻的自制，勇猛的練習，與極端色慾之節制的。你知道嚴厲訓練的苦痛，是值得受的，因為你心中常存一個將來與人比賽時穫得錦標的念頭。同樣，學生們希望一個重要考試及格的，也每每是非常的用功，忍痛維持下去，不惜拋開暫時的遊戲與娛樂。也因為他們心中存了一種將來的慾望呵！

幼年抑制性慾，正是為將來結婚的一種預備工夫，這種抑制的訓練，也就是意志的，心理的，情感的訓練。將來快樂康健的結婚，便是這種訓練的報酬。放蕩的人，旣傷身體，又損金錢，年方三十有五，已經是顯出老態。而因為浪費的結果，經濟方面也必定是非常的窮困。假如他結婚，他一定是不能滿意於夫妻生活的，因此致他妻子的幸福，也受莫大的損害。假使他早年是染過黴毒的，他的子女還都要受累。總而言之，他一到老年，心中就會自悔，當年不應當那樣放蕩，致造成晚年種種的不幸。

我完全與熱血的少年表同情。我知道貞潔的戰不是容易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常常鼓勵少年人努力工作，俾能力充裕，能早早結婚。十六歲後，八年至十年間，一個少年人要注意望着那個結婚的門，假若遇到一個可愛的女子，就和她作密切的朋友，引為知己的伴侶，與自己立身行事的一種鼓舞。

社會貞潔唯一真正的保障，只是令人深深的對於兩性的愛表示尊敬，與對於婦人，父母關係，早婚等表示高尚的敬意。對愛表示敬意，足以抑制男女不敢輕視情感，因而可以免去卑鄙的性慾滿足。至於對婦人及父母關係表示敬意，則足以使一民族中作母親的免掉不公平，痛苦的待遇了。而在人們心中，激起一種真正對於婦女豪俠的精神。敬視父母關係的人，一定是對於父母與孩子的幸福問題，能有深深的考慮的。生育有疾病的孩子，以及抱重大身心缺陷，遺傳子孫至於三數代之久，都是罪過呵！

我希望你能夠在少年時期就結婚。結婚年齡的遲延，是現代社會問題之一，也是情慾放縱與種族退化的一個原因。下面再詳細論之。

本誌添闢『討論會』欄廣告

本誌從前的『談話會』欄，因材料與『自由論壇』相似，每易使讀者誤會。以後就把這兩欄歸併，仍稱『自由論壇』，另外添闢一『討論會』欄，現在把『討論會』欄的性質及辦法，略舉如下：

一，本欄專為討論特定的問題而設，凡屬本誌讀者，都可投稿。

二，討論的問題，由記者提出，先期預告，投稿者須於截止期限內寄到本社。

三，每期預告的題目，分為(甲)(乙)兩題，截止期相差一個月，以便利遠地的投稿者。

四，每次投稿，祇限一題，不得把兩題併寄；並須於信封外寫明『第〇期討論會投稿』字樣。

五，投稿文字，以簡單明瞭為主，最長不得過一千字。

六，稿尾須書明通信地址及真實姓名，但披露時得用別號。

七，原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寄還。

八，投稿揭載後，酌贈本館書券。

(甲)第一期討論會題（五月底截止 七月號發表）

用廣告求婚的可否

(乙)第二期討論會題（六月底截止 七月號發表）

私娼與公娼的利弊

父親的兒子

——五幕劇——

陳大悲

全劇人物——(以登場先後爲序)。

馬升……張家老僕。

王媽……張家女僕。

姨太太……張人傑父親的妾，年約三十歲。

張人傑……北京某大學學生，年約二十五歲。

金生……張家幼僕。

姜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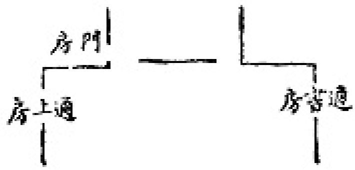
劉貴……張家男僕。

李素蘭……人傑父親爲他聘定的一個女學生。

王掌櫃……開封城外一個小客店主．
羅瓜兒……小客店裏的夥計．
顏太太……人傑的姑母，年約四十五歲．
顏文貞……顏太太的女兒，年二十歲．
春蘭……顏家的使女．
張太太……人傑的母親，年近五十．
楊婉珍……人傑的戀人．

第一幕

地——河南省城．
時——初冬．
景——開封城裏張公館的大門裏面．正中是大門裏面的屏門，屏門右邊兩間是門房，左邊是一間堆積舊貨的空房．中前方院落裏有幾盆菊花．院右矮牆上一門通上房．院左矮牆上開一圓洞門，通書房．時



在秋間午前．

（屏門外幼僕金生和幾個孩子在那裏玩耍．門外有賣冰糖山查的喊賣聲．白髮的老僕馬升在院裏洗刷水烟袋．一回兒金生因爲爭糖山查喫，與孩子們打起來了．金生搶了一串糖山查跑進來．外面的孩子哭嚷不休．）

馬升　金生！你怎麼又給那些野孩子們打架啦？眞會淘氣！

外面一個孩子（哭嚷．）他搶了我的紅果兒去啦！

馬升　金生！你還不趕快去還人家！太沒出息啦！搶小孩兒的果子吃！

金生　誰搶了他們的東西？這是他媽輸給我的！

馬升　（拿一根短棒向外嚷．）滾出去！再嚷，我就揍你們！

金生　（喫得很高興．）這些孩子敢情是不愛臉！贏了就喜歡，搶了錢就跑！輸了就哭！

馬升　誰教你去跟他們玩的？

金生　（做鬼臉學舌．）呀呀呀呀……．

馬升　（收擱窗沿上刷好的水烟袋．）你下回再鬧，我一

定要告訴姨太太去，叫你滾蛋！

金生 （伸手指馬升．）哈！你又叫『姨』太太啦？老爺有過話，『誰也不許再叫姨太太！』你還沒有知道麼？

馬升 我偏要叫『姨』太太！姨太太！怎麼樣啦？姨太太！姨太太！姨太太！看你把我怎麼樣啦？老實給你說，我初到這張公館來當差的時候，老爺還沒有像你那麼大呢！老太爺在世的時候都沒叫我馬升滾過蛋，誰敢叫我滾蛋？你敢叫我滾蛋？（惡狠狠地．）你呀！

金生 你敢當着太太的面去叫她一聲『姨』太太，我就甘心情願爬在地下，在這院子裏爬三個來回！（醜相．）你呀！

馬升 我？我怎麼啦？這開封府城裏誰不認識我馬大爺？小猴兒崽子！

金生 （想了一想然後罵．）老狐狸精！

馬升 你敢罵我老狐狸精？你反了麼？

金生 （又扮鬼臉．）呀呀呀呀……？

（僕婦王媽由右門出來．馬升正要走過來扭住金生，金生急躲到王媽身後去．馬升急得甚麼似的，走進門房去取出一根短棒來．）

馬升 小畜生！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王媽 馬老伯，甚麼事啦？

馬升 甚麼事呀？你叫他說！

王媽 （掉頭問．）金生，甚麼事！你再鬧，我去告訴你娘去．

金生 （有點兒害怕了．）他罵我『小猴兒崽子』，我叫他『老狐狸精．』這不是公公道道的事麼？

王媽 （忍不住笑了，待了一回．）說正經話，馬老伯，太太問，叫劉貴到火車站去接少爺，去了沒有？

馬升 早就去．這回兒就該回來啦．

王媽 我說，金生，你從前見過少爺沒有？（拔下頭上的挖耳簪來，站定剔牙．）

金生 我沒見過，怎麼着？

王媽 沒有甚麼，我隨便問問．怎麼？問錯啦？（迴頭）我說，馬老伯，劉爺到車站上去，見了少爺他認識不認識？

馬升 他怎麼會不認識？他去年跟老爺進京去的時候，還跟着少爺去逛過甚麼新世界呢．

王媽 那就好啦．少爺不是要住在這邊書房裏麼？（指

左門・

（王媽進右門去・）

馬升　可不是麼？讓她這一提提起來啦・書房裏還沒打掃乾淨，一回兒少爺回來了又該罵人啦・

（他進門房去取出畚箕和掃帚來，走向左門去・）

馬升　（回顧向金生・）門口看好啦・別再胡鬧・

（他進左門去・金生由懷裏掏出一個毽子來，踢着玩耍・一個巡長手裏拿着一本簿子走進屏門來・）

巡長　那位姓馬的老管家在家麼？

金生　（指左門・）在書房裏掃地哪・你要找他麼？

巡長　我並不是來找他・因爲有一件事要來問問他・

金生　甚麼事情？

巡長　這公館裏可有使喚的鴉頭沒有？

金生　有倒是有一個，今年春季天嫁出去了・甚麼事？

巡長　（想了一想・）沒有甚麼事・（指右方・）這東邊院裏是不是上房？

金生　是的・怎麼啦？

巡長　沒有甚麼・就是——我們每天晚上查舖的時候總聽見這院子後面有打人的聲音，好像是在那里打一個女孩子・那是你們公館裏的甚麼人？

金生　喔，那是李家的小姐・

巡長　呀！是這公館裏的親戚麼？

金生　不是親戚・她是本宅的人・

巡長　（翻開那簿子來看・）咦！本宅裏的人怎麼會有個姓李的呢？

金生　那是將來要嫁給我們少爺做少奶奶的・

巡長　她是甚麼時候來的？

金生　是去年夏季天來的・

巡長　（又翻看簿子・）這里也沒有，喔，去年夏天？由那兒來的呢？

金生　由她自己家裏來的，她家裏一個人也沒有啦・她父親在前年因爲打了敗仗，在甚麼長辛店陣亡啦・她父親沒有陣亡的時候，就把她許給我們少爺・到了去年，她母親也死啦・老爺就把她收回家來養着・一回兒少爺就要回來，也許就要辦喜事啦・先生，你到門房裏去坐坐・

巡長　不用坐啦・喔，那麼，據你說，她並不是鴉頭？那麼，每天晚上誰在那里打她呢？

金生　那是我們的姨（這個『姨』字說得特低）太太。

（回頭向右門一看。）

巡長　為甚麼姨太太要打她呢？

金生　那大概是因為她不聽話罷？

（馬升出左門來。）

馬升　（滿面堆笑容。）哈！姜巡長，好幾天沒見啦，你老好呀？

巡長　好，你好？

馬升　有甚麼事呀？

金生　就是問太太每晚上打李小姐的事。

馬升　（正色。）那——沒有甚麼事。（向金生。）你別儘胡說！你懂得甚麼呀？（又裝笑容。）姜巡長，我們老爺快升官啦，你知道麼？前天省長過這邊來，請他老出去當教育廳長。我們敝上不願意去。其實呢，這個年頭兒，鬧得皇上都沒有啦，做官兒還有甚麼意思？他老甚麼差事沒當過？軍裝局呀，軍法處呀，督銷局呀，釐捐局呀，甚麼官兒都做過啦。還不是那麼一回事麼？哈哈哈哈……。

巡長　可不是麼？咱們改天再談罷。（走了一步，又回頭。）我說，頂好還是請你勸勸你們府上的太太，別這麼——（縮住話頭皺眉頭。）每天晚上打得哭哭啼啼地，左右鄰居聽了很不——你說對不對？哈哈哈哈……咱們再見罷。

馬升　再見再見，茶也沒喝一杯就走啦？

（巡長出門去。馬升送到屏門外，然後回進來，金生依然在那里踢毽子玩耍。）

馬升　我說，你下回對外人說話，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可千萬別多嘴！（金生要抗辯，他不讓說。）剛才你說的話說大就大，說小就小，萬一鬧出笑話來，這公館的體面都給你丟盡啦。慢着，你剛才給他怎麼說的？

金生　（撅着嘴。）我沒說甚麼話！這也怪我不好，那也怪我不好！我明天捲鋪蓋不幹啦！（拭淚。）我——我不幹啦！主人不罵我，你倒要來罵我！我——我——

（大哭。）

（頭髮蓬鬆的姨太太，穿着一件旗袍，吸着紙烟，由右門出來。斜着門框站定。金生的哭聲愈發高了。）

姨太太　（向天噴了一口烟。）金生，你為甚麼哭呀？

金生　他（指馬升。）又罵我啦！老爺不罵我，太太不

罵我，偏要他來罵我！他是甚麼呀？也還不是一個奴才麼？

馬升　你配叫我奴才麼？你敢——（走近金生．）

姨太太　唉！唉！馬升，客氣些！當着我的面，有話可以給我說呀！犯得上這麼吵吵鬧鬧地，公館人家也得像個公館的樣子呀！

馬升　他把——

金生　（用哭喪聲遮掩馬升的語聲．）我把——我把甚麼呀？我給門口的孩子們搶糖果吃，關得着你甚麼事？你喪——喪——喪就罵開啦！罵得還不够麼？唉！唉！我去告訴我娘去！（要進右門去，被姨太太喝住．）

姨太太　金生！不許進去！老爺剛在那里打坐．你進去一嚷！把老爺修鍊精氣神冲散了，還了得麼？馬升，你歲數比他大些，你就不該跟他一般見識！（金生又要哭．）不許你哭！再嚷我先打你！（金生住口，撅着嘴向馬升作醜相．）我說，馬升！你們把外面書房收拾好了沒有？

馬升　已經打掃乾淨啦．

姨太太　（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少爺回來，你們就把他的行李送進書房去，叫他把那些甚麼白話文的洋書全都檢了出來藏在你們門房裏，千萬別讓老爺看見啦！老爺一看見洋書就有氣．

馬升　是啦．是有洋字的書都讓少爺檢出來藏在我箱子裏去．

姨太太　不是洋字的書．洋字的書，老爺要他念還來不及哪．我說的是有白話文的洋書．（彈烟灰．）

馬升　怎麼叫白話文的洋書？我倒不明白．

姨太太　我也不懂得甚麼白話黑話的．反正你等少爺回來，對他說了，他就明白啦．聽說白話文就是革命黨的記號．老爺常說現在那些管學堂的人都是一班糊塗蛋．等他當了教育廳長之後，凡是買白話洋書的學生們一個個都要帶到衙門裏去重重地辦一下子！（略頓）老爺這幾天因爲想到少爺的事發肝氣．昨天一晚沒睡着．

馬升　呃，太太——

金生　哈！你不敢叫——呃——哼哼！（皺眉，擬鼻．作怪相．）你敢當面叫！我願意在地下爬給你看．

姨太太　甚麼？

馬升　沒有甚麼。知道他說些甚麼夢話呢。我說太太，少爺在京城裏究竟鬧出甚麼事來？老爺爲甚麼要氣到這樣子？

姨太太　唉！說起來眞是一言難盡。你想，我們老爺就只有這一位少爺。論理說，自己五十開外啦，這麼一個兒子疼都來不及，何苦要事事認眞，把自己氣成個甚麼樣子。據他說，好像是少爺不願意老爺管他的婚姻大事。老爺說，「不行！我的兒子偏不許他自由結婚。」按說李家的這位小姐也太難哦！一點規矩禮節都不懂！就知道淘氣，擺小姐架子！不知道老爺從前怎麼會給他定下來的。

馬升　這我倒是知道的。那一年要是李小姐的老太爺打了勝仗，說不定此刻就是督軍，省長，巡閱使啦。巡閱使的小姐嫁給我們少爺，多麼顯煥！我們少爺還能夠不願意麼？

姨太太　可惜那鷄頭八字不好，沒那麼大福氣。

馬升　（想起。）不錯，剛才一個姓姜的巡長來提——呢——

金生　（搶着說。）他說——

姨太太　甚麼話？

馬升　是他（指金生。）告訴那巡長啦，說是太太每天晚上打的是李家的小姐。

姨太太　那巡警怎麼說？

馬升　他要馬升回太太說，請太太別——

金生　那是他（指馬升。）胡說的！巡警沒有說請太太怎麼樣！

姨太太　（戟指向金生。）你敢多嘴！仔細你的皮！（向馬升。）你去對那個巡警說，『淸官難斷家務事！』我們家裏的事他管不着！我們家裏打死了人有我在這兒擔當！誰也管不着！（掉頭進門去，重復迴轉身來。）金生，你要是進去吵醒了老爺，我就要你的命！

（姨太太進門去。金生握着拳恶狠狠地向着馬升。馬升向他瞪着兩眼。兩人眼光相鬭半晌。）

金生　今天你該喜歡了！太太罵了我啦！唉！我自己該打自己嘴巴！爲甚麼剛才沒告訴太太，你叫她姨太太！

馬升　我還怕你告訴呢！

金生　不信，你試試！

（金生剛要進右門，大門外有喚擾聲，接着劉貴一手提着一個皮包，一手提着一隻柳條衣箱，走進屏門來，放在院裏。）

劉貴　（高聲。）少爺回來啦！金生趕快把這個搬進上房去！

金生　太太有話，叫把少爺的行李送到西院裏去。

馬升　少爺呢？

劉貴　來啦，在外面呢！

（馬升急出大門去，一回兒穿西服的青年張人傑進來，老馬升雙手捧着一個大鋪蓋進來，幾乎抱不起來，劉貴急忙去搶過來放在院裏。）

人傑　老爺沒出門麼？

馬升　（氣吁吁地從門房裏取出一個撣子來替少爺撣去身上的塵土，人傑接過來撢鞋襪，馬升笑嘻嘻地綴着人傑，王媽由右門出來，一看就迴身進去，）老爺在家呢。

人傑　老爺這幾天怎麼樣？

馬升　老爺還好，少爺你好麼！太太好麼？（人傑點頭。）太太現在還在山東教書麼？（人傑點頭。）不錯，姨太太吩咐說，叫少爺把帶來的甚麼白話洋書都藏到馬升箱子裏去，別讓老爺看見。

人傑　（呆呆地站着，轉了一口氣。）白話的洋書？

馬升　不是洋字的洋書，是甚麼白話文的洋書。

（姨太太匆匆走來。）

人傑　姨娘，爸爸這幾天還好麼？

姨太太　還好，剛纔打坐，還沒醒呢，你在外面待一回兒再進去罷。（忽然憶起，）你娘沒知道你來麼？

人傑　知道啦，我把爹寄給我的那封信寄到濟南去了。姨娘，馬升說甚麼白話的洋書，我不懂。

姨太太　就是甚麼給咱們說話一樣的話寫在紙上的書，你父親恨極啦，這回千萬別讓你父親看見，金生，你把行李搬進書房去讓少爺自己去淸一淸。

人傑　爸爸究竟怎麼樣啦？

姨太太　你趕快把那些犯法的書淸了出來再說。

人傑　（抗辯。）我沒帶甚麼犯法的書。

姨太太　沒帶再好沒有啦，我是爲好，怕你吃你老子的虧，所以勸你去淸出來，免得多麻煩。

（金生與劉貴二人攙行李進左門去。）

人傑　爸爸打算把我怎麼樣？你說罷。

姨太太　他呀！他打算把你關在後院裏那個破樓上，去教你修身養性，不許你有甚麼自由結婚的賭心思。還是我好說歹說的把他勸醒啦。這才許你住在外面書房裏。

人傑　我到這里來住一兩天就要回北京去。

姨太太　這怕不行罷？他是要留你在這里住過一年半載，把性情改了過來，然後許你再出門去。

人傑　（虎起臉。）哼，那是不行的！我是他的兒子！我又沒犯甚麼罪！為甚麼要拘禁我？

姨太太　那我也管不了你們家裏的事！你用不着對我瞪眼！你問我，我告訴你告訴錯啦？

（人傑低頭不語。姨太太正想進裏面去，王媽出來。）

王媽　老爺請太太進去。

姨太太　（與王媽同進去。人傑與馬升相對無語半晌。）

馬升　這回進去够她說的啦！唉！這也是我們張家的家運！

人傑　老爺究竟怎麼樣啦？這幾天沒出過門麼？

馬升　有四五天沒出門啦。（耳語。）老爺忽然想起要當教育廳長，可是省長那里公事還沒下來。所以這幾天有點兒不高興。

人傑　他要當教育廳長？唉！

馬升　少爺寫信給老爺，說甚麼要在北京自由結婚麼？

人傑　是的，這是我自己的終身大事。他管得着麼？

馬升　我勸少爺還是將就些罷！老爺給少爺定下的這位李小姐，從前在北京也進過學堂，人才也不錯，品貌也很好。現在就住在我們公館裏。（走到右門內探望一回，然後走過來。）住在我們這里有一年多啦。老爺沒寫信告訴過少爺麼？

人傑　李小姐就住在這公館裏？

馬升　是的。

人傑　（低頭沉思半晌。）她家裏的人呢？

馬升　李小姐家裏一個人都沒有啦。他們老爺前年陣亡之後，他們太太氣得吐血，吐到去年春天，就歸天去啦。唉！這位小姐真可憐！每天受我們這位——（咬牙痛恨）姨太太的苦。愛打就打，愛罵就罵。老爺聽

了枕頭上的話也派李小姐不是．少爺．馬升勸少爺還是將就些兒，娶了這位小姐，總算救了她這一條命！

（王媽由右門跑出來．）

王媽　（向人傑上下一打量，）這位就是少爺麼？老爺叫請少爺進去．

（人傑隨王媽進去．馬升搖搖頭，歎了一口氣．半晌．劉貴金生同出左門來．

馬升　東西都收拾好了麼？

金生　（氣憤憤地，）好啦！人家忙得甚麼似的．你站在那里動也不動一動，說太平話，倒是怪舒服的！

（王媽又出來，向前後尋覓了一回．）

王媽　老爺叫把少爺帶來的東西全給搬進上房去．

金生　（向劉貴，）你瞧，剛忙完一身汗，又得再麻煩！

劉貴　說甚麼呢？搬啦！王媽媽你幫着我們動動手罷．

王媽　少爺的行李也用得着我們老媽子來動手麼？

（王媽站定不動，看劉貴金生二人進左門去．馬升氣烘烘地到門房裏端出一碗茶來喝着．）

馬升　老爺又發脾氣了罷？

王媽　可不是麼？你到這兒來聽．（走向右門．）

馬升　（眼光向着地出神，）太太呢？

王媽　太太怎麼勸，老爺怎麼不聽．老爺要搜少爺的行李呢！

馬升　搜甚麼呀？

王媽　知道他們呢！

馬升　（覺悟，）呀，不錯！（向右門那邊喚．）你們趕快把少爺的書留在外面，別讓老爺搜了去！

王媽　唉！不成！太太叫我看着，一本書也不許留在外面！都得搬進去．

（劉貴金生搬行李由左門出來，進右門去．金生回過頭來向馬升擠一眼．王媽剔着牙，自由自在的跟着進去．馬升咬牙切齒的長歎一聲．）

馬升　（向上面，）老天爺！菩薩！老太爺！老太太！你們要顯一點兒靈呀！

（劉貴飛也似的跑出左門來．）

劉貴　馬爺，不好啦！老爺要拿刀子殺少爺啦！（回身又進去．）

（馬升一着急，手裏一鬆動，茶碗落在地下，沒命的跑進右門去．悽絕的風聲大作．）　（幕徐徐落）



過年

渭川

是在一個殘冬的晚上，狂風呼呼地吼着•津浦路最慢的火車嗚嗚地向黑暗之路進行•車中既無電燈，又無汽管，門窗上的玻璃多半已破碎了•一盞半明不滅的玻璃燈在昏暗中閃爍着，愈覺得寒氣逼人•鐵路兩旁樹枝上的積雪，時時被風送進車窗來，落在擁擠的人們的頭上臉上•從斷斷續續的咳嗽聲，談話聲裏，知道有些人確在顫抖着；然而從他們的談話裏，又知道有些人心中很急切地熱烈地在盼望着家庭的安慰和新年的快樂哩•

懐如坐在車上，兩隻脚幾乎凍僵了，然而要想站起來讓血液周流一下，又因爲周圍的壓迫簡直是不可能•只好把手套摘下來盡量的磨擦他的兩隻手•因爲許多人的談話中時常夾雜着『過年』兩個字，彷彿『過年』這件事比喫飯穿衣還重要，人生的幸福全從『過新年』得來的樣子，刺激得懐如發生了不少的感想：『過新年究竟有什麽意味呢？難道人生的意義就在乎忙着過幾十個新年麽？

假使父母不三番五次地催我回去，我一定不荒費了光陰，犧牲了金錢，受着凍，跑回去過這種無聊的新年。——況且這次回去，父母對我的態度怎樣，還說不定呢！唉！我相信家庭和我雙方間的感情，確乎是從那幾封辯論最激烈的信中逐漸減少了！』他想到這里，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而設若我眞不回去，她的問題又怎樣解決呢？這個問題當初既由我提出來，而又鬧到這般地步——，親戚朋友盡人皆知。——又怎好由我糊裏糊塗地自行打消呢？況且既然認爲這是合乎眞理的，應該做的，就應該始終貫澈自己的主張努力做到才是；……不然，前途的各種希望豈不盡付東流了麼？……爲她一方面設想，如果知道我忽然又有了打消的意思，她是怎樣地失望呢？……不過縱然僥倖做到，不管將來如何，眼前的犧牲和擔負是何等重大，我也未必眞有那樣的魄力能喫得盡那些苦呵！……左五右六都是苦，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一陣嘈雜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沉思，他打了一個呵欠，從車窗裏伸頭一望，原來車已行抵Y站了。車站上的鐘隱隱約約地好像正走到八點三刻。『好了！離家還有五十里，到家也不過十點左右。』他一壁這樣想着，一壁把他兩件行李瞧了一眼，又把腦袋縮在大氅領子裏去了。『爲什麼我的心理情緒都呈遊移不定的狀態呢？仔細分析起來，這種游移不定，何嘗不是矛盾？……如果不受外物的引誘和壓迫，決不至於如此。我平常幷不是一個反反覆覆變動無常的人，這也或者是在某種情形之下的變態心理罷？……總之，這次到家後的心理如何，現時絲毫也不敢預料。……唉！眞算得起飄泊無定啊！』

二

一輛小車轆轆地來到懷如的家了。兩扇黑漆漆的大門半掩着。懷如這時候不由得心中突突跳起來，恨不得馬上就見到久別的父親和母親。剛走進二門，驀地兩隻狗向他狂吠起來。黑洞洞的院子使他很感覺到蕭條的景況。因此半年前離家的那一晚，她在屋裏嗚嗚咽咽地哭着，母親悽悽楚楚地往外送的一幕悲劇，又一一呈現於他的眼前了。

『你來信不說後天到家麼？怎麼今天就到了呢？學校裏幾時考完的？』他的父親問這幾句話的時候，面上的表

情很冷淡，而且微帶一點氣恨，明顯着是驟然看到了他種種的不滿意全集在心頭，而又不忍立刻發洩出來。倒是慈愛的母親殷勤地溫和地接連着問：『懷兒你在火車上冷不？昨天幾點鐘動身？這半年鼻子裏流血沒有？你不問家裏要錢，到底是怎樣維持生活的？受艱窘了沒有？天氣怪冷的，快坐在爐子旁邊喝你的雞湯罷！……』懷如一方面答覆這些問題，却也得到不少的安慰。他的女人在一旁注視着他的面容，又用心聽着他和父母的談話；自然她心裏是充滿着疑慮了。

在這兩小時的談話裏，四個人誰也沒好意思把那個重要的問題提出來，雖然他在各人腦海裏激盪着，盤旋着。但就懷如的細密的觀察與揣測，知道那個問題或者已醞釀成熟了。不過他這時候，却越發猶疑起來，很希望着無形打消，所以也很不願意提出。

但是在他到家的第一天的日記上，就寫了一句：『家庭生活的快樂，我很感覺得隔膜呵！』

三

『你到家來已經兩天了；關於我的事爲什麼一字不提？』她向懷如吞吞吐吐地低聲問，而且很熱烈地希望他答覆。

但是懷如驟然經這一問，簡直不知怎樣答覆才好；因爲他在這兩日內，言談間和父親起了不少的小衝突，又聽了許多親友對自己的嘲笑和譏諷，處在這四面楚歌的空氣裏，處處感覺得失望與灰心，當然他很不願意，而且也沒有勇氣再談這個問題了。坐在牀上呆呆地凝想了一會兒，才說了一句：『你的意思——怎樣？』

『我的意思能算意思麼？當然是你叫我怎樣就怎樣了。——我的衣裳已預備齊全；只要你真帶我出去，我還要再做兩件衣服才成。不過……』

『父母的意思究竟如何？』

『在兩個月前，公公接到你那封很長很長的信，氣得拍着桌子嚷罵了一頓，接着就把那封信塡到火爐子裏去了。我也不知道你說了些什麼，只聽得公公嘮叨着說：「眞混帳！越讀書心路越開展啦！成了大學校的學生啦，居然對父母也敢頂撞起來啦！我前一封信只說了一句寧願你和全家脫離關係，也不能讓她出去讀書的話，不想到他竟敢責備我不該拿和家庭脫離的話逼迫他，而且竟敢拿如果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和全世界脫離又算得什麼！的話答覆我！好！到底是學問進步啦，把死也看得開啦！誰家的兒子對父親敢這樣？眞不是東西！——什麼是幸福？餓不着，凍不着，和和平平地過日子，也總算過得去，還要怎麼樣？我給他娶一個這樣的媳婦倒也罷了，他還嫌不認字，試問到了她這樣大的年紀還能讀書不？況且……」』

『唉！這些無聊的話，我眞不願聽了！你不要再往下說罷！母親那時候到那里去了呢？』懷如很不耐煩地問。

『你不願聽，難道我願意聽麼？後來公公越嚷越利害，又嚷到我的頭上來了：「況且家中只有這三口人，再帶出一個去，還有誰料理家中的事情！他旣然說不應該把一個活潑潑的女子關在家裏當奴隸當牛馬，索性讓他們滾出去享他們的自由快樂的幸福，留這兩個人在家裏做牛馬做奴隸好啦！」公公說到這里又問婆婆：「誰替媳婦寫給他的信？我怎麼不知道？旣然她也甘心情願出去，趕快寫信叫他接她出去！一個人太不知道好歹了！我只有這一個媳婦，和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不想到結果……」』

『你一定要備述這些話幹什麼呢？你知道我聽了心中是一種什麼滋味？』他更顯得不耐煩了。

『起初婆婆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因爲她沒見到你的信。——那樣潦草的字，看見也不認識。——起初還不敢勸說，後來只說了一句「你何必生這樣大的氣呢？暫且寫封信敷衍他幾句，等到年假家來再當面商議不成麼？」公公聽了這話，反倒拍着桌子嚷起婆婆來了，說婆婆糊塗，……』

『你到樊莊去了沒有？岳母願意不願意這樣做？』

『她倒也願意，不過她很害怕，——不光她，許多人都如此——因爲大家傳說你在外邊又娶了一個……姓，

名，年歲，家鄉等等，人家都知道，恐怕我出去之後受你們的虐待。』

懷如聽到這里，不禁發出一種悲悽的冷笑聲，說：『這兩天見着我的人都以爲這種傳說千眞萬眞，而且說「恭喜！恭喜！」起初我莫名其妙，後來還問他們從那里得來的消息，現在也置之不理了。——你信不信眞有這回事？』

『我一點也不信！不要說你又娶一個，假若你眞有一個知心合意的人，你還叫我出去讀書麽？』

懷如聽到了這句話，好像得到點安慰似的，微微地點了點頭，心中想着：『不想到無知無識的她，居然能有這種見解！這還算她可造就的地方！』

她接着說：『那些閒話我都不關心，獨獨親戚朋友幾乎沒有一個說女人讀書是有用的：連公公也以爲叫我出去讀書是可恥的事情。大家都說，像咱這「書香門第」的婦女能够跑出門拋頭露面麽？以前我一個字不認識的時候，你寄一封信回來，我連信封也不看，只要聽說你在外邊平平安安的就完心事啦；那里想到自從聽說你要帶我出去讀書，每天晚上跟着婆婆認幾個字，又唸了幾本你寄來的平民千字課，多少能認識幾個字以後，你每次來的信都非讓公婆細細地講給我聽不可。——好在你每次都用白話寫很容易懂；不過太草了些。——後來大着胆子給你寫了兩封信，寫的時候，滿肚子的話連百分之一也寫不出來，誰知道有多麽難過呢！唉！……不識字的苦處，我算完全感覺到了！縱然你不讓我出去，我也要抽工夫讀書的！』

他聽到這里，從前對於她憎惡厭恨的心理，已變爲愛憐了。

她這時候伏在牀沿上，眼巴巴地望着坐在被窩裏的他，十二分熱烈地希望他趕快給她一個簡捷的答覆，以決定她前途的命運。然而他終於一個字也沒說出來。兩個人面對面靜了一分多鐘，她又繼續着說：——

『有一次四叔到咱家裏來，公公和他談起這個問題來了， 我大着胆子問「他要帶我出去讀書， 叔叔以爲怎麽樣？」四叔縐了縐眉，好像不滿意似地說：「旣然你也樂意出去，一塊出去就是了；但是……」一句話沒說完就止住了。

『不幾天大表哥到這里來，同公婆談起這件事，我又大着胆子問他，他就說了：「我以為不大可以，因為表弟現在還沒畢業，弟婦出去一個人居住，當然諸多不方便，說到讀書呢，……」他的話也就從此中止了。』

『我還記得哩，』他插口說，『前些日子他給我去了一封信，說什麼「弟婦年齡已長，何不識字，此刻安能再入學校？即令素有家學，一入學堂，即可成就，試問咱這樣門戶，能令少年婦女輕自出門麼？縱然新學派以為這是最好的事，能不惹舊學派的非笑麼？你的信又諄諄言之，眞令舅父妗母十分作難了！再說，你家人口不多，弟婦出門，二老在堂，誰人率養呢？……」這些話眞令人看着肉麻！當你第一次給我信的時候，——你三哥代你寫的——我的枯燥而煩悶的心田中好像得了一滴甘露似的，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因為這個問題剛一發動的時候，別的我都沒顧慮到，單單怕你不願意出去。俗話說得好：「驢不喝水，不能硬把他的頭按下去。」那里想到你竟然有了覺悟呢！及至接到大表哥這封烏煙瘴氣的信，氣得我半夜沒睡着覺！』

『我也聽說啦。』她說。『你同他的信裏說什麼「越是咱這種書香門第才越該叫年青的婦女出外拋頭露面哩！」這一句話鬧得親戚朋友都傳作笑談。——後來遇到有客到咱家來，只要是我可以會見的，——不論男女——我都要和他們談了這件事。我思前想後，只有這一條路可走，所以連公公我也不怕了。有一次我問公公：「如果他永遠像今年夏天的情形那樣對待我，雖然不打不罵，我活着還有什麼意味？他既然有了回心轉意，要我向一條光明的道路走去，為什麼還要阻止我呢？公公也要替我想想啊：　他是我們縣裏獨一無二的大學生，我是一個不識字的農家女子，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當然很難相處在一塊，又怎能怨他的性情不好呢？如果將來我能夠認識幾個字，我們倆能和和氣氣地過下去，不也是兩位老人家的福氣麼？雖然我是一個很笨的人，也要拚命地往前幹；累死也是我甘心情願的！」終於公公想不出話來駁我，也就默認了。』

懷如帶點驚異的神氣看了她一眼，心中想着：『原來這幾個月中她也無時不在奮鬥呀！』

『自從我有了好的希望以後，心中無時不在高興。每天晚上請婆婆（或者公公）教我念幾課書；我自己必須念到

十二點以後才睡。現在我已把平民千字課第三册念完了。前幾天給你的那兩封信，都是我自己照着書本一個個抄的；當然有許多錯字，是不是？說了半天，你到底……』

『嗌！』的一聲，引得他們倆都往桌子上看了一眼，原來已經夜一點了。他坐在被窩裏微覺得有些涼意，接連打了幾個呵欠。爐中的火還在熊熊地燃着，不絕從孔中露出紫色的火燄來。

『眼看就到年了，要是你一定帶我出去，我的許多事情那能不趁這幾天辦成呢。你到底是一種什麼意思呀？』她很迫切地問。

愫如在來家之先，已經萌了退縮的念頭，到家後又受了這些挫折，以前的勇氣已幾乎盡消失了。這時候聽過她那些話，更覺躊躇起來，然而又不便不開誠布公地和她談一談：

『依現在的情形看，很不容易做到。別人怎樣議說，固可置之不理。單以家中的情形論，你出去之後，剩一個多病的母親在家裏，早晚的寂寞，真也難乎爲情，縱然再多雇一個女僕，也趕不上你呀！再說到經濟問題，我現在半工半讀，每月的收入最多不過三十元，P地的生活程度異常之高，那寥寥的幾塊錢，怎能維持我們倆的生活呢？家庭方面，一來不甚寬裕，二來實在不忍再讓擔負你的學費：這當然也是一個大問題呀！昨天晚上，父親就問我剩回來多少錢，又說有許多人問他，我這次帶回多少過年的錢來，這些話雖不見得是問我要錢，但怎好意思再問家中要錢呢？——後年夏天我就畢業了，依我想你不如到那時候再說罷。……』

她驟然感到這種失望，好似冷水澆頭，淚珠兒一滴滴地灸落在被子上了。最後只說得一句：『錯過了這個唯一的機會，我……入學校……的希望，豈不……永遠斷絕了……麼！』

四

愫如躺在牀上，輾轉反側，再也不能入睡鄉了。腦海中的思潮洶湧澎湃，起了不少的幻想與回憶！——

『無戀愛的結婚，要想勉強結合，確是不可能的。她的性情固然沒什麼大壞處，但就那一點「固執」與「乖戾」說，也很難使我愛她呀！況且她知道什麼叫愛情呢！在這八年內，我何嘗和她發生過半點愛情？連朋友盧君所說的「準戀愛」，我也比不上啊！實在，這種「偽夫婦」，比較好的朋友真差得遠哩！

『就她的環境與遺傳說，縱然能受幾年教育，也不過鍍一層新罷了；要想因此而成好的夫妻，真也難之又難呀！鄭振壎的婚姻史還不是前車之鑒麼？

『父母既不樂意這樣做，況且家中真也很難離開她，何苦犧牲了感情，一定要往沒有把握的那一步做呢！

『她到P地去，眼前無相當學校可入，暫時的補習，每月至少也得二十元的花費，我的精神，時間，金錢，學業，……各方面的犧牲之大，更是不可想像的了！我何苦一定要當拉煤車的騾子呢！

『四叔到現在還沒有兒子，過幾年他總許要我再娶一個，而且夏天父親也曾對我說過這話，看來總可以辦到的。……H女士和K君不就是借用的「兼祧」的名義麼？法律和道德又何曾責備過他們呢？

『F近來對我總不似春天那樣誠懇熱烈，但我總是傾心地愛她。J在這幾個月內，愛我愛到極處，彷彿一天不見我就一天得不到安慰似的；我雖屢次勸告她，開導她，然而她終覺有點執迷不悟呵！S待我又何嘗壞呢？

『人生本不過如此如此！我今年已二十三了，怎樣不能糊裏糊塗過這幾十年呢？即不然，獨身一世，幻想着戀愛之花，又何嘗不可自慰！』

他正在思潮交集的時候，忽然她嗚嗚地哭了：『你真不帶我出去麼？』接着兩滴熱淚流到他的肩膀上來。他趕緊問了一聲：『怎麼樣』？不想到她並沒醒來。他於情緒紛雜之際，驟然受了這種刺激，也禁不住淚珠兒奪眶而出了。

『唉唉！不要再胡想罷！你是受高等教育的人，應當對人類有同情心！眼前躺在你身旁的這個痛苦的人，你應當憐惜她，救濟她，愛護她，你應當始終貫徹你的主張！不要再說「時代害她」「環境害她」「她的父母害她」，與你不相干了！她在你腳下踐踏着已八年之久了；你能不對她負完全責任麼？

「不能含辛茹苦的才是眞正的懦夫哩！這不是自己發過的議論麼？一個人應當努力奮鬭，打破艱難，戰勝困苦，將來自有快樂之一日！眼前喫點苦又算得什麽呢！

「我們縣裏沒有一個讀書的女子，要想提倡這種風氣，不應當從自己家庭中做起麼？

「爲各方面計，都應當走這條路，還有什麽可猶豫的呢？

「快快地努力喲！……」

五

「當然，父親母親要疑我態度的驟變，——連半年前的我也决想不到我變得這樣快。——自從我在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討論解决舊式婚姻的方法的文章，內中曾發了一段議論：——

唯一的補救方法就是讓「她」讀書；只要她能够把書讀在肚裏，有了普通的知識，慢慢地了解了做人的意義，把腦筋略微變換一下，或者雙方能够因此發生愛情，也說不定。縱然依舊不能，那麽，再實行離婚，根本問題——再嫁謀生——也可以打破了。假使能做到那一步，比較起不能離而强離，鬧得各方面都不合適，自己也替他許多苦惱，勝强多多了。

當我剛寫完這一段的時候，我的良心馬上就責罰我：爲什麽光能對人家唱這種高調，而自己不能實行呢？——幷不見得是「不能實行」，實在是「不實行」，呵！一種慚愧而憤恨的心理壓迫着，督促着我趕快往這條道上進行，所以立刻就寫了一封信來和父母討論。當時我想父母一定樂意幫助我，一定希望我們倆和諧一些，所慮的是，她不覺悟，不願意出去。及至接到了父親那封信，……眞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失望，整整地哭了一夜！煞費苦心地籌思了好幾天，我愛父母，我尤愛眞理，爲眞理而努力是應當的，所以又有第二封長信寄來，因一時的感情支配，內中夾帶了幾句……冒犯的話。……」

他的父親聽到這里，臉面上的表情顯得嚴肅可怕，從鼻腔裏低微地哼了一聲，明顯着過去的事情不願說，而且到了這般地步更不必說，但是又按耐不住不得不說，終於慢騰騰地說道：——

『平常你給我的信，……那樣隨隨便便，上款僅寫「父親母親」，跟着兩個「圓點子」，下款僅寫個「兒悽如」旁邊畫一個「黑槓子」，連個「膝下」的字樣都不寫，因此，有許多人說你不以我爲父，何況……哼——！

『固然是「成事不說」啦，然而我終究承認你這是一種輕舉妄動啊！如果你現在有了正當的職業，每月有幾百塊錢的收入，把她接出去，也算得起名正言順，你想：你現在僅是一個學生，能夠經濟獨立，不問家中要錢，已經很不容易，憑什麼能養得起她？你在ＣＣ中學當一個教員，也或許是人家以爲你肯用點功，特別看得起你；但是你眞夠當教員的程度麼？你自己也知道賣稿子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偶一爲之則可，常常的發表，耗費許多的光陰，何如多看幾本書？況且你自己也知道那種不成熟的作品不值得人家一顧呢！——有這麼一來，多添一個人跟着你，別的不講，爲維持生活計，你能夠不降志麼？當學生的降志，何等可恥的事！』

『再說她年已二十五歲，心地又不清楚，且毫無舊學根柢，此刻令她出門上學，豈非強人所難？所以人家問我，我就說他因爲在外邊不方便，才把家眷接出去，從沒提起過讀書的事。——恐怕人家當笑話聽。

『說到家庭方面，你母親身體素不強健，朝夕服侍，全賴着她；操持家務更不必說。……難道你就不知道「人言可畏」麼？

『不前思後想，光憑着少年的意氣，想到那里就辦到那里，總算「不量德不度力」啊！』

悽如聽着這些訓誡的話，覺得只有一半是合乎眞理的，心中本想不再辯駁，但又以爲有些地方很有解釋的必要，只好微微地笑着說：

『父親盤算的確很周到，自然我若不肯犧牲，決不帶她出去，經濟方面或者能敷衍過去；即不然，也決不至於「降志」！我的性情，父親還不知道麼？年前ＳＴ中學裏三番五次地托人約我去幫忙，我終於謝絕了，就因爲到那個

學劣不堪的學校裏去，也不過僅能做到「敷衍」一步。

『她出去之後，家中的困難，我也很想得到。好在來年我畢業之後，能多拿幾塊錢，也就可以打破那些難題了。爲期僅一年多的工夫，家中多僱一個女僕，也或者不至於讓母親過於受罪罷？——我也知道不能做得面面圓到，只好暫時避重就輕罷了。

『說到「她」呢，雖不聰明，却不甚糊塗。我不相信一個人絕對沒有造就的可能。她今年二十五歲，努力用五年功，總可趕上一個初中程度罷？我湊合着她的姓，給她想了一個名子「桑榆之」，就是借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爲晚也的意思。……』

他的父親聽到這里冷笑了兩聲。

『請父親想一想：我現在帶她出去「讀書」比較將來接她出去「當太太」怎樣？還是「讀書」光榮些罷？如果專等到我做了事再接她出去，一個不識不知的她跟着我能幹什麼？要說洗襪子補鞋，我到處都可以找得着人。…』

『你所見何若是之淺呢！她光能洗襪子縫鞋麼？』他的父親說。

『除此以外，她還能幹什麼？我說一句極平常的話，她能懂不？縱讓光能當一個生孩子的機器，有了孩子，她知道怎樣教育？要想我一生一世的當一匹騾子，背上馱着一個箱子，走在那里，馱到那里，我是不幹的！

『近來家鄉方面對我的輿論不佳，我也很知道。不過一個人做事情爲當做而做，爲合乎眞理而做，爲順乎良心而做，决非爲輿論而做，是我敢斷言的！輿論有時可以鼓勵人向上，却也有時能以逼迫人墮落。在一般頭腦冬烘的先生們看來，凡在「向例簿」上沒註過册的事情，都是不應當的。儘管大家對於太陽的評論不一致，而太陽依然是光明的，絲毫無損，誰也知道。……』

他的父親聽着這些近於辯論的話，越說越激烈，不願他再繼續說下去，就接着說道：

『你說的也是。我因爲你們明天就走啦，願意把我心裏的話對你談一談，並不是要同你辯論，你又何必那個樣

子！——至於經濟一層，我們家裏雖不寬裕，只要你幾時寫封信來說沒有錢，總可以給你寄去。』

他的母親這半天正聽得不耐煩，忽插口說道：

『懷兒！你現在每月到底有多少收入？仔細算給我聽聽，好讓我明白！』

『我在C C中學擔任的鐘點既少，而報酬又廉，每月只有十元的收入。在W宅當家庭教師，每月可得十五元。有時還可以收入點稿費。預算大概可以支持。』懷如說這話的時候很有點痛心，一來他家裏不大寬裕，二來他在事實上實在很難再讓家中擔負妻子的學費。

『只要差不多，也就好辦了。』母親說。『你現在就讓她入學校麼？她認的字太少，恐怕不能罷？』

『我以前不是對母親說過麼？自然她現在是不能入學校的，只好暫且在我的學校附近賃一兩間小房子，讓她住在裏邊，請幾個人給她加工補習。——在我來家之先，已經有幾個至好的同學答應幫忙。——希望她到暑假能夠趕上一個高小畢業的程度，暑後入一個女子職業學校。——這個辦法好麼？』

『好！不過無論請誰教，總趕不上你自己；無論如何，你應當多挪出點工夫來教導她。她自幼沒出過大門，更沒和男子交接過，你千萬不要像那個什麼姓鄭的——在婦女雜誌上發表自己的婚姻史的——強迫他第一次出門的妻子在火車上叫茶叫水呀！』

『那是自然的！』懷如笑着說。

『我很樂意讓她跟你出去。假使你們那個小孩子活到現在，她也就永沒有上學的命了。昨天那位算命的瞎子說，她的八字裏批就的非出去不可，一點也不假。』

『什麼叫做「命」呢？這不就是「人力」和「機會」麼？』

父親趕着說：『我不信！凡事都由「命」定，一點也不錯的！……總之，你信也罷，不信也罷，反正你們朔天就走啦。我——當父親的——心裏的話不能不說；不管你們聽着是不是。

『你（對懷如說）在外邊過了七八年啦，當然用不着我囑咐，只有你（對綸之說），出去一時一刻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目的。你現在已這樣大的歲數啦，好容易有了這種機會，如果不切實用功，力圖上進，能對得起誰！P地是最奢華的地方，到那里千萬不可摹仿那種皮毛的時髦！和男人接交不可苟言笑，避嫌疑是最要緊的！……無論在外邊穿洋（洋）裝，驢裝，西裝，東裝，回到家裏，一切衣服舉動均須照舊；只要我活着，絲毫不許有所變易！……你記住了沒有？』

她站在桌子前低着頭，微微地答應了一聲『是』。

『也或者你們以爲我這話是固執，是迂腐。』父親又說。

母親很悽楚地說：『我不愁別的，懷兒是一個很急躁的脾氣，媳婦又有時候很執拗，萬一再像在家裏似的，鬧起衝突來，他賭氣不理她，豈不要鬧笑話？』

懷如跟着說：『請母親放心罷！決不能够！我既然好意帶她出去，安能再和她鬧小孩子脾氣呢！』

綸之也說：『母親放心！我今後決不再惹他生氣就是啦！』

『很好！那才真是好孩子哩！——可是還有一件要緊的事：你們倆都是過了新年第一次出門，安能不辭別祖先？明天事多，恐怕忘了，現在就舉行罷！』

綸之趕快到神牌前，燒了幾根香。懷如雖十二分地不樂意，却也不便多說，只好兩個人一同跪在紅毡上磕了四個頭。這一個『辭別式』就算舉行完了。

六

人生本不過如斯呵！不染於污泥，遁隱山林，與自然爲友，作一個人生的逃避者，何嘗不好？然而一個人偏偏要說自己滿身都負着畢生盡不完的責任，定要苦苦地作繭自縛，定要作一個糾糾之戰士與醜惡的社會交綏，究竟

是『智』是『愚』，也眞是一個問題呀！遇有崖石的抵抗則破壞之，遇有不合理的堤防則破壞之，……萬物的精神熱烈的血力絲毫不許自己退攖，本着易經的『既濟未濟』的原理，打破一關又是一關，戰勝一個又來一個，……直到老死，還不知止境在那里！所謂眞正的幸福，所謂美麗的春天，還不都是些騙人的名詞麼？恐怕連片時的安慰也不容易得到喲！

懷如在站台上來回地走着，一方面是別離的傷感，一方面是前途的渺茫，使得他越想越難過，越難過越盼着火車的到來。一輪皎潔的明月，照在寂寞冷靜的曠野裏和白皚皚的雪光混在一起，愈覺得耀人眼目。幾點稀疎的晨光在蔚藍的天空裏微微地閃爍着，一若慶賀他們的成功，又好像歡送他們的同行。遠處寒犬的吠聲，雖然清脆可聽，又怎能打斷懷如的深思呢。

兩道冷颼颼的光芒，一直向前射來，火車已進站了。車中人山人海，懷如夫婦好容易走上車去，機輪軋軋又往前走去了。懷如摸了摸大氅上黏了許多膠似的東西，放在鼻上聞了聞，也沒什麼氣味。檢之身上也黏了不少。過了一會，才知道是一個斤八鎊帶的蜜罐子打碎了。懷如暗想道：『這也或許就是我們甜蜜蜜的生活的開始罷？』

一九二四，三，十五。

一枝筆

黃運初

(一)

戀愛的人說：
『我巧遇着我一枝筆，
將我的熱騰騰的心，
在紙上雙手捧上給她！』

(二)

離家的人說：
『我聊借着我一枝筆，
把我客路的苦樂，
都告訴我故鄉的父母！』

(三)

被摧殘的人說：
『我常用着我一枝筆，
隨着我的血和淚，
在白紙上畫出我的處處的傷痕！』

須磨的自盡

日本森田草平原作
仲持譯

一

這天早上，我醒來遲了，一開眼便見窗簾上太陽很亮的照着，使我從帳子裏面，也望得出壁紙上的污跡來。我渾身的骨頭發痠，彷彿覺着身上沒有一塊好肉似的。我眨一眨眼，卻沒有起身的意思。這時刻，一片單調的打鐵聲音衝到我的耳邊來。我悄悄的傾聽着：這聲音低下去，低下去，漸漸的催着我睡過去了。

我似乎到底沒有睡熟呢，一驚醒，便即下了牀。我移開了窗子，晨風柔和的吹進來，飄動着帳子的邊緣。日間掛着帳子是怪難過的。我不由的把帳子的四角解開來，因爲不耐煩去摺起，便在這上面坐着。寫字檯上，壘着一堆的原稿，計有一百多張，在這上頭我昨晚辛苦的寫着，直到後半夜爲止。我想起昨晚運筆的爽利，眞是從來所未有。可是在晚間心神恍惚的當兒所寫的稿子，一到早晨的明鮮

無情的陽光裏看來，總變成沒有意思的東西了。這少不得使作者大大的失望，那時他的心情，就和一個人把一封用烏賊骨粉寫的情書拆開時候一樣了。自然這並非說每個作者都是如此，然而我卻禁不住自忖：這的確是我作稿時通常的運命。所以這時候，我一會兒想把那稿子急急的看一遍，一會兒又嫌厭到不願意瞧一瞧了。

我正在去年七月將近畢業的時候，害了神經衰弱症，便到伊豆大島去療養。在那里過了幾個月的孤寂生活，我又來到這里，在這個寂寥的小寺中，租了一間屋子住着。到現在已經住了半年了，這其間我不曾和我的朋友們來往過。整天的沒有和誰說話，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委實度着和尚般的生活，——或者不如說是隱士般的生活。我並非真愛這樣的生活。我確是覺着寂寞，幾乎耐不住的寂寞的。然而看着自己這樣的覺得寂寞，在我卻是一件樂事。越是覺得寂寞，我便越是高興了。話雖如此，這等不自然的心情究竟不會恆久的。到末了，我見我的寂寞實在受不住了，便決定主意，來寫一篇小說。老實說罷，我在伊豆島的時候，曾經做過幾樁有關題的事情，我以爲寫成一篇坦直的自白，至少可以贖着幾分的罪惡，所以有一個多月，關在我的屋子裏，依着我的意旨做去。到昨天晚上，我的小說終於脫稿了。這篇小說裏我所貫串攏來的情節怎樣？我所要寫的，我可曾一無忌憚的盡情的寫進去沒有？關於我的壞事，可有隱避的地方麼？這一切，我可都記不清楚了。我對於我的著作，還不能用公正的眼光去下一個批評呢。

我的小說還缺着題目。我想到過幾個題目，卻都包不住我的主要的意思。萬一沒有別的名字，就用『千鳥』兩個字也罷。這個題目未免平凡些，然而在我是滿意了。我權且定下了這個題目，站起身來，拿着牙刷擦牙齒了。

我在廊下閒踱了一會，來到和尚住所的外邊。於是踱下天井去，套上一雙『下馱』（註一）走到墓場的門旁。那邊一株大樹的下面，有着一口井。我在井口的轆轤的繩上，扳了幾分鐘，汲上一大桶新鮮的水來。順手倒在井旁的銅盆裏，我就洗臉了。

洗好了臉，我就回到和尚住所外邊的廊下。那隔開房間的槅子門開着；許多紅綢的婦人衣服晾在一條拴着壁柱的長繩上。有一幅觀音像掛在壁龕裏。壁龕旁坐着

一個少女，俯了頭在哭。這不是別人，就是和尙的妻的『蓮子』，(註二) 名叫須磨。她並不哭的很響，只是渾身發顫的唏噓着罷了。她似乎想到沒有人肯去問一聲她哭的原因，所以愈益悲切似的。這時刻，我停了一會，隨卽轉到我自己的房裏了。

我凭着廊下的欄干，仰看晴明的天空。約莫半個鐘頭之後，和尙的妻拿了塵拂和掃帚，到我的房裏來掃除。她是一個五十多歲，膚色白淨的女人；她年老還是年青，初次一看是辨不出來的。她的性質大抵是沈默的。有着一種甚至對於細事也會臉紅的習慣。她把我的房間收拾好之後，便給我端進早餐來。

早餐畢，我在寫字檯旁坐着，因爲沒有規定的事情待做，我便把我的稿子胡亂的翻了一會。

我每有一篇小說脫稿，彷彿覺着沒有餘力再做別的小說，彷彿覺着我愈多做，我的生命便愈短了。這實在因爲作稿時候，斟酌字句，太費心機的緣故。我時常懸想着；一脫稿，我將感到何等快樂呵！但是脫稿之後，却並沒有像預料的愉快。那時我反覺着惘惘然，似乎被一種空虛的心情壓迫着，需要人家相安慰了。我對於寂寞的感覺，要算這時候最爲敏銳了。這時的狼狽情形，凡是不曾動過筆的人們，是一點也想像不到的。我的小說，在沒有給人家看之前，我覺着是我自己所有的；但是一出版，似乎不是我自己的東西，永遠的和我隔離了。雖然我的名字在那小說的首頁印着，小說裏面含着的情愫，却不復是我的情愫了。這等情形，在我是難堪的。所以我不喜歡把我的小說去發刊，去用鉛字排印出來。這也許是我對於自己的著作的一種偏癖，也許只限於我一個人罷。

我用一個錐子，在原稿的邊端，鑽了兩個洞眼，便穿進一條紙捻子去，好好的打了一個結兒。於是把頁數了一數，却還沒有看一遍的意思。

外邊，天色漸漸的紅起來了。

烈日底下的都市的街道是很靜很靜的。時時有一輛電車隆隆的經過；但是這種聲音絕了之後，便死一般的寂靜了。鐵店的打鐵聲音，固然是盡日不歇的；然而耳朶邊聽慣了，也就不很覺得了。

『叮噹，叮噹，叮噹——』

我開了窗，望見下面的古墓場，那邊橫着幾塊黑沈

沈的墓石。墓場中央，孤另另的聳着一株枝葉下垂的青桐，此外沒有別的草木了。樹幹上一隻油蟬吱吱的叫着。墓場的邊端，種着杉樹，當作圍牆，那些杉樹大半是枯死了。

那邊過去，望得出幾所小舍。其中的一所便是上面所說的鐵店，那地方自從清晨直到深夜，不住的發出打鐵的聲音。一個十五歲左右臉色青白的徒弟幫着鐵匠在那里打燒紅的鐵。那可憐的少年用瘦小的兩臂擎起那沈重的大槌來，便在燒紅的鐵棒或是鐵塊上打下去，發出『噹』的一聲，然後又擊了起來。而鐵匠拿一柄輕的鐵槌『叮』的一聲節奏的槌在鐵砧上。過了中午，那聲音便逐漸的低下去了。這時候，是在晝間，看不出一點火花來。風箱搧着的炭火也顯得黃色了。這上面冒着青色的火焰。從那邊傳出一陣硫黃的氣味和一陣燒鐵的氣味。

那鐵匠默默的把鐵砧上面燒紅的鐵翻了轉來，忽然抬起頭，怒喝道：『打的上勁些，你這不中用的孱頭。唉！勤喫懶做的！』

那小厮合了眼，擒起那柄鐵槌來，細長的頸項上滿是汗，於是單調的『叮噹，叮噹，叮噹』繼續下去了。

馬夫有馬夫的小曲，舟子有舟子的歌謠，然而鐵匠既沒有小曲，又沒有歌謠。所以鐵匠和他的徒弟的打鐵，是臉對着臉，一聲不響的。他們始終是默着。烈日底下的東京的死一般的沈寂，只有他們的槌聲，總把他打破了。

自從『千鳥』這部著作動筆以來，我每逢寫倦了時候，便坐在窗邊，望着那家鐵店。那麼，鐵槌的聲音和爐中的火焰，便把我的思緒，誘到遠遠的不知什麼地方去了。並不是到遼遠的天邊，却是到寒冷的沒有語言的地底的區域裏。

我也說不出是什麼緣故，這個年青的徒弟從起初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間或也看見有一兩個別的少年到那家鐵店裏來，然而不到一個月，他們便出去，由另外的人來接替了。他們昨天在那里，今天未必仍然在那里。只有我們這個小厮，却是每天總在鐵店裏的。他身材矮小，頭部很大，老是一種營養不良的臉色。他間或也到寺裏來，我曾經會過他，却不曾和他講過話。有一節日的前一天，他又到這里來拿須磨所縫的小衫，我聽到了他的一番隨意的談話說是明天他要趁早車回到粕壁去

在他的家裏去過節。須磨是時常和他講話的。關於他的家庭和景況，她或者詳細知道也說不定哩。

這個藉鐵槌自給的小斯茫然的注視着蕤場。從他站着的地方望過我的窗子來，我的房間大抵不過像一個暗黑的方洞罷了。

二

我靠着寫字檯，一動不動的靜坐了兩三個鐘頭，一面彷彿覺着我的思慮已經窮竭了，一面却似乎有無數的思想攢在心頭。這些思想，這里沒有說起的必要，我也就擱着不提了。

這時刻似乎有人從窗帘的裂縫裏，向我的房間窺望着，隨即沿着走廊走去了。我立時仰起身來，尋究那個退却的人影，可是來不及了。這或者是須磨罷，我不知怎的覺到這一定是她了。但是那個和尚的「運子」走來做什麼呢？從我初進這寺以來，已經半年多了，這半年多之間，她是不大到我的房裏來的。她每天關在自己住房裏，只是忙着做活計，她住在這寺裏人家是不知不覺的。因為她這樣的沈默，所以我以前一點也不曾想起她。然而這早上，我的奔放的思想，却不由的轉到這個寂寞隱居的女郎的身上了。

我驟然站起身，走往竈間拿熱水去，經過和尚住所的外邊。須磨正在摺疊晾過的衣服，放到竹筒裏去。她的臉俯伏着，她勤懇的却也機械的在操作——或者在我看去，似乎如此罷。她分明是這樣的在那里做事已經多時了，那麼剛纔走着的不會是她哩。一聽到我的脚步聲她便擡起沒有表情的兩眼來看看我，向我點點頭，便又做着事。我見了她那蒼白的——簡直沒有血色的——臉龐，便想到這早上她哭過的事了。

這有什麼關係呢？女人的眼淚，有什麼多大的意義呢？不過我想起須磨——現在俯着身子撫摩着衣服的摺痕的須磨也竟至於哭，却少不得詫異了。

我隨即回到我的住房裏。說也奇怪，她那沒有意義的臉容，在我想來忽然變成有意義了。她的頭髮稀疎，嘴唇不很紅潤，臉上又有好些雀斑，凡是少女，照例總有幾分嬌媚之處的；然而這個可憐不幸的須磨，上帝却沒有賦與她一點嬌媚的質素。她的臉龐是一個毫不動人的臉龐。她和她的母親是不很相像的。我總得她是她的

母親的『運子』．她有一個兄弟和一個妹子；他們的年齡却和她相差很遠，也許爲着那個原因罷．

在我的想像裏，『運子』這個名詞是和悲哀和困難連帶着的．須磨對於她的後父感情怎樣呢？對於她的母親感情怎樣呢？她的母親對於她感情怎樣呢？母女兩人臉對臉坐着時候，講些什麼話呢？她們也許一句話也不講罷．非但不講，也許什麼事都不會想起罷．這等女人們的普通的態度，似乎如此罷．我的性質，喜歡在細小的事情上附着幾分意味．我有一種構造幻影而發幻影籠絡的癖性．這時刻，我忽然注意到一隻長脚的蜘蛛在窗帘上爬．這隻蜘蛛倘若被弄死了，也許同人一樣的感到痛苦罷；不不，這個設想怕是錯誤的．這蜘蛛的機能的發達很低，那里會感到痛苦呢．女性的感情也可以由此類推了．複雜的刺戟在單純的頭腦裏，是不會發生什麼反應的．只是複雜的頭腦，纔能有複雜的情緒，纔感着較大的苦痛．所以單純的頭腦對於複雜的頭腦；不會發生同情心．而複雜的頭腦對於單純的頭腦更加不會發生同情心了．——我用手裏的鉛筆去捉這隻蜘蛛．但是這蜘蛛立即爬上牆去，我就捉不着了．

無論怎樣，我對於須磨，禁不住起了一種淒寂的心情．我不知道她幾歲上到這寺裏來，但若她的生活本來困苦，她一定是早熟的了．智識已開的少女，遇到她的寡母決定再嫁的時候，感想如何呢？要是有個少女，不得不進她母親的後夫家裏，而叫一個陌生人做『父親』——那也未始不可；但若她的母親日後生出小弟弟小妹妹來，那怎麼樣呢？——這些思想使我黯然了．這樣的事情在世界上是常有的：哪哪，在這寺裏就有一個適當的例阿；但是在純潔天真的少女的心上，這樣的運命那里會發生好的影響呢？須磨難道安然受着運命的支配不成？我對於她的生活，少不得想多知道一點了．我少不得想聽她吐露出真實的感想來．但是我去問她，她當然以爲我太莽撞太恕聒，不會來理我．阿阿，假想我處在這樣的環境裏，——那麼，我想像得到她的心情了！於是我的心裏，忽然起了一個欲望，想要寫一篇關於她的小說了．

然而這樣的胡思亂想是不濟事的，因爲關於別人的小說，我到底是不能寫的．我所能寫的只是我最知道也最不知道的，最所愛也最所憎的——總而言之，『我自

己』罷了。所以我寫着寫着，永遠的寫着這個自我！

我想到這樣，便又拿起『千鳥』的原稿來。寄出原稿的期限漸漸的逼近了，而我還不願意和那原稿分離哩。

須磨可能理解小說麼？我不曾見過她讀着。但是對於沒有讀過書的女人，還是小說容易了解呢。如果須磨肯聽着，我將把『千鳥』讀給她一個人聽；待到親見她迸出眼淚之後，我就把原稿藏到書箱裏去，永遠不發刊了。

三

薄暮時分，我把『千鳥』的原稿投進街角的郵政筒裏。當我回到寺門時候，和尚的兩個小孩子忽然奔上前來，抓住了我的兩手。我是不喜歡孩子們的：因為和他們講話講得和藹些，他們便纏擾不休，終於弄到討厭為止了。我尤其不喜歡和尚的兩個小孩子。那個男孩子顯着狡猾的眼光，雖然年紀小，眉峯上却刻着兩三行深皺。我從不曾對他們講過和藹的話兒，他們為什麼這樣的抓住了我呢？我窘起來，拖着兩孩子走了幾十步。

『阿阿，弟弟妹妹喲！』正坐在廊下的須磨厲聲的說。

『快住嘴，你這獃頭！』男孩子叱着，便從階沿上跑去了。小妹子也跟着他去了。

須磨在他們後面望了一回，便即轉向站在廊下的鐵匠的徒弟了。

『哪哪，一件女衫兩件汗衣——都齊了。拿回家去罷。』

『謝謝你。我的師母拜託你趕緊再做一件直裰，須要一兩天之內做好。你肯答應麼，須磨姑娘？』

須磨低了頭似乎沈思了一會，便說道。『阿阿，我恐怕這幾天不能做活計了。真對不起你的主婦，請你對她說，把那衣服給別人去做好麼？』

『也罷也罷。』

那小厮把包裹放在一旁，便在階沿上坐着。他做了一天的苦工之後，似乎已經把頭臉手脚都洗過了；但是鼻子上還沾着污跡，臉上還有點黑沈沈。他見我站在天井裏，便讓開身子給我走上去。我却只是站在原地方。

那小厮現着遲疑的神色，從懷中拿出一張明信片來。

『討你一個情，須磨姑娘？我要把這張信片寄給爸爸去；你可以替我寫一寫麼？』

『可是那天來信的覆信麼？』那女郎對着我看了一會．『我不知道可寫得成呢！』

『上回我到家裏去，我訴說我的師父太利害了，使爸爸很記掛．但這不過兩年之內的事情，待到生意學滿，便不至於吃苦了；所以我決定忍耐着，仍然在師父這里做下去，也免得爸爸記掛．請你這樣的替我寫一寫罷．』

須磨默默的向手中接着的明信片注視了一會．

『你的爹還活着麼？』她問．

『是的，須磨姑娘．但是我是長子，我還有八個弟妹哩．可憐我的爸爸呵！我為他的緣故，只好竭力的熬受着師父的虐待了．』

我聽到這番話，不由的發生感慨了．這是很老成的話，不是遭受極大的痛苦與磨折的人，是說不出這樣話來的．

『此外沒有什麼話要寫麼？請你等一下．』

那女郎拿了明信片走進房裏去了．

我也回到我的住房裏，剩着小厮一個人在廊下．

夏天的傍晚，天色是不容易暗下去的．但我的住房是在佛堂的後面，比別的房間，却暗得早些．我在後間去找燈想要點起來，可是找不到．或者僕人拿了去揩擦加油也說不定罷．忽然間，嚶嚶嗡嗡的從後間的屋角飛出成蔟的蚊子來，在我的周圍旋繞個不住．於是我把驅蚊香的盒子拿到廊下，用一枝火柴點起來．從盒子上面的洞裏，露出了螢也似的一顆火，於是淡淡的一圈圈的烟裊裊上升了．我將背靠了寫字檯坐着，恍恍惚惚的儘想．我不再想起須磨和那年青的徒弟了，我却想着我自己．我想着那很遠很遠的幾乎前世一般的往昔的一個晚上．我說不出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不過我所想着的斷不是在大島的海濱時候的事情罷了．

這晚上是很燠熱的．對於獨身者，有所悔憾者，以及志願未遂者，這簡直是一個耐不住的可怖的晚上哩．

我心地躁躁的站起身來剛要走到廊下去，須磨兩手擎着點起的燈走過來，她的臉並不直對那燈光．在昏暗的長廊裏拿了燈走着的少女的姿態眞是何等美麗呵！我一動不動的迎着她．

她把燈放在寫字檯上面，便轉過身子去。

『你要出去麼，先生？』

『不出去，須磨姑娘，』——我在寫字檯前面坐下來——『好燠熱的晚上啊！』

『真熱呢！』她答說，一隻手按着門簾的邊端。

『你何不出去散一回步乘乘涼。』

『恐怕到處都不見得風涼罷。』

『到也是的。』她停頓了，兩手安在膝上坐下來。

接着是暫時間難受的沉默，我在心中搜索着可說的話兒。

『那小厮已經去麼？』我終於開口說。

於是她忽然仰起臉來。

『唉唉！隅田川可是往淺草那一面去的麼？』

『隅田川麼？』我聽到這個意外的問語，略略躊躇了一會。『哪！吾妻橋是在淺草公園的旁邊。不過在那邊什麼所在乘風涼最好，我却不知道！』

『到淺草去，是走過矢張池的麼？』

須磨俯着頭，繼續向我問。我便無意的看着她的臉。

『是的，你可以從矢張池走過去——你難道不知道淺草在什麼地方麼？』

『不知道，』她低聲的說，便看着地面。『因為還是很小的時候，我到過那地方一兩趟。』

我聽到在東京生長的二十四歲的女人還不知道淺草的事，少不得驚愕了。我這時候，極想曉得她那過去的生活和此時的心情。我本想至少問一聲她幾歲上到這寺裏來，可是終於不敢問出來。

『你怎麼能够這樣靜悄悄的整年住在家裏呢？』我只能這樣的說一句罷了。

『唉！』——她抬起臉來——『不大出去的人是不想出去的呀。』

這等話她似乎是常說的。她那安靜的神色使我更加發生憐憫之情了。

她停了一會又說道，『你怎麼樣呢？日日夜夜的不住的寫着，想必覺得非常淒苦罷！』

度着單調的生活的須磨，却天真爛熳的說出這等話來！——我望着她的臉，禁不住微笑了。

『在你想來，我只感着淒苦就是了麼？』

『你所做的，似乎是艱深煩難的事務呢？』

『單是艱深煩難能了麼？』

『阿阿！我覺得你似乎天天的瘦下來。你真太苦了。』

我從她嘴裏，捉住了這幾句話了。雖然是我有意誘着她說的，我却也覺得滿意了。我想要人家見憐，說一句『你真太苦了』，便是用一種手段，我也甘心的。每逢我裝了大大的心機，做成一篇著作的時候，我偏不喜歡人家的稱贊，却喜歡人家說一句安慰的話，像是『虧你做的』，或者『我可憐你』。這等話是合于我的脾胃的。一聽到須磨的同情的話，我的眼睛裏便湧出眼淚來，快要流到頰上去。我想要哭個暢快了。

『請你出去罷。』我搖搖手急急的說。我的眼睛注視着地面，使須磨看不出眼淚來。雖然那少女不知道緣由，她却注意到我的沈滯的聲音，便急急的站起身來，她彷彿還要說幾句話，不預備出去似的，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的動靜。

『請你離開一會兒就是了。我沒有什麼難過，只是要獨個人住一息。』

我劇烈的搖搖手。她輕輕的蹤過窗帘的旁邊，便即奔出去了。

我坐在寫字檯旁，雙手掩着臉，痴性的哭，連身子都顫動了。冷的眼淚不住的流了一會兒。能够這樣大哭的，也許只有我一個人能。這一刻我方纔曉得：即使沒有真實的原因，而單是由於一時的刺激，我也能够流眼淚的。這幾天我的緊張的神經，好像一隻盛滿了水的盆兒，即使一片的樹葉落到這上面，也可以使水立刻溢出的。

我哭到我的淚泉流乾了爲止，便又靜靜的坐了一會兒。不多久我站起身來，攤開了褥子，掛起了帳子，便上牀睡覺了。

四

次日清早，我一起牀，便換了衣服一個人走到上野公園的圖書館去。那白磚的房子豎在深綠的樹蔭裏。我在房子前面的草地上躺下來，等着八點鐘圖書館開門。等了好久，時辰纔到；我便跟了一大羣人走進閱書室裏。那邊的窗子比一個人高得多，公園裏的樹木和花

草，在那里是一點也望不見的。我只看見天上的白雲只是向北撑過去。那地窖一般的每間屋子光露一排排的黑的人頭，沒有一個人講着話。然而在那里却聽得出一種蠶食桑葉似的聲音來；我靜聽了好久便彷彿覺得我的頭腦像海綿一般生了無數的孔洞似的。這是何等難受呵！

我的心情雖然不很快活，我却已經養成時進圖書館的習慣了。我的目的並不在於看書，只是在圖書館裏消磨一天的光陰罷了。我在閱書室裏，往往整日的混着，不和什麼人講一句話，雖然每天遇見許多的人，我却依然覺着孤寂哩。

夕陽西下，我便出了圖書館；走過了谷中的墓場，回到我住着的寺裏。一盞寂寞模樣的燈照耀着沒有一個人的客堂。我經過那里沒有進去，直回到我的住房，不和誰講一句話，便即上牀了。

次日早上，男僕端了朝餐進來。這是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我却沒有在意，只把朝餐用着。恰當我喝茶的時候，和尚的妻慌慌張張的竄進我的房裏來，她纔坐下，便猝然的說道，『哪哪——』

她的兩眼紅脹着，她似乎很着急了。我放下茶杯，察看着她。

『須磨昨天晚上失蹤了。』

『眞的麼！須磨失蹤了麼？』我的聲音發顫了。

『昨天晚上八點鐘，她的確還在家裏的——不知道究竟那里去了呢？』

『她當眞失蹤了麼？』我惘然的再問。

『八點鐘之前的確還在家裏的。』她鸚鵡一般重複的說着，並不理會我聲音裏的意義。

『那麼昨天晚上她當眞失蹤了罷？』

『是呵，昨天晚上，我們以為她早早睡下了，我們也就安安靜靜的去睡。不料今天早上不見了她，我們到她的房裏一看，眞是喫驚極了，那邊連她睡過的形跡也沒有啦。』

我屏了呼吸傾聽着。

『嚇的我幾乎昏厥了』——她的聲音發顫了——『我現在纔想到她昨天的行動實在是奇怪。』

『或者她探訪着親戚家，便在那里過了夜，也說不定呢？』

『不會的，她不至於到陌生人家去住夜。她是連門

外也少跨出去的呀。』

這要使我想到前天晚上須磨在我的房裏對我說的話了。到了二十四歲還不知道淺草的地點的女人——這樣的女人而在外邊過一夜，當然是一件非常的事情。假如我所隱約的曉得的她的身世，以及我的理想所構成的她的心情與事實相符，那麼我就想得到她是怎麼樣了。

『她沒有留着絕命書麼？』——我說到這里便停頓了，因爲我覺『絕命書』三個字是刺耳的——『你尋不出這一類的東西麼？』

『沒有，她沒有留着這一類的東西。我在她的箱篋裏，再三的尋，却尋不出一點形跡來。她究竟在什麼地方，你或者有一點線索可尋罷？』

『老婆子呵，我和須磨姑娘這樣的少見面，怎會比她的爹娘知道的詳細呢？』——我裝着一副有點發惱的臉容——『你可已經報告過警察麼？』

那老婆子默默的看着地面。

『還沒有麼？你得趕快去報告纔是。』

『但是——』停頓了一會。『哪哪，我的丈夫恐怕這寺的名聲壞了——他剛纔到各處地方去找尋了。』

我聽着她說，只是不作聲。於是兩人之間暫時沈默着。

『嬤嬤，來啦！』忽然跑進她的兒子來，這樣的叫着，拉着她的袖子。

那老婆子起初沒有理睬他，待他叫了幾遍，纔含怒似的說道：

『要什麼？真吵呵！』

『鐵店裏的老班娘來了。』他低聲的說。

『她在那里麼？』

『我聽說昨天夜裏莊公逃走了。』

『什麼！莊公逃走了。』——她不知不覺的站起身來，『——那個小徒弟麼？』

『是呵，那個人！』

『什麼時候呢？真是昨天夜裏麼？』

『是呵，昨天夜裏。哪，不是，是今天早上。不是，是昨天夜裏。』

『對不起，我出去一會罷。』

說着，那女人向我鞠了躬，急急的走出，那男孩子也跟着她出去了。

我在和尚住所外邊的廊下惘然的走了一會兒，便在闌干上凭着。無數的情緒湧上我的頭腦來，暫時我就一無所思了。約莫一個鐘頭之後，我走到和尚的住所，便見和尚的妻因爲頭痛已經上牀睡覺了。

下午一點鐘左右，有人敲着寺門，却沒有人接應。我於是走出去，把門開了。門外站着一個穿『小倉服』的老頭子，他板着臉，對我不知道說了些什麼話。我好容易纔曉得他是從南千住的警察分署來的。他交給我一張字條，寫道：

『爲發現溺斃婦人屍首一案，傳——寺住持僧即刻到署問話。』

我大驚失色了。過了一會，我心裏想；第一個接到這個凶耗而傳給別人知道的偏是我自己，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我拿了字條，奔到老婆子的住房，見她正躺在牀上，睜開眼看着槅子門。她見我進來，眼睛也不睒一睒。她委實是十分錯愕了。

『南千住警察分署有一個人差來，說是要這里的住持即刻到署裏去。』我氣喘喘的說，乾然的站着。

『什麼！』她喊着便直跳起來。『什麼事？請你把字條讀一遍罷？』

『字條裏說着：要住持到南千住警察分署去。』

『南千住——是在矢張地方千住橋的左近麼？』

『是呵，在那邊相近的地方。』

那女人雙手掩着臉，哀切的哭起來了。

我默默的看着她，隨即把字條擲到她的枕頭邊，轉身回到寺門口。

『來人還等着麼？』她在我後面追出來，這樣的說。

『是的，等着罷。』

我不知她有否聽到我的答話，但是她奔到寺門口，便即和來人急切的談話了。我不願意聽着那些話，便回到我的房裏來。

黃昏時候，須磨的屍首抬到寺裏來。於是我聽到和尚厲聲的吩咐着他的孩子們，不要在屏風裏來窺看；然而我整夜住在自己的房裏，却不曉得其他的事了。我後來聽到那屍首是這天晚上送到火葬場去的。

這晚上，我反覆的想着這個可憐的少女的身世。那

使我感想最深的，便是少女默默的自殺這一節。我本來相信知識不發達的女子沒有深沈的感想，沒有複雜的情緒。現在却曉得我是弄錯了。那種女子所經歷的感想和情緒，何嘗不深沈，不複雜，只是她們不能表示出來罷了。我胡思亂想的好一會，終於沈沈的睡熟了。

天色一開亮，鐵店裏的槌聲便聽得了。那年青的徒弟據說昨天早上逃走了的，仍然和他的師父一同在那里打着鐵。我後來聽人說：他是在兩國的車站上被人捉住了，纔帶回來的。

五

今天從早上起就燠熱。這種天氣委實是四月裏最多變化的天氣了。忽而雨，忽而晴，忽而天邊透出太陽光來，忽而又滿天布着黑雲了。我遇着這種天氣，心中不由的煩躁起來了。

我的心緒成了一條直線，不能够返省了。我似乎想奔出去，盡我的足力，到無論那里去。我似乎想撞見無論什麼人。我似乎連電桿也想去打斷，像蛋一般的搗個粉碎。

我趁着沒有下雨的時間，帽也不戴的走到街上去。從雲中間透出的太陽光看來，這時候已經是傍晚了。我只是急步的走着，也不忖到那里去。這樣的把身體運動了一會，我的心境便平靜起來。忽然間覺着來到今坂本的街上了。我放緩了脚步，直向前面望。街上的行人很少。時時有一輛車子從後面駛來，便追過了我。街旁的水淶在太陽光下閃耀着。

我忽然想到，那出事的晚上，須磨也許從這條街上走過罷。她前一天曾經問我到隅田川的路徑。她大約想要到吾妻橋去，却走錯了路，從這條街到了大橋了。忽然間，我的眼前，迷迷濛濛的現出一個身材矮小的女人來，順着中夜沈寂的街道，軟洋洋的走着。

不知不覺的，我已經到得大橋的橋堍了。這時候天色昏暗了。有幾個穿單衣的男女凭在橋闌上，看着暗沈沈的河水。誰都沒有說着話。他們似乎結了團體打算一齊投下水去也說不定罷。我走近他們去，看看每個人的臉。他們都轉過身來。走了幾步過去，又復凭着橋闌了。我於是也在橋邊俯着，向下面看水。這分明是退潮的時候，急流挾着細碎的渣滓箭一般快的流去。

須磨一定是從這座橋上——正是我的兩手舞着的這個闌干上跳下去的。我看見水底下須磨的姿態了。我覺着我的兩腳浮動起來，說不定會跟了她跳下去呢。我連忙離開了那座橋，彷彿從死神的嘴裏逃出了似的。

一陣暴雨又瀰漫的落下來了。

・　・　・　・

晚上過了十一點鐘，我回到寺裏來。我敲着透門。那老年的男僕給我來開門。他見我渾身淋漓，少不得出驚，但是他却沒有問我怎麼樣。

我在暗中摸索了一會，就到了佛堂的前面。神几上點着一盞不常點的燈。這寒微的燈光使我看見了一只小小的白木的盒子，放在神壇上面，兩盆蒙塵的金色的人造蓮花的中間。盒子裏盛着的當然就是須磨的遺骨了。那燈光很微弱，四壁依然是暗沈沈的，佛堂裏瀰漫着一陣香烟裏逐日燒着的香的氣味。

我在那里拱着手壁直的站了一會，注視着那只盛遺骨的小盒子，有許多時候，一動也沒有動。

(註一)一種木屐。

(註二)日本有一派和尙，是可以娶妻的。「連子」是日人對於前夫所生兒女的稱呼。

心的去處

黃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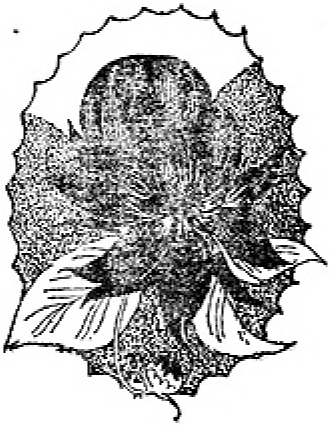
姑娘！
我每於深夜幽靜中聽見池畔的蛙鳴；
和牆石下蟋蟀的微歎，
我的無主的靈魂，
便覺無所歸宿了！

姑娘！
我且借着窗前新開的那朵玫瑰花的心房，
做我的靈魂的歸宿罷！
玫瑰花雖然嫵媚，
怎奈我不甚愛她！

姑娘！
我且借着壁角上張着的蛛網，
黐着我的赤裸裸的情心罷！
蛛網雖然在壁上高掛着；
但不是黐我的心的所在呵！

姑娘！
我且借着窗外一片草原上的促織，
做我的生的伴侶罷！
促織雖然在深夜中能彈出我的心絃的哀音；
但不像姑娘的愛的淚汁能把我的生命之花滋養！

作於越南中法學校。



一掬黏土

Henry van Dyke 作
顯讀 譯

在河岸上，有一掬黏土。這不過是平常的一掬黏土，粗而且重；但他有對於他自己的價值的高遠的思想，和奇怪的夢想：就是將來他的價值發現的時機到了，他將在世界上得到高大的地位。

他的上面，樹兒互相耳語着降在他們之上的榮光——當美麗的花和葉開始長發，而樹林裏發出一種美而且清的顏色來，彷彿許多寶石，翡翠，成爲柔軟的雲而掛在地上時候的榮光。

花兒，驚異於這美麗的愉快：當微風抱擁他們的時候，彼此都低了頭，而且說：『姊姊們！你們怎樣的可愛呵！你們使日子光明起來了。』

河呢，歡喜他的新的力，和他的一切支流的會集，音樂般的對着河岸淙淙的響。訴說他從冰的鐐銬中解放出來，從蓋着白雪的山裏急急地流出來，和他所急忙去做的重要的工作——去轉許多水車的輪子，和使巨船浮出到海中。

黏土在他的牀裏盲目地等着，拿高遠的希望安慰着自己。他說：『我的時機將到了，我不是永遠隱匿着的。光彩和美，榮華，在相當的時期，會到我這里來了。』

有一天，這黏土覺得他自己被人從那曾經長久等着的地方拿去了。一個扁平的鐵的刀口經過他的下面，把

他舉了起來，放在一輛載着別些泥土的車中，就遠遠地帶了開去，他似乎經過了一條不平而多石的道路．但他並不害怕，也不曾失望，因爲他對自己說：『這是必然的，到光榮裏去的路，總是不平的．現在我正在一條到世界上去占一個重要地位的路上了．』

但這條難行的道路，後來又艱難，苦痛得無比．黏土被放入槽中，被混雜，打擊，攪拌而且踐踏，他幾乎不能忍受了．但他在思想上有一種慰藉，就是許多快美，偉大的事情，都是從一切困難來的．他確信：只要長久等着，一定有奇特的報酬降臨到他．

後來他被放在旋轉很急的車輪上了，而且向四周旋轉，直到他好像要磨成千片時才止．當他被磨的時候，一種奇怪的力量把他擠壓得成形了，經過了種種的昏暈與痛苦，他覺得自己已成了一種新的形狀了．

後來一個不識者把他放在爐內，烈火在他的周圍燃燒起來——猛烈的輸入——燙得比他從來伏在河岸時候所受的夏天的酷暑更甚．一切經過了，他在這大的未來的堅信中忍耐凝住着，忍耐着他的痛楚．他想：『我嘗過這些痛苦之後，定要成爲非常美麗的東西：大概我是被用爲廟宇的裝飾，或皇帝桌上的寶貴的花盆罷．』

後來燃燒完結了．黏土被人從爐中取出，放在一隻船的甲板上面，在青天下的寒冷的空氣中，苦難過去了，報酬到手了．

甲板的近旁有一池水，不十分深，也不十分清．但很平靜，可以十分眞實地反照出那些落在其上的圖像．當他被人從船上拿出時，黏土才看見他的新的形狀，他一切忍耐苦難的報酬，他的希望的完成，——一個平常的花盆，直而且硬，紅而且醜．於是他覺得他不是一定爲皇帝的宮，或藝術之宮而造的，因爲他被人做得一點也不燦爛，美麗，榮華；他於是喃喃地埋怨那不相識的製造者，說：『你爲什麼把我做成了這個樣子？』

他悲憤地過了數日．後來他就被塡塞了許多泥土，和許多東西——他也不知道是什麼——只是許多粗糙，棕黑，難看的東西，插入土中，把他蓋住了．黏土厭惡這新來的形狀，說：『這次被人塡滿了灰塵與廢物，要算我遭逢中最不幸的事了；我確是失敗了．』

不久他被放在煖室裏了，室內有和暖的日光照他，水露潤澤他，一天一天的等過去，變化開始臨到他身上

來了。他的裏面，有些東西擾動着——一個新的希望。但他仍沒有知道，不知道這新的希望是什麼。

有一天，他又被人從他住着的地方拿起，帶到一所高大的教堂裏去了，他的夢想，畢竟實現了。他在世界上，確已占一個重要的地位了。洋洋的音樂，充滿他的身邊，四周圍繞着花兒。但他仍沒有知道。因此，他就輕輕對那在他身旁，與他相似的花盆說：『他們為什麼把我放在這里？為什麼一般人都向着我們看呢？』

別的那一個花盆回答說：『你難道不知道麼？你已播着一盆高貴的百合花。她們的花瓣，雪也似的白，她們的心，好像純粹的黃金。人都這樣看她，因為這花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而他的根正在你的心裏。』

於是這黏土滿足了，他默默地感謝他的製造者。因為，他雖是一個土製的盆，但是抱持着這樣珍貴的寶物了。

舊郵票

顧澤培

這是我一生最恥辱的一件事，為了一個女人的事，覺留下了我生命史裏最悲慘的一頁。不過在古怪的我看來，却是很光榮的。世上最美滿而可貴的，唯一只有『愛』，而我正做了『愛』的奴隸，演出了這麼一齣悲劇。

我愛的這個女人，大家總也看到過她的名字，我有幾封寫給她的信是在報上發表的；所以在這里，我不再提起。

我是十分愛慕着這個姑娘，有許多詩也是為她而作的。

我和她的初遇，是在一個冬天的薄暮。從這次相遇而相識了，我雖生了戀慕之心，常常去等候她，但是她却沒有知道。這樣我真是一個浪子，在人家看來；但在我自己想來，這是純粹由於愛的指使，並不帶有絲毫悔

弄女子的肉的衝動，很坦白的。我和她相識不幾日，我們就有一個小別，我回家去了。回家後，我甚感煩悶，因此我就寫信給她。她也能諒解我的衷心，早把回信寄來。但豈不知我的悲哀與煩惱，却在她的第一信就給了我！——這雖是她給我的第一信呀，却也是最後的一信了；以後我是寫了許多信給她，她並不回我一封！

從我第一次寫了信給她，得了她的回信，到第二次我再寫信給她，中間有半年的距離。我們的寫信，所以如此疏落，因為我們常能相處一塊，實在用不着這樣的客套。在此半年內產生了不少的美麗而愉悅的故事，在我沒有果子的花裏，完全是追記這樣的故事。

最初她不給我回信，我還不以為意，因為我想她實在來不及回我的信，——我一週一封，一旬一封，五日一封的寫給她。——到現在，我覺自失望了！唉！可憐的人兒呀！於不知不覺中為她所棄了！

這事我完全失望了，我常常要想起而哭泣。今天不知為了怎麼，又想到而哭泣了。哭過，我獨自踱到園裏散步，想借此避免一些傷心。那知滿園秋色，頓掀起了我懷家之念，不禁又長嘆而掉淚！我自離家後，為了愛情的煩惱，竟把母親忘掉了「最親愛不過的母子之愛，為了愛情的煩惱而忘掉，這是多麼可悲呀」

這時我是十分惝恍的，把手巾滿面掩蔽！——似乎覺得十分羞澀！

當我把手巾取來時，我是沒有留心到一個郵票的落出，因為這悲潮太高，沒有別的心緒。後來悲潮少落，覺得在那里只是癡思呆立，倘若給人看見，實在有些不便，於是緩緩把脚步移動，想要走了，忽然看見那個郵票，和手巾同捏在我手裏。因此又費了我不少的思索，一路歸來。

這是一個從舊信上脫下來的舊郵票，郵局裏蓋上的黑色印子，已顯然告訴我了。但要是進一步問，這個舊郵票是從那一封舊信上脫下來的，那却不知道了。

近來我得了一種古怪的病症，只要聽到人家說『舊信』，或是隨便在那里看到『舊信』，總會想起她給我的舊信。最後還得要去翻讀一下。現在我因發現了這個舊郵票，聯想到了舊信，自然又會想到她給我的舊信而要去翻讀。

我雖曾因一度的怨恨，怨恨她狠心不給我一信，想

把這一封僅有的她給我的舊信燒去，但因爲我愛她的心太切的緣故，過後了想，或者她是受了父母的禁止與監視，不得把她對我的愛情，向我投落，於是又把舊信留下了。

因爲這是一封僅有的她給我的舊信，我是十分寶愛他，把他珍藏在一隻很精美的小匣裏。而且這隻小匣，僅許這一封信佔有着。

我把精美的那隻小匣打開了。打開信匣，把信拿到手裏，第一件事我就注意的，乃是這一封舊信上的郵票有沒有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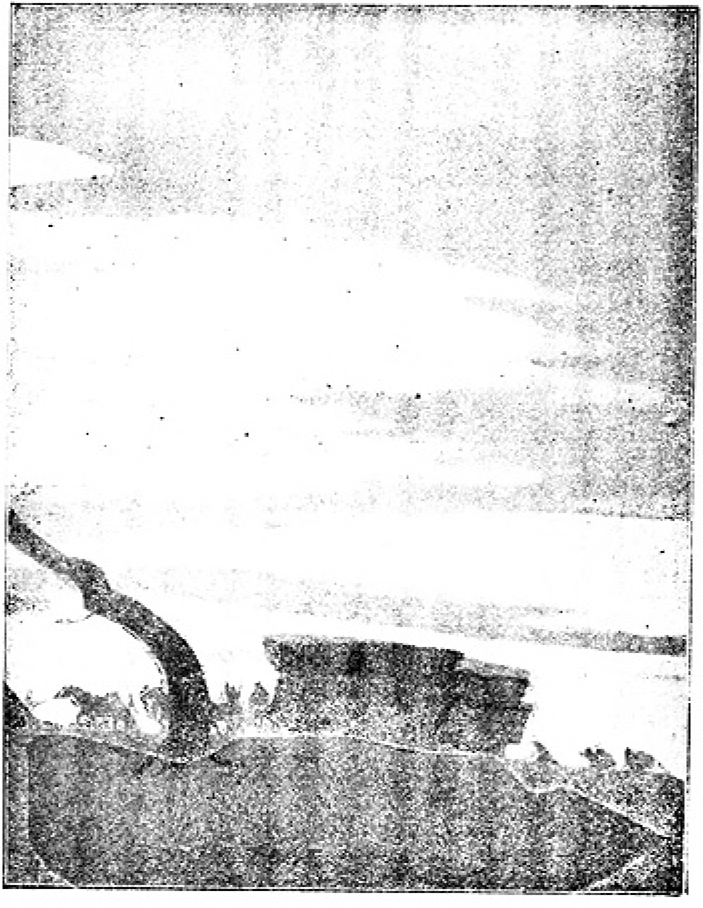
這封舊信上粘貼的郵票位置，我是最能記憶的，所以我不費一點搜尋的時間，就看到了，在信面左上角三個並粘着的一分郵票，缺去一個了。起先我發現這個舊郵票時，並不曾注意到是一個三分郵票，還是一個一分郵票；只大概看是一個舊郵票罷了。現在因爲她給我的舊信上脫去了個一分郵票，才得要去注意一下。

當然，瞞不過的是眼睛，這郵票上的『壹』字與『分』字，給我的眼睛如老鷹看見小雞似的捉住了。

依着舊信上脫去的郵票的痕迹，把這舊郵票粘配上去，郵局裏蓋上的印子，又替我證明了，這個舊郵票是從她給我的舊信上脫下來的。

唉！當我接到她這封信時，在我的想像裏，如圖案一般的印了不知多少的思想。假使我能和她結婚，我是多麼愉快！——當時就愉快得抑制不住的笑了！假使我和她結婚了，我當怎樣使這位美麗的人兒永遠幸福，永遠愉快？……現在這些思想，已成過去的幻想了。

我對這舊郵票有無窮的感慨，和無窮的悲哀！但到悲哀之極點，却說不出什麼，只能哭泣！朋友們呀！你們想像着罷，我是怎樣的在哭泣？



雪 E, Keheth Hubbard

自由論壇

女性的覺悟

綺中

不論男子和女子，都是人類中之一個，所謂『人』，必定要具有人格的。但是，有史以來，婦女的人格，雖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古今來關於正義人道的書，可說是『汗牛充棟』，獨獨對於婦女人格的書却遺漏了，因此一般人的見解，以爲婦女不過是供男子的娛樂而已。凡是古來一切男性對於女性殘酷不平的地方，歸根結底，都是由於不承認婦女有人格上來的。

婦女的人格，在兒童時期已遭輕蔑了！我們看社會上一觀，弱者的幼女，是否能免掉種種的虐待和污辱？男孩是否也受了同樣的殘虐？在兒童時期，女子已經遭到了輕蔑，這無怪成年的婦女，隨便由男性的戲弄了！國家的法律，不謀人類的平等，反允許社會上設立着婦女肉體的買賣場，試問婦女尊嚴而高貴的人格那里去了！不覺悟的女子，不去責男性之悖行以增高自己的人格，反互相勸勉，以爲這是男性所應該的。倘使有一女性不以爲然，便互相輕視而非笑之，此無怪婦女人格之永沉於海底了！不要說無知識的婦女自己甘爲男子的奴隸了，卽一般自鳴爲學問深高的，也不去自己找尋自己的人格，爲男性的性的娛樂機關的婦女，與賣笑婦有什麼兩樣？

過去的社會情形不必談了，現在社會的婦女，已有多數覺悟了，她們覺悟到自己人格的高貴，决不是僅僅供男子蹂躪和戲弄的，於是儘量發展自己的知識，情感，意志，以統一於精神，將自己威嚴而端麗的人格顯示出來，主張自己的權利，使男子心服而減却劣等的蠻行，互相同向眞理的路上去。她們知道自己的人格的價值而起來主張，這眞可當得人格的覺悟的稱謂了。

自然界萬物各有各的個性，兩個性的價值，實有無限的深奧與寶藏，所以男子則發揮男子的個性以增進人生的幸福；女子則發揮女子的個性以發掘人生的寶藏。但是過去的男子和近代一部分的男子，大都把女性的個性束縛了，以爲哺育兒童和料理家政是婦女的惟一的職務。婦女受了這樣的束縛，那自己的個性如何能自由發展呢？

明白了這些的婦女，大都想投身入社會，自由發揮自己的個性。因爲婦女的投身入社會，比較居家僅僅養育兒童重要萬倍！美國紀爾曼夫人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說是婦女依賴男子反足以減殺爲母的本能。所以覺悟的女子，斷不肯僅僅在家中盡「母道」，必定要到社會上去自由發展個性而盡「人道」。

個性是各各不同的，所以要發展自己的個性，當從自己內部直觀上才能把個性認識正確。一部分的男子限止女子個性發展的範圍，而一部分的男子，却允女子自由去發展個性，因爲女子把自己的個性自由發揮了，女子因獲得了人格的權利，而男子却也間接得到幸福的。現在女性能直接自謀幸福的人許多了，這也是她們自己覺悟的表現。

現代的婦女大都能知道女子和男子同爲人類之一的意義了，所以男子能享受的權利，婦女都要求要得到同樣的優待，這不單是世界各國的婦女如是，我們中國近年來的婦女運動，無非也是爲了這一個緣故。中國幾年來的婦女運動，喚醒了不少的睡夢中的婦女，而且昏昏的男子也喚醒了不少！但是，我們張開眼睛來看看，眞正的覺悟者能有幾人？投身入社會的，爲了衣食而前往，並不爲了自己的人格而才投身於社會。我們到無論什麼的女子職業工場去測驗，爲自己的人格而走出家庭者有幾人！那麼，中國的勞動婦女却並不可謂之眞正的覺悟。那高唱女權運動的她們，只知盡「母道」而不知盡「人道」的隨處皆是，所以現在的女權運動的她們，他並非完全的眞正覺悟了。

對於中國婦女的新忠告

汪汝幹

現在中國婦女們的思想，總算十分進步的了。譬如

求學呀，參政呀，選舉呀，……她們都很能熱心從事，這正是中國婦女界前途的幸福。

但是我很不解，有些婦女們，她們在未嫁以前，倒很熱誠地去求學，去做事……可是一經出嫁，她們的態度立時大變。昔日求學的毅力，和辦事的熱心，逐漸減少。倘使再有子女，那更無心於求學或辦事了，簡直在家做『少奶奶』或『太太』了！唉！這也是中國婦女們所應有的現象麼？

熱心求學或辦事的婦女們！你們為什麼在出嫁後，態度竟一變至此；家政忙麼？子女多麼？……即使發生以上的困難，也是很容易解決的；你們為什麼竟這樣『自暴自棄』，予一般人以口實呢？

我嘗說，過渡時代是最危險的時代。生活於過渡時代的人們的一舉一動，在在都足以轉移一般人的心理。那麼，過渡時代的先鋒中國婦女們！你們應如何堅持你們未出嫁前的不屈不撓的毅志？你們更應如何做個很好的模範，給一般人效法？你們都是心地很潔白，而且學術很深邃的人，你們當然有以自決，我也無庸再贅述了。

我的社交觀

蘭影女士

社交公開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一般盲目的青年都拿他來做一種最時髦的口頭禪；頑固的老先生們，又看他作毒蛇猛獸，大加唾罵。我不知歐美看作很平常的社交，為什麼一到了中國，就有這兩種極端相反的現像呢？簡單的說，沒有了解社交的真意義，真價值罷了。現在請把他對於社會和個人兩方面的利益，約略地中說一下：

社會方面的利益　社會是人類的集合體，也就是男女兩性的集合體，要求社會組織健全，不成偏跛之勢，當然不能任男子獨力去活動；要實行男女協作，自然不能不使他們先有一種正當的社交，換句話講，就是要社交公開之後，纔能組織健全的社會。照這樣看來，我們怎可不提倡社交呢？

個人方面的利益　照心理學上說起來，男女兩性，都有一種特殊的個性，——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社交公開之後，取彼所長，補我之短，兩性纔得有調和的機會，對於行為上，事業上，都有莫大的利益。

要革除買賣式的婚姻，實行戀愛的結合，以完全人生幸福，更加非實行社交不可。不過我們要認清戀愛的結婚，固然不可不經過友誼的歷程，但是社交的目的並不是專爲要求戀愛；提倡社交，也並非就是鼓吹兩性的情熱呵！

我寫這篇文字時，引起了許多老先生們的責備，他們說：『再這樣提倡下去，社會上鬧的更糟了！你看！我們中國自從提倡社交以來，社會上，事業上，並不見得增加了幾許利益，什麼解除婚約呀，離婚呀，情死呀，還有那些假社交之名，行曖昧之實的，更加舉不勝舉，婚姻上釀成了許多慘劇，風化上也不知遺留了多少汚點了！豈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麼？』我聽了這些話，幾乎開不出口來了；但是，我還有一個譬喻可以申說：

歐美行之而富強的民主國體，一到中國，不但不能救貧弱，反得了一個軍閥政客操縱民權，侮弄憲法的惡果，我們可以去批評民主國體根本的不良麼？——祇可算做一種流弊罷了。

社交公開在中國發生這些惡果，難道就可以去批評他根本的不善麼？況且他們所舉的種種流弊，有的是對於舊勢力不得不奮鬪的，——和買賣式的舊婚制奮鬪——有的是過渡時代難免的現象，——久被壓迫着的男女，一旦脫離束縛，任他們去自由，不免有越軌的危險——舊勢力消滅之後，社交久長之後，這些流弊，還愁不無形消滅麼？那麼，現在我們何必根本反對，『因噎廢食』呢！

我希望老先生們，不可見了現在的流弊，便因此失望，不可因此就對於社交懷疑！我更希望青年們能從這流弊裏，認識社交的眞意義，眞價值，從此得着更純潔，更高尚的社交！

女學生服裝問題

姜長遐麟

服裝問題，不止關係到美觀，並且聯帶的關係於衛生，精神等各方面。照現在的中國的服裝而論，男子的和女子的同有改革的必要；不過我以爲女子的服裝，更其急宜討論，因爲女子的服裝，較之男子的服裝，其不合理，不衛生更甚。

女學生是女界的領袖，有作先鋒的義務；所以各種婦女問題，該當先由女學生做起；而況這服裝問題裏，

有許多女學生式的女子的特處呢？現在我們先說近今女學生的服裝，整理出他的毛病，以作改革的根據。

我們常常可以看見，無論烈寒盛暑，多是禿頭？還垢納汚的頭髮，留得很長，常常去加些水，塗些油，或者梳了一個S頭，前面再披了些前劉海，或則燙來灣灣曲曲；圓的頭顱，配一個方的領口；很要緊的呼吸器和將要發育的乳頭外面的胸口，却束縛緊緊的；袖子短而大，容易發散體溫，並且不便於作事，……總之，不合於衞生，精神，經濟，時間，美觀的。

我們現在根據於衞生，精神，經濟，時間，美觀，便利等，創爲女學生的服裝標準。自然，沒有經過大家討論，未免有不健全的地方，這所以要請諸位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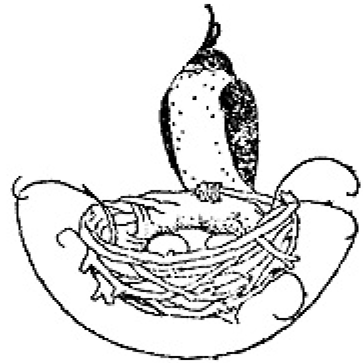
女學生的帽子，現在可惜還沒有適當的出品。最好女學生能够自己做一種合宜的帽子，材料可以因四季的不同而選取。式樣是可以仿西洋婦女的有邊帽子，不過邊不宜太闊，或者祇有前面，拿來遮遮陽光。女子的辮髮，更宜翦掉，不過留一些保護腦子的頭髮；不必留前劉海或燙得灣曲。領口的後面，一定要圓的；前面不必一定，尖的，圓的，方的，都可以。袖口在暑天短些，寒天的長到手腕；大小以可以鑽別一隻手，而不至於妨礙作事爲度。胸圍不宜太緊，束胸的惡習天然宜除。衣的長短更宜研究。我意長須到膝，或依手長，這樣可以省出束裙的麻煩，又沒不穿裙子的不雅觀，而冬季的天氣，也可以保護腿的溫度，也不宜過長，否則又將不便於作事。襟可對襟(中間的直襟)。袴要長，也不要太大，更以寒天爲甚。襪不一定用絲；鞋不要高跟，最好用自己做的，因爲皮底的不如布底的好。

這是就衣服而論的，至於別種裝飾，金銀珠寶，自然一些用不着的。還有什麼粉啊，膏啊，油啊，水啊，都用不着。或者可以用一些合於衞生的香料，不過也不宜太多，不要令人觸鼻。

有了討論，然後有進步，我們希望大家討論，一面更實行起來，那就有改革的希望。

婦女衛生新論（續）

英國沙麗勃女士著
景遜譯



第三章　妊娠

生命的起源是從成熟的卵球來的，而這能發生生命的卵差不多都須由兩種原素——從父得來的精細胞和父母得來的胚種細胞——合併而成。這種合併作用可以從植物裏看出，有時肉眼也可以看見，例如百合便這樣；有些則必須用顯微鏡纔能看見。在植物界和下等動物界中，這種合併作用是並沒有意識隨伴着的，魚類生卵，不待雄魚到來，先自生卵而去。但從魚類進到人類，兩性的接合顯成爲有意的行爲，相互的嘆美和戀愛以相吸引，并且常常伴起快樂的感情了。

在高等動物和人類裏，女性動物的卵都在卵巢中成熟。卵巢爲內部的一種腺，位置在骨盤之內，居子宮的左右各一。在人類裏，女子的卵每月一粒或數粒從輸卵管輸運入子宮。卵（即胚種細胞）在子宮中或未到子宮之前都能和從男性來的精蟲相遇。精子有一很長的絲狀附屬物，稱爲尾。精子的頭進入卵子的時候，尾留剩在外邊而消失。即時卵中發生奇異的變化。要詳細知道這種有趣的變化的過程，可以從生理學書中去看。卵既受精，即陷入子宮內層的黏膜中。這種過程名叫受孕。至此則受孕遂告完成。

妊娠中子宮的發育是自然中可驚奇的事情之一。孕後以九個月的時間，子宮從一個小小的形體，如一種旱梨的大小，內部約一吋五分，面積差不多十二方吋，重量僅一盎斯的樣子，直可長大到適於容納一個長足的胎兒。胎兒係浮在液體中，幷有胎盤做他的榮養器官。子宮在長大的時候長達十二吋，面積約有五二英吋，重量(除却小孩和其他內含物)有一磅或一磅餘。

最初的時候，胚胎和子宮壁的連着是柔脆而容易脫落的。胚胎有細的枝狀突起，稱爲絨毛(villi)，插在厚實，柔軟的子宮的黏膜，從這以吸收養料，胚胎賴以長大發育。到滿三個月後起始，子宮壁和屬於胎兒的一部分，所謂胎盤的，連着得更鞏固，密合，這時絨毛叉枝四散放射， 黏膜也變得更發達而肥厚了。 到足月的時候，胎盤變作盤狀的扁圓形，顏色赤灰色，徑大八到十吋，中心或近中心處最厚，約有一吋半。臍帶卽連在這最厚處。中有血管，位置在堅實的膠質中間，卽從這血管，將養分由母體運到胎兒。不特養料由這里運來，就是胎兒的血裏所需要的養氣和放出的炭養氣，也由母體的血從這血管流來胎盤時，和他交換。

胚胎從極微細的一塊膠質狀，卽由男性和女性相合併的細胞長發起來，日後乃變爲有顏色，作彎曲形的小活物，出生後則更見其能够運動了。但這層級變化是漸漸而來的。在最早的時候觀察胚胎的發育，必須用廓大鏡；但從第三個月起始，人人能看出那胎兒已是小小的人生，而有一定形狀了。這軟弱的小活物，外面包有透明的，薄的，堅韌的膜保護着，以防振動，這薄膜名叫羊膜(Amnion)，內面充着水液，名叫羊膜水 (liquor Amnii)

這是很明顯的，女子的體內既發生這樣巨大奇異的發育，她的官能和形狀當然要受影響而改變。但照例如女子是健康的，則在妊娠中仍然安健。雖也有小小的不快，但那些都是生理上的變化，她身體仍在健康中，妊娠中不會覺得失常，更其不會像患病的樣子。

妊娠的徵狀很自然的可以分作三期：(一)最先的三個月，到胎盤發育。(二)二十八星期終了，到這時期胎兒已能獨立生活。(三)到滿足四十星期。

第一期

妊娠時最初惹母親注意的是月經的停止。許多婦女

月經停止

月經來潮是極準的，只要一次完全不來，便足以引她們注意、并且知道已受孕了。只是不幸月經停止這件事不能作姙娠的確實徵兆，因爲遇着身體有病，如貧血，勞損，和精神失調時也會停止的。換一方面說，也有已經姙娠而在最初的三個月中，月經仍然來潮的，又有些人會仍然出血，形狀和月經無別，直到足月的。然而就一般說，姙娠最初的徵狀總是月經停止。

乳部的發達

姙娠不久——假定說六星期到八星期——孕婦即覺得乳部漲滿，敏感，刺痛。乳部比常時增大，皮下的脈管更顯露，顏色更青了。乳頭四週稱爲乳暈的一部分，顏色也變爲更深，微微擴大。月分漸大，乳暈的顏色也漸漸加深；在白皙的婦女，乳暈由微微的貝殼紅色變爲深薔薇紅色，終則成爲褐赤；在微帶黑色的婦女，乳暈由微紅褐色漸漸加深，終作黑褐色， 差不多如黑色的樣子。 無論皮膚黑白，乳暈間必即時生起一種點狀的東西，這名蒙哥美利胞(Montgomery follicles)。 從第四個月起，通常的乳暈之外又起一輪淡色的暈，這一輪乳暈稱爲副暈。

早晨病

差不多各個婦女都是這樣，在姙娠最初的數個月，早上每要覺得心泛欲嘔，這種不愉快的事情，名爲『早晨病』(Morning sickness)，因爲心泛每在起牀的時候的。然即在身體健全的婦女，日間也會有的。這種現象頗像暈船，並不覺有什麼原因，忽地欲嘔，將胃中液體吐出後纔覺舒服。不幸舒服是不長久的。但孕婦不要苦惱，或慮有病；因爲這是很自然的現象；這是真的，有些人有以爲這是利益的呢。早晨病有的一經受孕即發，一直繼續到足月爲止。但大多數人起於第六或第八星期以後，過了第三個月不久即停止了。

第二期

腹部及子宮的膨大

在受孕開始時，腹部及子宮並不覺得張大的，因子宮位置在骨盤內，張大很微，不會覺着的。等到第三個月後，子宮頂逐高出恥骨，如婦女身體瘦弱，腹壁柔軟寬弛的，這時已可覺着；但在多數婦女， 腹部只增大這一點， 是看不出的。從這時以後，子宮及胎兒發育始快，并從五個月以後起，孕婦覺得腹部漸大，而且覺得逐週的大起來了。

胎動

約在受孕後第十六和二十星期之間，孕婦纔覺得腹內有活的東西在那里活動了。胚胎本來極早便已能動，是無用疑惑的，只是當初動得很微，不易覺察。在初覺得動的時候，動得極微而且不甚清楚，很似一隻鳥被捧在兩手中爭扎的樣子。簡單的說，胎兒的手足在腹內活動是很能够察知的。將來的母親應當知道胎兒是要活動的，不特隨後不致驚惶，并且由此可以知道胎兒是活着，可以覺得他的力氣逐漸的增加。

胎兒的心音

覺得胎兒能動的時候，胎兒心臟的聲音也可以聽見了，只要將耳貼在母親的下腹，在鼠蹊部相近的地方。孕婦自己是聽不見的，別人却可以如法察聽。胎兒的心音很似錶在枕下走着的聲音。心臟跳躍的速度，則須看胎兒發育的大小而定。在很小的時候，跳得很快，一分鐘有一百六十跳。日子漸多，胎兒漸大，重量力氣漸增，跳的度數却反減少；比及將要出生的時候，跳躍之數每分約減爲一百四十。

懷孕到第二期，此外還有徵候發生，但這些徵候只有醫生能够察知，常人是察勘不出的，所以在這里也可以不必說了。

第三期

姙娠到十二星期後，以上所說的徵兆可以看出時，乳部已極發達，并有乳汁能分泌出來了。乳汁的分泌係起於姙娠很早的時

乳汁的分泌

候，有時在第三個月便見這種現象；但到月數增加，乳汁也漸豐富，等到足月的時候，乳部只要略加迫壓，乳汁便流出來了。

臍的變化

在姙娠的最早的幾星期，臍比平時往往略深；但到腹部漸大，臍遂漸淺。到二十八週，臍和腹壁齊平，再入後，則漸漸的突出，到足月時突出得最高。

色素的變化

乳暈的顏色能隨月分大小變化，此外如從臍到恥部的中線的顏色也能跟姙娠的月分而起變化的，在稍黑的婦女則格外明顯。其實，月分增進不特只是這些部分色澤變深，全體的皮膚顏色盡皆變爲深些，唯在腋下，肘節，膝蓋，鼠蹊等處格外明瞭。色澤常常擴散着，有時看出很像塵汙染着

的樣子．這本是不關重要的事，但也應當知道，庶幾發見這種情形時，不致覺得奇怪．

腹的下降

在分娩前若干日，有的僅前數日，或前一個月，或一個月餘，腹部形狀必起一種變化．照例，姙娠約到三十五或三十六星期的時候，子宮上端直達下邊的肋骨，充滿了各處空間，并且將腹壁擴張．到臨分娩前，因子宮不痛苦的收縮，將小孩的頭部迫壓下去，入骨盤空腔中．子宮壁是隨胎兒長大而漸漸增強的．第八個月末，既將胎兒壓下，子宮頂部也降低，腹部上端遂留出空處，這時腸得到適當位置，心肺也不像從前受迫壓，因此她這時覺得呼吸飲食都舒暢了些．但在別一方面，胎兒既降，下部的腸和膀胱受的迫壓增大，因這緣故，所以孕婦這時候每要便祕，或感受腸部不快的感覺，并且這時小便必定頻數．孕婦應當歡迎這些改變，因爲這時可以知道小孩的身體和她的骨盤比例起來並不過大，并且可以知道分娩的時候不致有什麼困難．

婦女知道她已姙娠，沒有不急想知道怎樣計算日期的，但許多不便利，常因計算錯誤而起．通例是這樣，分娩時的痛陣發作，當適等於第十次的月經期間，可以這樣測定．卽自受孕時最後一次月經起始的日子算起，到四十星期，

姙娠的日期

便是分娩的時期．只是依據月分計算不甚可靠，普通的計算法是從最後一次月經開始的七日後算起，算足九個月爲分娩之期，如這九個中含二月在內，則須加二天，或三天．例如有一婦女，她的最後一次月經是三月一日開始來潮的，從三月八日算起，到十二月八日爲足月．如她的月經是十二月一日來的，那麼，足月當在九月十日，因爲九個月當中有二月在內，須補足二日的緣故．

但事實是這樣，縱使用良好精細的計算，分娩的日期或遲或早是常有的事，這並不是因爲嬰兒的成熟有遲早，只因日子算錯．這種錯誤的來源自有許多，例如婦女受孕並不在那一次月經的終了之後，却在下屆月經將來之前，這樣，能夠使日期錯算三星期了．在別一方面說，有些婦女已經受孕，月經會再來一次，或者多次的也有，因此僅在預算的第七，第八或第九月間便將嬰兒分娩下來了．所以使計算正確是很重要的．醫生的預測分娩時候，他不單單憑日子計算，一方面考察子宮和胎

兒的大小以作參證．大約妊娠到第六個月，子宮的上緣上達於臍，約至二十星期便覺得胎兒的能動．但是無論怎樣仔細或訂正，錯誤總是難免的．正如滕更博士(Dr. Matthews Duncan)說，預測分娩的日期，僅能知在某兩週之內要分娩罷了．

第四章　妊娠中的注意

還有比預測分娩日期更重要的事，便是妊娠中的攝衞和管理；這是關於母子兩方面的安善的，少女的衞生條件同時也可以應用於青年母親，但必須比通俗所行更注意勉行不怠．普通以爲平常健康的婦女懷孕，也得帶幾分病狀的，這實在是大誤．妊娠是一種自然的過程，必須賦予最優的能力纔好．但必須知道，雖是正則的妊娠，但身體是處於緊張之中，平時各種官體的工作沒有像妊娠中的勞苦的．孕婦這時不但要榮養自己的身體，兼須滋養長發中的胎兒，因此加重她的能力的負擔．她的心臟增大增强，使能壓迫血液循環於身體各處；她的肺的淨化血液的工作也更費力；她的消化系也比從前勞苦的工作以榮養身體；又她的腎臟和別種器官也都格外用力工作，以運去廢料，使身體不失平衡．所以說妊娠這件事是須官能強健組織鞏固的最高課業是很對的．

正常和失常相差很微，生理狀況和病理狀態也很相接近的；孕婦所以必須注意，必須有充足和適當的食品，清潔的空氣和飲水，及充足的休息，睡眠，和運動．有條理的日常生活是不要驟加改變的．懷孕的婦女如自以爲是病人了，所以食物必須特別選擇過，一切事務必須停止，這實在大誤．婦女自己覺得有氣力便應該去做，覺得疲倦便該休息，這當然是安全的辦法．但有許多婦女——眞是有極多的婦女——因爲生活環境和工作的性質所限，在妊娠中不能得到合理的生活．這也是眞的，有許多婦女只要一改她們的生活方法，她們的生活當能變得更好：例如富家婦女能略事勞動，生活當更安善；貧苦階級既要負擔管理家庭的事情，在懷孕的時候，如得政府的幫助，免除其戶外的作工，也能生活得好些．

生育小孩的母親和小孩的健康價值，新近已引起國民的注意，很希望法律和習慣都照母性價值的新思想而改變，以減少她們的擔負．

孕婦有許多事情最當注意，她們必須避各種酒精飲料，强的酒精是直接能够損害身體的健康的。又她們必須皮膚能暢遂其功用，故須常常洗濯和摩擦，這又能助腎臟和腸的官能。孕婦必須知道，她這時的身體，是神經能力注重於子宮和胎兒的時候，幷且這時候因爲受壓迫，使別部器官工作增加困難。在姙娠中有許多疾病和許多不快，常因消化後出來的廢料，屯積於組織間不能排除所致。 所以屯積體內， 則因這時泌尿器官作用遲鈍。婦女遇這情形，常好服用藥品，求身體清爽，這是很不好的方法。最好是變換食品，以粗粉製的食品，卽以褐麵包替代白麵包，幷多食草蔬果品，少食肉物。

運動也能幫助排洩。在運動的時候，身體各部受着揉擦，壓力逐步變化，因此於血液循環有幫助，排洩的力量就增大了。

各種刺激物孕婦必須避忌，不單是酒類不宜，卽含茶精和咖啡精的飲料也當少用。以上兩者是强有力的鹽基性化合物，見於茶和咖啡中，往往飲的過多的。茶如泡浸過久，卽有苦味的物浸出，就是茶精，多飲有過度刺激和不消化之害。懷孕的母親，必須禁絕這些，最好飲冷的或熱的清水，有時可飲點檸檬汁等飲料。

衣服

衣服必須輕，暖，適體。幷且必須能遮蔽全體；尤其須注意的，必須使身體不受迫壓，幷須寬展，能容身體自由長大和留改變形狀的餘地。襯裙應當連着於胸當，不可用帶繫，那麼重量不支於腰胯而支於肩膊了。在穿慣胸衣（Corset）的婦女，一旦將他除去，必感到不舒服，如果要着他，則必須適合纔行。有些服裝店中，製有良好的胸衣，能够放寬，故無礙於姙娠。

着的鞋子必須適合足樣，鞋頭切勿太尖，後跟必須低而闊。用木製的高跟不特並不美觀，且足不能安載又不舒服。在懷孕的時候穿後跟高而狹的鞋子尤其危險，不特不舒服，有時失足跌倒，遂使母親和胎兒都受重傷。

姙娠中的夫婦

在姙娠中夫婦間關係應該怎樣，這是姙娠衛生中的重要問題。照美國醫生說，普通說是一經受孕，夫婦便須分離獨宿至哺乳期終了。這固然是很完全的辦法，幷且也是從羅馬舊教裏得來的條例。但我們應當知道夫婦間的事不是罪惡的

事，對夫要求長時間，假如說十八個月的獨身生活，未嘗不是拙劣的辦法。總之這種關於宗教意義的問題應由本人自己去解決，但依據醫學上說起來，這事只要不過分是沒有害處的。在姙娠初始的幾星期——特在初次姙娠——妻覺得有病而且不快，這時兩造應具同感，性交自然須避忌的，在其他的時候，能否履行這結婚生活的事務，最好由妻自己去審度。大概自覺得懷孕之後，這事有節制的行之是可以的。最遲，即到姙娠最後的三個月以內，大多數婦女都不願再行這事，那時為夫的就不當再有要求了。總而言之，這事總須以相互的抑制和同情，加以限制。但如有些作者說姙娠中夫婦行性交，於子宮中的胎兒很有損害的話是不確的。

第五章　分娩的預備

在某種意義說，分娩的預備當早在姙娠的初期，如審察各種衛生條件，考究這時婦女的工作怎樣適宜，和運動，休息諸事的講求，便都是分娩的預備的一部分。但在本章所說的分娩預備事項是專指姙娠的最後數星期嬰兒將要分娩時應當怎樣預備。

住屋的預備

如果能夠安排，在分娩的時候房屋必須加以整理，而水道和取用的清水尤其要緊。許多疾病起於洩水的構造不良，更多的疾病是由於取用的清水不加檢查。所以檢查者對於住家的水道必須加以檢查，供住宅用的清水則尤須在實驗室中檢查過。我說這種方法極為重要；至少對於用水可以簡便易行的方法來一試。法用無色玻璃瓶一個，盛新鮮用水，再加康銻液 (Condy's fluid) 數滴，水便呈淡紅色。再將瓶密蓋，置於一張白紙之上，靜置五或六小時。至時去看，如見瓶內水液仍然作紅色，便是證明水中沒有什麼危險的有機雜物夾雜其間；如果水色變作帶有黃色或褐色，便是那水汙濁不淨，如別無良好的水可得，那麼用的時候必須沸過而後用之。

產室的預備

住屋中如有一間餘屋，可將該屋加一番整理以供分娩時候之用，如有兩室則通連之以給產婦，看護婦和嬰兒之用。這些房屋必須收拾得非常清潔，天花板，牆壁必須拭淨。將地毯拿去，地板也拭淨，或者用蠟磨光，均隨情形而定。窗上掛以清潔窗幃，窗上各種物事用水洗淨。分娩室中一

切不用的器具必須拿去，一切笨重的東西，如衣櫥等的外面用布醮石炭酸液洗拭。一切堆放破布片等的東西都不得放置房內，如果有毛氈之類留在房中，必須拷擺乾淨，再用石炭酸洗液拭過。分娩室中須安置單身小眠床兩張，產婦早晚移臥別張床上是很安適舒服的。又臥在狹的床上，看護也比較容易而且周備些。床須堅實，但勿太重——上用毛褥，下墊稿褥或有彈力的鋼絲褥，臥了很舒服。上面更鋪一張不透水的布片，前頭和脚後都折入墊褥之下，以免縐折；上面照常鋪潔淨的布，牀的中段再橫鋪一條闊約三尺的樹膠布，其長須能兩端折入床的兩邊，上鋪布一方，兩邊同樣折入，最上層照常鋪以單布和毛布，但必須十分清潔，新的或新洗濯的。

分娩的床布置好以後，上面覆乾淨布片一大方，以防塵土及一切不潔之物混入。要各種布片，枕頭，毛布，被單及一切別的東西都完全清淨固是很難，但這些東西在貯藏的時候必須小心的安放在衣櫥的抽斗內，或細密的用麻布包好放在架上。這事的須叮嚀申說，因為有時卽是有經驗的看護婦也會因一時的疏忽，忘了清潔，在產婦的安全上關係很重要，而且會鬧出事來的。

常見乾淨的麻布堆在室內，任灰土飛落其上，尤其不宜的是堆在地板上，或者竟任人踐踏，弄得極污。

產室中最好須有一個小壁櫥，或有遮蔽的架子，以便安放藥品，藥瓶，杯子等東西；如果房子能接近浴室及盥洗室最為便利，不特用時，冷水，熱水隨便可得，倒棄汙水，尿器等也很便利。

如果可能，產室中必須有一衣櫃，或衣箱，或在間壁的房內也可。這專供安放眠床被單，產婦用的布類，嬰兒用的各種東西也可放在那里。

如果可能時，寢衣如不能每十二小時一換，每日一換乾淨的寢衣實在是必需的。不穿的外衣，如掛在空氣中，則用時必須整理，使他潔淨。

產婦等能起坐時，最好有一件短衣，材料要能洗濯的。

寢衣和短衣之外，產婦又必須預備腹帶。腹帶有種種，市上所售的，樣子好的很多，但最簡單而適用的莫過於一種『多尾腹帶』。樣子是這樣，用柔軟的罷司林或凱里料(均係一種棉布)一方為中心，約十五吋見方，上綴四條或五條柔軟的法蘭絨或陀梅絨條，各闊約五吋

長約一碼到一碼又四分之一。各條絨布都縫在那塊布上，每條假在他條之上約三分之一。如果這種腹布沒有，那麼卽用通常所用的循迴手巾(卽無端而穿在棒上的一種手巾)雙層圍裹產婦腹部，再用安全扣針扣住。

嬰兒分娩下來時所需要的東西不多。但必須有給他睡眠的床；普通用慣的是一種籃床，名叫培散脫 (Bassinette)。英國舊式的搖籃是木製的，很容易藏汚穢塵垢；從法國來柳條製的培散脫好些(容易收拾淸潔而且通氣)，改良式的培散脫，卽用上琺瑯的鐵骨做架，帶有絲線或麻線的鈎牀的更好了。

嬰兒的眠床須溫暖，然切勿太熱，頭上必須擋風，兩眼必須避去陽光。牀上不必鋪布片，只要墊以柔軟淸潔的毛布也就够了。

(未完)

皮膚保護法

守拙

近來婦女的裝飾，倘使以理智批評，我們一定不致贊許的。她們的衣服雖然錦繡滿身，鮮艷奪目，而樣式方面，實在不但不增美觀，並且還枉費了可貴的材料。材料是有價的，我們可不必多說，樣式卻關於身體的姿勢和健康，平時應該注意的。關於衣服的討論，在本誌裏面，有時可以看見，所以比較的可稍後再說。但討論皮膚裝飾的，卻很少看見。這篇文是德國大學教授斯脫拉止博士婦女身體保養法中的一章，刪了不關緊要的幾段，譯出來，再加了幾句自己的話。

著者。

女子美容的成分，皮膚的顏色和皮質居大半，滑潤的皮膚，薔薇色的，有光彩的外觀，在色澤變更之中反映出她們精神的和實質的生活精神。皮膚須謹慎保護，使她常有天然的顏色，一種自然的美麗，比較施粉點脂的裝飾，實在有天壤之別。一般喜歡裝飾的女子，她們的手臂和面部的顏色，往往和其餘各部適成反比，這是

何等可笑！報紙上藥商的美容藥廣告裏所載的藥是搽不住的，有時他們的效力，適和他的名字相反，更有使皮膚早老的傾向！

爲求根本的皮膚保養起見，當先知皮膚的構造和器官：

皮厚平均二•五米里密，皮之最下層爲眞皮，爲有彈性的網狀體，網間滿儲脂肪組織，皮膚的柔潤卽由此而得。眞皮中有小球狀之汗腺和小囊垂狀之皮脂腺。汗毛囊相距較遠，然時與一個或數個皮脂腺合處，此外尚有極細的毛細血管和組成觸覺的小神經枝。眞皮內層卽脂肪體，外層則爲無數緊接而凸起的小隆起，這就是眞皮的皮面；小隆起中有細血管橫貫其中，其中之深紅色卽此。表皮位於眞皮之上，能透光。最下層和眞皮一樣，由小纖乘之網狀組織而成，惟表皮的小纖乘和眞皮的小纖乘互相銜接，這里就是新細胞產生的地方。新細胞把舊細胞擠外排斥。細胞愈近皮膚表面，愈形平坦，縮小，乾枯。這種細胞漸漸角化，終至乾枯而脫落。表皮中間有一種暗色的色素細胞，皮膚白者較少，有色者較多，顯著的褐色光澤，就是這種細胞造成的。

汗腺和皮脂腺的末稍器官及毛孔經表皮而達於表面。毛孔以纖維狀的傾斜方向開口於皮面。表皮的表面並不光滑，是由於無數小隆起而成的。皮膚最薄的地方是口，唇，乳部；身體的屈曲部(胸臂的前面，腿的後面)比較伸展部薄些，最厚的是足蹠和掌心。

皮膚的作用有三：(一)保護全身，只有身體的九部(眼，耳，鼻孔，口，肛門，生殖器)是和黏膜相接而入於內部的。(二)因他所有的血管而得吸收養分（皮膚呼吸）；當應用軟膏治療時，因他的吸收力，藥力得入身體而奏效。(三)排洩身體中流動體如汗液及脂肪等，使在皮面蒸發。

汗是無色的溷濁液質，因汗酸的混合，有異味。脂肪在身體中造成流動的油體，在汗腺的出口處凝固。脂肪和汗相混在皮面，能使皮面滑潤。這種混合中有表皮鱗屑，合成油潤的，難乾的表面，這種表面後來漸漸地被內部排洩出來的所排斥了。

皮膚的組織，不絕地新舊交換。最好的皮膚是滑潤有彈力，不乾不澀。

理想的皮膚是不多見的，因爲普通的生活常能使皮

膚有缺點，這種缺點，不必因疾病而來的。除了疾病的缺點，我們可以設法彌補，這種方法分爲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

直接的方法是皮膚清潔，對於皮膚清潔的意見各有不同。有一種女子的皮膚，非常柔嫩，事實上竟不能和水接觸，遇這樣的皮膚，能力當然薄弱，因此皮膚的清潔，也只要幾次洗滌就够了。洗時用檸檬汁或稀酒精摩擦。勤浴的民族，就是日本；俄國的農女雖也有蒸汽浴，但還在改良中。德國女子，除了中上人還天天洗滌全身外，大半八天或十四天浴一次，農婦，除了少女在炎夏中河浴而外，是終年不浴的。

我們現在講皮膚清潔法。皮膚上蓋着的角質細胞，是汗和脂肪合成的，運動愈多，堆積愈厚，汗質蒸發以後，所留着只油黏的乾物，再經了空氣中沙塵的附着，使成了一層暗色的痂皮。這種痂皮在衣服所不能着到的部位更顯著。分泌物的一分，因衣服或身體各部的機械的摩擦而脫去，但根本的清潔，還是要用水和肥皂。水可用以洗穢垢或沐浴，他有兩種功效：第一是機械的冲洗皮面積垢，第二是將乾的穢垢溶解，膨脹和液化後而使之脫落。

因溫度的高下而分浴的種類如下：

冷浴或冷洗約C。十二度——二十度

涼浴或涼洗約C。二十度——二十八度

溫浴或溫洗約C。二十八度——三十五度

熱浴或熱洗約C。三十五度——四十度

沸浴或沸洗約C。四十度——四十五度

浴的時間約五分鐘——二十分

冷浴和涼浴使皮膚血管收縮，皮膚血減少，呈蒼白色，習慣的冷浴能使皮膚增冷的抵抗，少受感冒。冷水能使頭髮脫落，不能完全去油垢。熱浴和沸浴能擴張血管，使皮膚充血，皮色紅，筋肉增動作力，增皮膚彈力，能全去油垢。但是多沸浴，皮膚易疲乏，易感冒，減少空氣的抵抗。溫浴具折中效力，能冲去油垢，也溶解油垢。冷浴於皮膚充血的人，謹慎實行，能增加感冒的抵抗。浴時宜用浴帽，不使冷水浸頭部。熱浴宜貧血者和皮膚柔嫩者，還有因體弱而多汗者。冷水和熱水浴，當一樣謹慎，最好由醫生指定。以八日至十四日一次爲宜。每天冷浴，只於避暑後八星期中。每天浴以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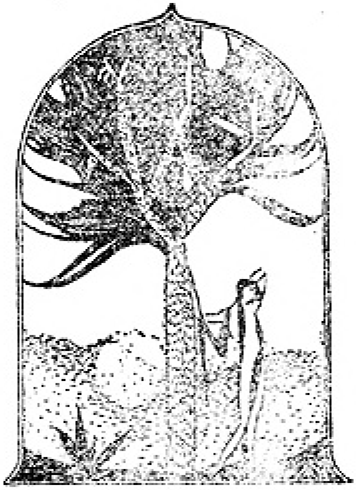
水爲最好。個人的感覺不同，所以水的溫度，各人可自定；覺得不暢時，用較冷的；覺冷時，用較熱的。

除了溫度，還有水性也有關係的。多含石灰質的水不宜洗浴，因爲石灰質能使皮膚粗糙。純雨水最宜於洗浴，沒有雨水的地方，就在平常水中加炭酸化鉀或炭酸化鈉。全身浴，一手掌用重炭酸鈉擦浴，易溶穢垢，而且能使皮膚柔潤。肥皂能溶解痂皮的脂肪酸，其淸潔皮膚的效力比水更大。爲幫助去穢垢起見，可用海綿或絨布摩擦。出浴時不可草率，細心摩擦全身，使皮膚呈紅色，而後穿衣服。擦的時候當用乾絨布，嫩的皮膚可用中性脂肪物，凡士林等，對於水和肥皂都不宜的皮膚只有用油。此外更有一種的較好方法，就是用極稀薄的酒精和醋相和的液體。這種液體的功效能使顏色鮮艷而血管擴張，更好用勃蘭地酒。檸檬酸也可以溶解脂肪，用的時候，把檸檬中間切開，去核，擦皮膚，而後乾拭。汗過少時，可用熱水浴，過多時，用冷水浴和酒精。皮面脂肪過多，易積穢垢，并且足以閉塞皮脂腺的分泌；又因細菌的易於存在，惹起皮膚炎症，因此而成膿疹，皮面發生炎症或膿疹時，當注意淸潔，并設法消炎和去膿，尤其是藥品和綳布要十分淸潔。有面皰的人，到了成熟時，自己能破的，不然也當用外力壓破，破後流出白色物。

因皮脂分泌過盛或因不純粹的脂肪而成疱疹，可先用肥皂和熱水，不必力擦，輕輕地洗淨後，再以在下面合成的成藥品中浸過的綿花蓋一刻或半小時。

純粹石炭酸(Reinste Karbolsäure)	二·〇
炭酸曹達(Kohlensäures Natron)	四·〇
酒精(Alkohol)	一〇〇·〇
蒸溜水(Aq. dest)	二〇〇·〇

皮膚浸軟後，卽在空氣中吹乾。用藥最好在晚上，因初用時皮膚上有白斑，到早上用細布輕輕擦去，這樣繼續行幾次。要皮膚鮮明，當於注意洗拭而外，還時常與日光接觸。普通洗浴當以早晨爲佳，浴後，最好再行柔軟體操，而後再在戶外洗面，刷牙等等。



跳舞的快感

日本島村民藏著
作舟譯

跳舞的特徵

跳舞是藝術之一，性質與音樂演劇相類似。第一，敍事詩，抒情詩，劇曲等以反訴於空想爲主，而跳舞是直接訴於感覺，尤其是視覺的。其次，繪畫，彫刻和裝飾，可說是『靜的藝術』，跳舞可說是『動的藝術』；靜的藝術以靜止的表態給人快感，動的藝術以活動的表態給人快感。又次，跳舞與裝飾繪畫等有形的藝術不同，他在原始的社會已早有了社會的意義和勢力。——這三點就是跳舞與音樂，演劇相類似的所在了。其中社會的意義和勢力，更堪玩味。如文化未開時我們人類的祖先和現代殘存的蠻民等原始的種族，他們的跳舞，比起文明的社會來，實有更高的社會價值和勢力，這是很有興趣的事實。試從文化進展的歷史上，探討支配社會最有力的藝術，隨時代而變化的痕跡，則在希臘，擬新樣的爲彫刻，到中世紀，以壯偉的寺院建築佔勢力，文藝復興期，繪畫特盛，近代更以小說，劇曲，抒情詩爲藝術的中心。但在原始種族的社會裏，最強有力的藝術，却要算跳舞。

跳舞在原始種族爲什麼佔有這樣的勢力呢？這是因

為人們——尤其是頭腦簡單，文化幼稚的人們——美情的表出，跳舞最為直接完全，效果也最大的緣故。換句話說，因為運動之『律的調整』是跳舞的特徵，『律的快感』是跳舞的根本。所謂律(Rhythm)，是一個運動一個音，或一個形，以某種特別的單位，作規則的反覆而生。譬如手足的反覆動作，隊伍的循環往復，這就發生運動上的『律』了。龜甲的曲線，麋鹿的斑點，都是整齊連續，這就發生形象上的『律』了。從這樣的律，足以受到快感，乃是人類普遍的性。持跳舞快感的源泉就在身體運動之規則的反覆——即肢體之律的跳躍。

更從感情表出方面看來，跳舞是直接富於效果的藝術；又從舞手和觀衆方面看起來，跳舞是生氣充溢激昂奮發的藝術；這也是跳舞的一種特徵。在原始種族間所以佔有勢力，即在於此。

體操的跳舞

原始人類美的情操最易直接完全表出的跳舞，對於他們的社會是怎樣的活動着？有怎樣的意味？在說明這些以前，我們對於原始種族跳舞的梗概，不可不明白一二。他們的跳舞，可以分做體操的跳舞和擬態的跳舞兩種。體操的跳舞，從他注意社會的和合及統一的一點看，是現代社交的跳舞(Social dance)的源泉。擬態的跳舞，從他富於演劇要素的一點看，是今日舞臺的跳舞(Stage dance)及跳舞劇 (Dancing drama) 的萌芽。

體操的跳舞通行於一般野蠻民族間。愛斯克摩人，夏天以戶外，冬日以大雪的圓形屋頂下作舞場。在這場的正中，立着五呎餘高的一條雪柱，上留燈火。這部落裏人，集在這里，已婚的婦女沿壁排成一列，未婚的在她們的前又成一列，男的向內側環坐，小孩聚在門側。於是一個男子近門口打起大鼓來，且歌且舞，婦女們也一齊唱起來和他們。後來月照中村，大家都犢羣般的舞着，直至喘汗交集。這叫做『血舞』，因為一直要舞到興極至於鼻孔洒血而昏倒。

克樂僕利舞

體操的跳舞最適的例，要算澳大利亞人叫做『克樂僕利』的集團跳舞了。這種跳舞，是在月下舉行的，遍於那里的大陸全部。舞手通常是男的，合奏隊是女的。

舞的形式及順序，各處大槪相似，現舉維多利亞地方爲例：舞場設在平林中的空地內，中央燃大火炬，赤焰與素月相輝映。彩飾的舞手，初隱於綠葉叢中，火炬的一邊，麕集着女子。倏忽間，聽得擠軋的聲音，舞手便顯現出來了。舞手眼輪塗着堊粉，肢體飾着彩纏，踝間結着木葉，腰間懸着獸皮。女子全然裸體，相集成馬蹄形，膝上掛袋鼠皮。在女子與火炬間，立一指揮者，前蔽袋鼠皮，手持鞭。觀衆團於四周成一大圈。

指揮者遠望了一回，好似在檢閱舞手。隨後走近女子這邊，把鞭一揮，於是舞手閃電般的排成一列，前進又稍息。這時指揮者整頓隊列，然後發動信號。他將鞭打起拍子來，舞手同時開始運動。女子解着袋鼠皮而歌。——這就是克樂僕利舞的序幕。節拍精確，歌唱與運動都很和諧。舞手左右前後的跳舞着。姿態變化多端。指揮者一面以鞭擊拍，一面忽進忽退，高低抑揚的唱着鼻音歌，或對着舞手，或對着女子。拍子加疾了。運動也益急速而活潑了。舞手振着身體而高躍。最後，大家尖銳的叫了一聲，突然隱沒於灌木叢中，只賸空虛寂寞的舞場了。

其後指揮者又發動信號，舞手重復顯現出來。先曲線般的集攏來，後照第一部的動作反覆。女子順着節拍，或高歌，或低唱。如此可以依着同樣的順序及形式三五次反覆的表演。可是在某時候，舞手又變成了四列橫隊，第一列且跳且進，後列跟隨着，漸致集做一團，行向女子方面，這時候許多身軀手足彷彿互相連鎖而不可解了。興奮達於絕頂，舞手叫號跳躍，女子瘋狂般的打着拍子，高聲歌唱。高燃着的火炬，在這野性的背景裏，赤焰四射。其時指揮者舉手一呼，喧聲頓寂，舞手退場，女子和觀衆也四面散去。月照空場，闃無一物，克樂僕利舞就此閉幕了。

這集團的跳舞往往集合許多種族舉行的，在維多利亞有時參加者也達四百人。這種跳舞尤以戰事終結平和慶祝時所舉行的，規模爲最大。其他爲友族歡會，出陣，果實成熟，開始採集牡蠣，青年入社，大獵等土人生活上發生重大事項的，也每每舉行。在一人指揮之下，而能許多舞手均齊動作，這又是此種跳舞所最可注目的地方。

擬態的跳舞

擬態的跳舞是律的(Rhymical)模做動物及人類動作的一種運動，任何蠻族間的跳舞，大概可分作體操的和擬態的兩種，而澳大利亞擬態的跳舞中最多的是動物舞。如喋，蛙，鴯鶓(Emu)，袋鼠等舞爲最普通。除此，擬態的跳舞以戰爭或戀愛爲題材的亦不少。如維沙蘇愛爾斯的戰爭舞，許多舞手舞着盾槍棍棒等物，經過了混雜粗野的運動以後，分成二列，吶喊，互嚷，勝負決了，又復相合，於是拍子急變，運動亦益激烈，因電發的活動着，終於可驚的高跳起來。戀愛的跳舞，多關於發露性慾的興奮，這里不詳加說明了。

擬態的跳舞中，在北方蠻族間有所謂『卡奴舞』的一種。卡奴原是樹皮或獸皮製的一種小艇。舞手身塗赤白色，持櫂形的杖，分成二列，彷彿划卡奴似的前後把杖律的動着。在某種族間又有一種『死』和『復活』的象徵的擬態舞；舞手持樹枝，靜拂肩頭，集成圓形。這時緩緩地倒在地上，彷彿死了過去一般。這樣暫時不動。後指揮者忽然生氣活躍的跳了起來，插樹枝於舞手之上而迴旋着。這時全體舞手又復急起而獻舞，恰如表示死後靈魂的復活。

跳舞與演劇

擬態的跳舞發達到這里，已經很近於演劇了。跳舞，演劇和音樂，在原始的社會裏是很密切地相連絡着的。跳舞與演劇都以『擬態』爲根本的要素。那時候的劇，我們從演員動作不是律的運動，及動作時往往伴以語言這兩點看來，與擬態的跳舞固然有別；但是這種區別，屬於外部的。至於內部的差異，却不容易嚴密確定。總之，原始時代的跳舞和演劇實在沒有判然可以分別的境界。

跳舞有『生動的彫刻』的意味，又似從『靜的藝術』到『動的藝術』中途的一種藝術。我們想起來，演劇是更從跳舞而分化的罷。無論那個民族的劇，一探他的根源，必可歸到跳舞的身上，常從宗教的，擬態的跳舞脫化而爲演劇。

跳舞之社會的意義

所謂跳舞，所謂演劇，於舞臺藝術方面，演者和觀

衆都有很強烈的刺激，尤以最易表出感情的跳舞更爲顯著。原始的跳舞給與生活上最大的影響，大概從宗敎的，性的，和合的這三方面可以認知。

原始的跳舞給與舞手，歌隊，觀衆强烈的作用效果的實用化，那就是宗敎的儀式。在野蠻民族間，他們常以爲他們的運命是受鬼神支配的，所以常有驅逐妖魔等的跳舞。這是利用跳舞宗敎方面的原因。澳大利亞的某種族，有一種叫做『明達依』的猙獰的魔神，是爲防禦外敵，仰神庇佑，而舉行跳舞的：剝取樹皮，製成三個彩色的粗野的偶像，放在人跡稀罕的地方。男子在先，女子身飾樹葉，手持鳥羽木片，在那里迴旋作舞，到了中心的大偶像處，把木片兢兢地相擊。又在叫做姆闍台的地方，也有用袋鼠皮捲了蘆草，做成偶像而跳舞的。

其次，跳舞在男女性的方面，也給與很強烈的影響。跳舞可說是使男女接近相互連結的媒介行爲。這是優良的種與種間結合的好機會，在種族的向上方面，實得不少的助力。但同時因此發生淫靡之風，也是不可諱的事實。營漁獵生活的種族裏，普通雖多以男子爲舞手，女子爲音樂的伴奏者，但也有男女一同跳舞的。這種機遇，明明以激發性的欲求爲目的了，尤以少女在男子前妖媚作態的時候，這種目的更爲顯著。其時動搖異性的感情的，莫如舞手前垂的木葉和鳥羽。若在全然釋體的種族間，如有了什麽蔽障，反足挑發性的衝動。

又次，狩獵種族的跳舞，大概是集團的跳舞。普通屬於那種族的全體人們一齊參與，或集多數種族聯合舉行。其時集團的全體，服從同一的法則，合着同一的節拍而運動。許多參與者溶於舞的熱統中，成爲一體，恰似發於同一的感情。那對於社會的統一及全部落民衆的和合，實有很大的貢獻。以生活不安，散在四方，暴戾恣肆的原始種族，竟能爲跳舞所誘致，對於同一目的同一感情而運動。在這樣狀態之下，他們常得了『秩序』和『連絡』的陶冶。除戰爭外，以團體的統一爲唯一要素的，怕要算跳舞了。跳舞同時亦可爲戰爭最上的準備，體操的跳舞，更顯有這種傾向。

跳舞與現代社會

以上所述，大體根據德國藝術學者愛倫斯脫古羅采的人種學的社會學的研究。但如現代上中流社會所迷醉

的跳舞，我們實在想像不到會有什麼重大的社會意義和價值罷。

跳舞無論如何，不可不使他復於原始的狀態，那才得恢復他那偉大的社會勢力和意義。文化進步，而跳舞在社會的地位却反低下。跳舞室不過是單純的社交機關罷，舞臺不過煽情的娛樂機關罷。宗教的作用不見，和合的作用微弱，在社交的跳舞，至多只得些性的調和而已。正如古爾栥所說：「跳舞雖然曾經有過偉大的社會勢力，但在近代却退化得多了。」

要使跳舞的社會勢力復活，所以應該推翻特權階級的社會跳舞，而建立跳舞的民衆化的赤幟。

兒童與跳舞

崔其煉

負教育兒童之責者，應鼓勵兒童跳舞，以維持其健康，及發洩其感情。兒童心身之教育，應令平衡，不可有偏倚之弊。跳舞能支配其筋肉，除去其不固定之組織，兒童之筋肉抽搐及口吃等病，乃因腦之功用不完全所致。跳舞能活動四肢，強固腦筋。冬季因天氣嚴寒，兒童多生凍瘃及足冷等病，跳舞能調和體溫，此等病無由發生。大戰時，法國糧食缺乏，兒童因營養不良，骨骼成長不足，身體遂呈異狀，如墜肩，曲脊，或圓膊等。識者以爲此等病象固因食料不足，然亦因無跳舞以調和其筋肉組織所致。若令兒童肌肉生長合度，以保其正確之體重，自能免不正當筋肉之發生。使兒童作合式之跳舞，能令其身體發育完全。但須及幼爲之，長則失其效力矣。



通訊

(一)寄信人須在信尾用楷書註明眞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概不答復及披露。但原信披露時得署別號。
(二)要求答復的信，須附入相當的郵票，否則概不答復。
(三)原信披露與否，由編輯者酌定。
(四)通訊文字，須力求簡單明瞭，請勿過於冗長。
(五)信件勿夾入投稿中。

(二十一)

逕啓者：自閱貴社婦女雜誌，日啓新知，實深欽佩。惟於自由戀愛之說，未敢隨聲附和。委因現在人情浮薄，已多蔑禮義若弁髦。倘再任其踰閑蕩檢，將人禽奚辨，名義何存？況我中國素稱禮義之邦，於道德倫常，尤宜視爲重要。縱新潮流能開文化，亦未便舍本逐末，濫用夷變夏之機。文野之殊，當知懼始。敢陳愚見，未悉當否，請賜高明。此致

婦女雜誌社鑒

十三，二，二九，卜立中謹啓。

立中先生：

承示甚感。但所謂戀愛自由或自由戀愛，決不僅是踰閑蕩檢，所以也決不是要使人禽莫辨。不但不是，而且正惟要使人禽有辨，所以不能不提倡戀愛自由。因爲人是有意志的，與無意志的禽獸不同。如果像從前的所謂禮義那般，強把一對漠不相識的異性，不問其是否願意，牽合所爲夫婦，便是不認這兩人的人格，便是把他們當作禽獸看。還有一層，就是人與禽獸的分別，在乎禽獸祇有肉體上的要求，而人類則更有精神上的要求。譬如食物，在禽獸，祇要喫飽就是了，而在人類，則不但要求飽而已，並且要求味美，氣香，形式好看，所以有種種的烹調方法。關於兩性間的關係上也是如此。在下等的動物，祇要牝牡相交就算了，然在較高等的動物，如鳥類，便需要悅耳的鳴聲，美麗的羽毛；人類則更進一步，還有精神上的要求，如所謂性情投契之類。倘使認爲夫婦的關係祇有『男女媾精』這一點，不但人禽莫辨，簡直『人而不如鳥』了。我們並不以爲中國的禮義，道德，倫常都是不好的，但也決不全是好的，其中須要加以別擇，所謂從新估價就是。至於用夷變夏的話，更屬不妥。因爲現在已經知道夷並不都是野蠻，夏亦未見得全是文明。我們祇問怎樣的學說較於人更爲適當，不當加以夷夏的區別的。記者。

（三十二）

錫琛先生：

我在十八歲，就和我姨母的女兒結婚，但是她家和我家距離是很遠的，所以她的性情狀況，……我都不知道。及至娶了以後，我始知道她有一種神經病，此種病或好或壞，無知無覺，如死人一般，我的岳母也代她到南京鼓樓醫院，訪名醫診治，據醫士說：『此病難好，變成廢人。』她雖成廢人，我的母親和我的伯伯，不准我離婚，叫我終身和廢人做伴侶。我知道他們不准我離婚，我就親背密請，和他們商議離婚，誰知道反引起他們的話頭來，說些什麼：『你岳母止有一個女兒，又沒有兒子，你岳父死的又早，又是老親，就是廢人，你也只好認命，我們年老的人，不能叫你做無道德的事，離婚決定做不到的。』

先生呀！廢人能做終身伴侶麼？這樣的伴侶，這樣的家庭能有幸福麼？

陳平，三月，三號，南京學中。

陳平先生：

你所提出的問題，本來你自己已經知道，沒有問我的必要。但在你的信中，關於你和她有無愛情，未曾提起，這卻是一個重大的關鍵。如果是有愛情的，你為了心愛的人而犧牲一點幸福，或者也是應當的，不該便提出離婚。但照你想離婚的話看來，可以看出你們一定是沒有愛情的。不過這也要怪自己未免太冒昧，起初為什麼不調查清楚？

現在最要緊的，是設法給她醫治，萬一不能治愈，也須給與十分的同情，不要使她感到被棄的悲哀。這樣，如果你將來有戀人可以結婚的時候，她自然會因為感激你的緣故，自己退讓，那時祇要多給一點贍養費就是了。

如果為了她的病加以憎惡，不但太忍，而且你自己也太不負責任了。

章錫琛。

（三十三）

錫琛先生：

我現在有幾個意見要向先生說了。

本人經濟尚不能維持而子女已經滿前。生活上的勞碌以至於積勞而死，又有家境本不壞，但子女甚多，於是養而不教，甚則為非作歹，殃及鄉里。這種情形，在我們觸處是長見的，生育節制的論講實在是急需的。貴誌『生育限制號』及節育會出版的『生育節制法』，應時而出，補救此種危險，實在是有益的提倡。但據現在的結果看起來，適成一個反比例。

在從前生育節制法未曾提倡以前，一般男女，在不正當的情慾衝動時，往往憚於生育，故性的敗德，雖有亦不甚多，如今既有方法可以免除此種憂慮，——避妊——於是他們不正當的發洩時無所顧忌，故近來發生的性的敗德的事實——私通，苟合，——實在不少。生育節制法好似給一般下流男女的苟合免稅票，節的數目也就增加了不少。在先生們不知，尚以為是好的現象，其實影響於社會上的危險，較未提倡時尤為烈突！先生們看看有沒有補救的方法呢？

貴誌所持論調過高，對於一部分智識界的人尚可，對於普通的民衆似覺不合，進者只管前進，在後的老是趕不上，過猶不及，怕亦非先生們所願。我的意思，為好照小說世界，每期附一種附刊，將比較幼稚些

的文字合主義登上，以便直接到民眾間去，手在後者一邊前之力，也算一件有益極易為的事呢，先生們以為對不？

不然，僅只知生育節制法，而不明白為甚麼要節制生育，誤用以致敗德，不知者愈排斥此種學說，如此類推，婦女雜誌的前途，未必不生阻礙，此阻礙就是一般不明白的人，欲使一般不明白的人明白，尤其有增附刊之必要。因為他們對於女誌所論者，離得太遠，只有用附刊來調和一下。

我說的話不過是就我的環境而說，如是錯了色盲一般，當然有着錯的地方，敬請先生教我。

正誼寄於西安。一九二四，三，一五。

正誼先生：

關於生育節制的危險，在本誌『產兒限制號』上已經說過，所以不再多說。但所謂私通苟合的事情，在未有避孕方法以前本已很多，要縱慾的人，決沒有為了怕將來的結果而加以抑制的；不肯縱慾的人，也決沒有為了可以避妊纔去縱慾的。所以產兒制限與性的不道德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即有，也不過減少幾件因私通而起的墮胎和虐殺私生子等罪惡而已。

讀雜誌的人，程度高低不一，我們固然不能為了高者而不顧低者，也不能為了低者而不顧高者，然要雙方兼顧，又是很難。小本附刊，因手續上太繁，恐辦不到；小說世界也已取消了。 章錫琛。

（三十四）

錫琛先生：

『男女社交』這四個字，不是已立足於近代的社會嗎？不是不能推翻的嗎？為什麼高等的教育學府，猶認是私物鬼規呢？我覺得糊塗真比那瘋的人們。

現在有許多女學生對她的情人說：『信少通些，若被門房查出，真不好看啊！』我聽了愈加糊塗。還有那不講情理的男女學校，接得女校方面寄出的信報告後，就大斥其學生，並記其過，品行降為劣等。同他（指男校中學監等人員）辨駁，是沒有用的；還以那專制『除名』來恐嚇，說：『妨礙功課，搗道亂倫，男女不清，有礙校風』等語。但女子她那方面也有同樣的批判，同學們的譏笑侮辱，真是苦惱得很。至於被查出的那封信呢，我相信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尊重。

唉！青年男女學生們，多麼純潔光明！因尊求愛伴的緣故，而受此不自由的痛苦，多麼傷心呀！所謂『情書一』『戀愛』，不知何日方得實現？方能上光明路上去？

我現在也無暇詳說了，原諒我冒昧！並不是假的滑稽事件，本地蘇有幾處女校（不是指全體而論）是這個樣子，我的朋友曾受着這個無名的罪過。我今天來請詢問的要旨，在如何可以使得兩方面校內諒解，不敢說過等等。請眾公鑒教！於本誌上答覆；並請登出，以供留心婦女者討論！

十三，三，十九，朱武昌，於蘇州工專學校。

武昌先生：

學校的干涉學生通信，固然是不合理；但我以為在學生時代，專門寫情書，尋戀人，把學業拋荒着，也是同樣的不合理。

要解決你所提出的問題，一方面須有明白的教育家，肯懇切的指導

學生而不加以強力的干涉；一方面還須學生自己尊重自己。

章錫琛。

(三十五)

錫琛先生：

學生雜誌第十一卷第一號，王庚君在他的體育學上之戀愛結婚觀裏說，近族是不能結婚的。除舉了東京盲啞學校的統計作為證明外，還列了五條對於子女的害處（見一一〇頁）。晉現在有幾個疑問舉在下面，先生學識淵博，定能給晉完滿的答覆。

（1）這五條害處是否有科學的根據，信仰之可能？

（2）近族結婚，如果男女雙方本身都是康健的，也有產生盲啞子女的危險嗎？也有五條中任何幾條害處嗎？

（3）妹的子和兄的女結婚，倘使當時者都很健全，我們能擔保他們所發的女子的健全嗎？兄和妹都是中年（三十多歲）死亡的，而他們的父母卻都很長壽（七十歲以上），那麼他們倆結合了，於下一代的壽命上有遺傳的，效力嗎？遺傳長壽呢？還是遺傳早亡呢？

如蒙在婦女雜誌通訊欄內賜教，不勝感謝之至。

振群謹上，三月十六日。

振群先生：

同族禁止結婚，祗限於上代體質有缺陷的男女間。如果上代的體質確係健全或優良的，則據遺傳學者說，同族結婚，反能產生優良的子孫。但這不是僅指當事人，必須就當事人的上代加以考察才對。至於你所說的中年死亡，究竟是由於遺傳或有別的原因，如未考查明白，是很難答覆的。

章錫琛。

(三十六)

章錫琛先生：

我們又以愛讀婦女雜誌的資格，來和先生通信了。——前次屢屢致信先生，都未得覆，想是：一則因為問題均非重大，二則先生實忙的緣故。——我們讀婦女，愛婦女，因為她是婦女的指導者，也且間接的造福於社會。這樣，所以我們對於這肩此重任者的婦女的主幹，何等地愛慕，而何等地注重咧！

我們希望婦女，以後着實地努力！讀者讀了婦女，務使可以對於理由，能徹底的了解；對事實，能照自己合理的見解，努力去做。這樣，貴雜誌就做了婦女們的老師，社會的中堅了。

我們想：最好貴雜誌以後每期後面，列入有關本期或有關婦女的問題，或各種調查的問題，請讀者答覆。懸賞也好，不懸賞也好，到一定期限，貴社可以再整編發表，或發表一定答案；或解釋應持理由；或編了表格發表。這一來，一定可以引起讀者興趣。並且足使讀者不得不每期細讀。我們想：自然，貴誌不能專為營業起見，讀者的幸福，也須得由貴社造成！（下略）

姜長遷麟。三月二十六日於松江大英橋南。

長遷麟先生：

大教甚佩。現決定添闢一「討論會」欄，討論特定的問題，或者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

章錫琛。